

伊特勒共和國

徐懋庸譯

拉甫萊涅夫作





活生



6

定價

售價 0.80

\$1.00

伊特勒共和國

著 夫涅萊甫拉

譯 庸 懋 徐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

伊特勒共和國

每冊實價壹元
外埠酌加郵費

原著者 B. Lavrenoff

譯者 徐懋庸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初版

譯者前記

一 從影片傀儡說起

去年秋間，當我開始翻譯這本伊特勒共和國的時候，恰逢上海大戲院公映一部叫做傀儡（Marionettes）的蘇聯影片。這影片是暴露現代國際政治的機構其故事梗概如左：

布弗利亞與蘇聯毗連，係一帝制小國，幼主無能，朝政由首相代攝，年來因受不景氣之激盪，內亂頻仍，而強鄰蘇聯復有乘機越境之謀，此事影響世界政局甚大。衆乃決意廢幼主，擁王族後裔杜王子歸國執政。王子有酒癖，方遨遊巴黎，結識舞女米，朝夕出入於歌台舞榭，度其驕奢淫逸之生活；聞訊

大喜，欣然接受此請，偕其隨從理髮匠蘇乘飛機歸國。途中因酒發嘔吐，偶一不慎墮入海中。理髮匠見而大驚，急呼停機，奈機聲甚大，司機一無所聞，直駛布京。

抵布京，理髮匠蘇既爲歡迎者誤認王子，強挾入宮行加冕禮。一時笑話百出，然而大臣皆以國事爲重，不稍暇顧，理髮匠遂得一嘗宮闈生活。未幾王子杜亦平安抵京，聞王已登極，不得已乃自稱理髮匠，投宮中審視。見蘇大怒，然蘇已加冕，遂亦無可如何！

布國內政殊腐敗，服官者惟知享樂搜刮而已。偶因電訊之誤，盛傳革命爆發，全國飽受虛驚，然未幾謠風卽告煙消雲散。

王子戀人舞女米，旋亦來京訪謁。適王外出檢閱，未遇。及歸，則赫然理髮匠也。驚而四覓，獲王子，始悉原委。然是時也，理髮匠已獲全國民衆之擁戴，此僥倖得來之金龍寶座遂得安然保持矣。

當時有許多影評家，批評理髮匠做國王這事，不近情理，有失真實。但我以為那國王既然不過是做傀儡，那麼不論王子也好，理髮匠也好，反正是繫在別人手中提着的線上的，只要能夠順着提線動作就算勝任了。所以雖由理髮匠來當，實在沒有什麼不近情理之處的。不過上海大戲院的說明書的末段的話有點錯誤，那理髮匠之所以能夠『安然保持』其『僥倖得來之金龍寶座』，決不是由於『已獲全國民衆之擁戴』，而是由於獲得提線人之信任，因為他做傀儡却做得很好。

我在這裏說起『傀儡』，乃是因為它和伊特勒共和國這本小說頗多相似之處，在內容上和技巧上。伊特勒共和國的故事，大略是這樣的：

歐品登將軍，是瑙地利王國最傑出的人物，國王很信任他，所以派他做伊特勒共和國遠征隊的司令。這遠征隊，名為幫助伊國反抗東方的甫經革命的亞索爾帝國，實則想攫取伊國的富源，因為伊國產石油很富。

歐品登到了伊國之後，偶然發現亞索爾王朝的一個廢王子，他就利用這位王子發動政變，將伊國大總統趕走，實行復辟。這個新王，自然是願意替歐品登做傀儡的，但是新王下面的首相却頗有手段，和王后串通了，跟歐品登鬥法。歐品登沒奈何，便重新把前大總統找來，叫他弒了新王，再握政權。然而亞索爾的軍隊和伊國的勞動者聯合起來發動革命，攻入首都來了。結果，歐品登將軍完全失敗，只好率着艦隊，回到璦國去了。

伊國復辟時期的那位首相，原來是一個在海邊泗水乞錢的小癩三；那王后，則本是璦國軍隊裏的一個舞女。

傀儡以國際政治的黑幕為題材，伊特勒共和國也是。傀儡中有理髮匠做國王的奇聞，伊特勒共和國中有小癩三做宰相，舞女做王后的喜劇。傀儡中的許多傀儡，結果是自相吵鬧，為提線人所不喜，一齊打碎。伊特勒共和國中的大總統和王子，也是先後被歐品登將軍利用了之後，同樣的滅亡。

還有，這一部影片和這一本小說中的各個人物，都被暴露得醜態百出，十分可笑。初看似嫌過於誇張，細想纔知並不失真。

這本是俄國的諷刺藝術的特色，是萊蒙托夫 (Lermontoff) 和果戈理 (Gogol) 以來一脈相傳的特色。萊蒙托夫咏地主的名句道：

「全頭埋在領襟中，上衣長到踵，

眼光陰鬱，聲音高噪，兩頰髭蒙茸。」

這樣的地主，去年也出現在一部叫做『循環』的蘇聯影片中，給我們看到，實在十分可笑。在果戈理的作品中，地主也被描寫得很可笑。但他們所引起的這笑，並非徒助消化的笑，乃是一種力量，日本文學家片上伸曾論及這一層道：

『凡可笑者，不足懼。至少在可笑者之前，並無摺伏的必要了。凡笑者，立於那成爲笑的對象的可笑者之上，凡可笑者，便見得渺小無聊。一被果戈理所寫，地主也失其怖人之力，一被果戈理所描寫，而官僚也將其愚昧暴露了。笑，

使農奴制度和官僚政治的幻影消滅了；笑，是破壞；笑，是否定的力。」

雖是同樣使人發笑，而傀儡異於王先生；伊特勒共和國異於官場現形記。這不但由於表現的手段之高下，主要的還是由於製作的動機的不同。王先生等的滑稽和諷刺徒以給個人開玩笑或中傷個人爲目的，別無何種藝術和社會的意義，當然不能成爲一種藝術作品了。

拉甫萊涅夫的各種作品，每富於傳奇的色彩，這伊特勒共和國的故事的波瀾亦被寫得詭譎奇幻，往往出人意表，但事實並非完全出於虛構，其中蘊蓄着近代史的史料。譬如那幾個假國名，都可以考證出來：所謂伊特勒，乃是喬治亞（Georgia）。瑞地利實爲英國，亞索爾則是俄國。

二 作者傳記

在德尼浦下游，在河之出口處，舒適的懶洋洋的躺着一個小小的城市——郝爾桑，這是普希金的祖先甘尼伯修的。夏季的時候，全城都沈沒在槐樹的綠蔭裏，當槐花盛開時，那芬芳的花香把人的心脾都薰醉了。

一八九二年七月四日拉甫萊涅夫 (Boris Lavrenoff) 就生在南俄的這一個小城裏。

那時拉氏的家庭是一個半破落的貴族的家庭。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前開始發生的貴族經濟的危機，到了農奴解放後就大大的崩潰起來，好多的貴族就從此破產了，在這類廢的貴族的園庭裏生長了商業資本和少壯的俄國的資產階級。

作者的外祖母在德尼浦上是擁有鉅產的貴族，後來因為家道的零落和丈夫的飲酒打牌的無行，不得已離開了家庭，去到一位還沒有輪到破產的地主的家裏當女管家人。

她的丈夫當家產傾蕩了之後也走開了，給她留下了一個唯一的女兒，這就是

作者的未來的母親。在極艱難的境遇中賺着工資，她時時的顧慮着怎樣才能使自己女兒好好的長大，怎樣才能使她受點好的教育將來好改善她的生活。

作者的母親爲她母親的這樣的顧慮，所以在波爾達瓦一個貴族女子中學畢業了，取得做教員的資格，到柏利斯拉夫城裏當一個小學的女教員。

那時俄國自由主義者的青年以爲教員的職位是很尊榮的，因她擔負着開放人民知識的任務，而且時時與人民接近，知道他們的疾苦與悲哀，在可能範圍內能去幫助他們的。這是在歷史上著名的『到民間去』的時代，俄國的自由主義者與革命者都極力的與農民接近，去激起他們的意志爲着最後的解放而奮鬥。

作者的母親在當教員的時候認識了一位男教員，於是就做了他的妻子了。拉氏就是這婚姻結合的第一而且是唯一的兒子。

未來的作者生長在家庭的愛的空氣中，這不大寬裕的家庭盡力之所能及的來培養他。

作者因為雙親的教育經驗，所以在幼時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到九歲就入了郝爾桑中學。

帝制時代的俄國學校辦得是不大高明的。一切的教授都是官樣文章，教員大半也都是無聊的官僚，不能引起學生求知的興趣。學校裏時時發生告密、懲罰、檢查一切自由的思想。

這些足以使活潑愉快的中學生——拉氏在中學時代引起無限反感的。因為他反對那官僚式的教育，領導學生起風潮，曾被學校當局開除過兩次，到畢業時他的品行分數是很低的。

直到現在作者還帶着恐怖的心情回想着當年的時光。

無論如何，總算在中學畢業了，畢業後就入到莫斯科大學法科裏。一九一五年春畢業時考得很高，畢業後留校預備做國際法教授。

但是這時世界大戰已經沸騰了。他的同輩在前線大都陣亡了，他也不能留在

後方了。

他入到那時聖彼得堡的砲兵學校，受了六個月的軍事訓練之後就往戰場上去了。他在那裏直到了戰事完結的時候，在戰場上受了傷，中了毒氣，受盡了那時俄國軍隊所受的一切的痛苦。

因為同士兵的接近，才使他認識了以前所不會十分了解的舊的教育的黑暗。因此，在革命時，他在莫斯科軍醫院養傷時，熱烈的參與顛覆沙皇尼古拉的義舉。

一九一七年秋他出發到羅門尼亞的前線上，同他的軍隊受盡了可怕的敗潰與逃亡，但因為他同士兵有很好的關係，所以在軍官們逃亡了之後，就都舉他為長官，他把這砲兵營完全整頓了起來，保存着一切的大砲，開到畿輔，由那裏回到莫斯科，這裏十月革命已經告成了。

他離開了軍隊，在給養局做了一年工作，該局的任務是救濟俄國飢荒的。

但是到一九一八年末，白黨將軍和陰謀的帝國主義者向革命進攻了，他又去到前線上。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二年他在紅軍中做鐵甲車指揮和烏克蘭砲兵司令部參謀長。

一九一九年在畿輔附近與烏克蘭匪首宰林迺作戰時，拉氏足受重傷，送往莫斯科醫治。由莫斯科又把他派往土耳其斯坦打土匪，但是沈重的病不得不使他離開衝鋒陷陣的部隊而作軍事教育的工作。

直到一九二三年，這兩年來他任土耳其斯坦紅軍報的代理編輯。一九二四年決然退伍，來到蘇聯北部的京城——列甯格_拉，照常的住到現在。

文學的活動，作者開始已久了。還在中學的時候，他就開始作詩和論文。

一九一二年他的詩刊在莫斯科的雜誌收穫上。此後過了一年，他加入莫斯科未來派的團體裏，為舊文學方法的革新而鬥爭。後來他的文學的活動被戰爭阻止了，因為在戰線上，一個戰鬥的官長除却日記外，是沒有閒情去鄭重的作文學工

作的。從一九一五到一九一七年他差不多什麼也沒有寫。

不過有一點例外，在這時他寫了一篇關於戰爭的小說加拉——彼得，這篇小說當時被軍事檢查官禁止，沒得發表，並且還受了一次的處罰。

實際上作者文學的活動是始於一九二三年。雖然在短時間戰爭使他拋開了文學的生涯，可是同時戰爭給他了無限的觀察的預備和英勇的經驗。當投筆從戎的時候彷彿是一個充滿的幻影的孩子，歸來的時候却是一個清醒的，了解人生的成人了。

在英勇的戰爭和偉大的革命的時代，他耳聞目見的一切，都反映在他的作品裏。

在近五年來他作了六部書和幾個戲曲，其中一個關於十月革命時俄國軍艦的戲曲炸毀，得到很大的成功，蘇聯的各戲院已經演了兩年了。

文學作品除了本書外，最風行的有：第四十一，風，第七個旅伴。

影。
拉氏的作品，因為內容的有趣的開展和異常的效力，所以好多處都製成了電

其作品被製成影片的有：第四十一、平常東西的故事、風、第七個旅伴、炸毀和敵人。

拉氏在蘇聯文壇上是屬於所謂俄國革命的『同路人』一派的。

他們在俄國文壇上是極豐饒而有力的一翼，他們的作品不但風行在自己的國度裏，並且越出國界風行到整個的世界上。

拉氏的作品到現在被譯成的有：法文、德文、英文、意大利文、捷克斯拉夫文，格魯支文，韃靼文。

被譯成中文的，除若干短篇外，長篇以曹靖華的第四十一為第一次，第二次就是這伊特勒共和國了。

三 翻譯的經過

我翻譯這本小說，是爲了世界知識社的需要。我這譯文，從世界知識的創刊期登起，一直登到十二期，剛滿一卷，恰好完畢。發表了三四章之後，由於原著的好處，就得到許多佳評和對於譯者的鼓勵。原來，曹靖華先生的第四十一的譯本，是早已替原作者預約了無數的熱心的讀者的。

我所根據的本子，是 *Mmes N. Trouhanava-Ignatieff* 和 *G. de Perdiguier* 的法譯本，原譯文是登在三一四至三二八期的 *Vu* 上面的。

說起由法文重譯這事來，感到很大的不安，因爲，我不免不幸的是，我是個法文程度尙有問題的人。

照理，我這樣的人，最好是開頭就不動手翻譯。然而，看看國內，萬無一失

的譯手，似乎並不多，而這不多的幾位又似乎非常的忙，不能儘量翻譯出大家要看的東西來。要是我輩不來動手，那麼一般讀者豈非連『爛蘋果』也不能吃到，究竟不知蘋果是什麼滋味了麼？因此，我想我輩也還是來譯，但爲分別起見，此後的譯本上應各各注明，此是名手的名譯本，此是拙手的拙譯本，招牌分明，任人選買，庶不致誤。今年有人主張叫做『翻譯年』，這一着是要緊的。

我的這譯本，就得聲明是拙譯本。我的拙譯，也有兩個心願：第一，是要儘自己所能地譯得忠實。第二，譯文要使讀者讀得懂。第一點總因法文程度尙有問題之故，明知難得做到八分，第二點却敢自信是做到了的。但有一點最深遺憾的是，書中兩個小癩三談話的口吻，我都不能像樣地譯出，在現在的譯文中，他們也在文縷縷地說話了。這事情，又使我想起了大衆語問題。

感謝胡愈之先生的好意，他曾根據原譯本替我大略校對過一下，使這拙譯本減少了許多錯誤。在這本單行本付印之前，自己又詳細校改了一番。但是錯誤之

處一定還多，此後如承讀者諸君隨時賜教，實最歡迎。

書中的插畫，是 Basile Schoukhaieff 所作，他也是蘇聯的一位大藝術家。

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徐懋庸。

一 歐品登將軍的使命

要是你去向世界大海洋國瑞地利國內，無論那一個有思想的公民討教一下，問他最近五年中間在瑞地利國內最鼎鼎大名的人物是那一位，他一定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除了那位查利·歐品登將軍之外，更有誰呢？』

而且，關於這位歐品登將軍的傳記和出身履歷，你不必枉費工夫，到圖書館裏，或從各種檔案裏去搜尋。因為就在下文，我們將要憑着我們所有的全部知識和善意，敘述這位名將的生平。

這位歐品登將軍，是侍從武官銜，榮膺雷米基一等大勳章，國王陛下的禁衛軍長官，陸軍軍長，曾經統率殖民地軍隊，救平達拿克爾的反叛軍隊，親冒彈火，十分英勇，在瑞國歷史上有光榮的記載。將軍出身貴胄，本是 James-Rgt-

nald, Mehamme, Charles Algernon 公爵的次子，於一八九九年七月十一日，以陸軍少尉銜，加入禁衛軍的重騎兵隊，開始替國王陛下盡忠。關於他最初在軍界的經歷，人們知道得不多，只知道就在那一年，他鍾愛了當時著名的『美人』勃賴頓夫人，而且和這婦人的丈夫決鬥，巧妙地只一劍削去了他那情敵的鼻子上唇。由於這場戰績，上級軍官注意到這個青年貴族的異常的才能，有意加以提拔。他就做了國王陛下的親軍的胸甲騎兵團的上尉。接着飛黃騰達，屢建大功，在國王和議會的眼中，成爲一個傑出的人物。

瑙地利王國，從不可記憶的古代起，換句話說，從它的國民還是用獸皮和人家交換褲子的那時代起，早就是一個溫和的立憲國家了。這一件事，是瑙國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歐品登勳爵生爲大瑙國將軍，自然更是天之驕子，大有不可一世之概了。

當我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歐品登勳爵已經同時獲得百戰名將和老練外交家

的兩重聲譽，他不像普通軍人的頭腦簡單，他除了軍人本色之外，談吐又漂亮，紙牌又玩得巧妙。

因為這個道理，營內閣決定派一名兼長軍事政治的大員到東方的伊特勒共和國去時，就一致推薦了歐品登勳爵。原來東方亞索爾大帝國，在當時因為內戰，全部瓦解。瑙國允許援助伊特勒共和國脫離東方帝國而獨立。內閣決定派遣遠征隊，前往効力，這遠征隊的領袖，是非文武兼全的歐品登勳爵莫屬了。

『諸位』，首相發言道：『叫這個人做我們的光榮的祖國的代表，一定是勝任愉快，和任他作軍事領袖一樣的。在現在這樣複雜錯綜的國際關係中，只有他的機警的外交手腕，纔能夠避免種種危險。此外，』說到這裡，首相示意地笑了一笑，改掉了官腔，狡詭地說：『我們倘把這次遠征的動機觀察一下，我敢於說，我們不能不注意它所包含的喜劇的性質，在這一點上，我相信歐品登勳爵的聰明的頭腦以及他的對於紙牌的愛好……是會使事情有很好的結果……諸位明白

麼？」

閣員都點點頭，不作聲，表示完全接受首相的決定。接着，歐品登勳爵的任命又在議會和宮廷中通過了。

宮廷中當然沒有異議。國王陛下雖然不忍和這個優良的賭伴長久離別，不過因為他是在嚴格的立憲精神中生長，知道一個國王是應該爲了國家而犧牲個人的享樂的，所以終於毅然簽發了命令。

四月九日，在無數忘形的羣衆之前，查利·歐品登勳爵在開頓軍港中，乘着鋼甲巡洋艦無恥號——海軍中將克呂崇的旗艦——出發了。

歐品登率領的是一個內海的輔助艦隊，這裏面包括着兩艘主力戰鬥艦，四艘巡洋艦，一艘淺水巡洋艦紫色寶石號，十一艘驅逐艦和兩艘長型的潛水艇。

除此以外，艦隊中還有五艘運輸船，裝載着步兵隊、砲兵隊、飛機隊以及遠征軍的一切軍用品。

軍艦出口，到了大洋中的時候，歐品登勳爵坐好在特設的海軍大將室裏，那裏面設備着豐盛的點心和滋補的飲料。然而，他並不注意這些，急忙地，他首先拆開一個蓋着國璽的大綿布信封，然後好奇地從那習習作聲的絹紙上恭讀密令。

密令裏面說：這次遠征隊的主將的任務，是支持伊特勒共和國的民主政府，使它反抗前亞索爾帝國無政府黨，而爭取政治和民族的獨立，因為亞索爾國的那些無政府黨是違犯了人類和上帝的一切規律的。但是密令中又說：將軍所統率的瑙國軍隊，無論如何不得用以從事戰爭行動，以免引起一切國際糾紛。

總而言之，瑙地利政府的遠征隊的任務，限於援助伊國內政，防衛海疆，使伊國可以傾全國兵力至前線作戰而無內顧之憂。

除此以外，密令上又說，因為伊國天然的富源十分豐富，而它的工業却很幼稚，所以瑙國擬與以物質上的協助，借給國家資本，——亦即私人資本——不過應以伊國長期的工業讓與權擔保借款，作為交換條件。



一看到是國王的親筆，歐品登將軍誠惶誠恐地行了一個敬禮，直立着恭讀下去。

若要完
成這些任
務，那是必
需極度的謹
慎和最大的
機警的，因
此，在密令
的後面，國

王自己又附了一封親筆詔，用綠色的封套封着，蓋着國王的御璽。

一看到是國王的親筆，歐品登將軍誠惶誠恐地行了一個敬禮，直立着恭讀下

去：

「將軍，我知道你讀了內閣和宮廷的含糊的官樣文章之後，一定厭煩得要命

，現在，我供給你一點比較有趣的材料。

『據外交部調查所得，在伊特勒居民中間有一極重要的團體，他們希望得我國的保護，但是要求同樣地享受我國的忠誠的殖民地所享受的自治權。

『你一面奉行外交訓令，一面也可以玩些手段，但據我想起來，你是更喜歡紙牌戲的；不過，對於我所囑咐你的那事情，你却不可等閑視之。

『我信任你的精力和隨機應變的聰敏，所以我對你是推心置腹的。

狄克十九世

歐品登將軍恭敬地讀畢，就拿起取糖的鉗子，夾住了密詔，燃火燒掉了。他把灰棄在地上，用脚跟拖散，謹慎地做完了這件事之後，將軍開始思索起來。

至於外交部訓令，雖然用打字機密密地打滿了五大張紙，但在他看來，只消一句無論何時都適用的老話就可包括：『若遇好機會，貪喫弗怕脹。』

原來，歐品登勳爵是個老練的政治家啊。

出發後的第六天，在深藍的地平線上，昇起了一片紫色的薄雲。

『報告將軍，』那個副官，把手舉在軍帽旁邊，說：『伊勒特共和國的海岸已經望得見了。』

歐品登將軍走到甲板上，向前眺望。

紫色的雲擴大了開來，在碧海遠處，露出了玫瑰色的岩石；又顯出了佈滿着別墅、宮殿、和村屋的山谷。

從這可祝福的無憂的土地、花果樹木、發出香甜的氣味，如同嬰兒發出第一個微笑。

伊特勒的首都白港的建築，漸漸逼近，屋頂的顏色和樹木的綠蔭，已經歷歷可見了。

岸旁建築着燈臺的碼頭，伸出在海中，好像張着歡迎的臂在行禮；那建立在岩石中間，用以保護海口的廢舊砲台的慘怖的牆壁，已經落在後面了。

碼頭上煞時熱鬧起來，拋錨的騷音大作，同時從歐品登將軍的艦隊中，發出二十一響禮砲，祝賀伊特勒的國旗；這用鮮綠和紫羅蘭兩色構成的國旗，正被一陣溫馨的風吹動着。

看了這面飄着的國旗，歐品登動脣心裏想：『這兩種顏色表示着希望，又表示着幻想底憂鬱』。於是，他回到自己的船室中，換上閱兵的制服，一面又想着：『開頭就很不壞』。

二 大總統和民衆

從碼頭望去，靠海邊的總統別墅的陽台，正浴着日光，從遠處可以望見一條燦爛的橘黃色的大綬。這大綬，從兩肩盤到腰際，中間綴着一個花結，花結上面，嵌着光芒閃爍的紅玉的寶星，格外的顯耀奪目。原來這是一等寶星章，是民

主自由的象徵。

這大綬的顏色是大總統親自選定的。爲了這顏色和寶星的形狀，他曾和許多美術家討論到三個禮拜之久。最後經大總統自己決定，在星的中央，圓形的玳瑁質的藍底上面繪着這樣的形象：少壯的桑松神（Samson）把倒在地下的獅子的嘴巴扯碎——這獅子是象徵專制君主的。

寶星四周射出五道光芒，這是表示五種自由的：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信仰的自由以及一般的自由。有一回，一個不識相的人，曾請這共和國的元首注意一件事，就是，那個僭號的亞索爾政府，也是用五道星光做國徽的。但是大總統聳聳肩，用一種輕蔑的態度答道：

『這有什麼要緊！他們只有一顆毫無意義的星罷了。然而我們的每一道星光，却表示着民主的思想。』

議會裏通過了憲法之後，許多議員以爲大總統勞苦功高，應該予以褒揚，於

是大總統第一個就榮膺一等大勳章。頒給勳章的典禮在莊嚴的空氣中舉行，有演說，有音樂，有豐盛的宴會，有燦爛的焰火，非常熱鬧。

從這一個可紀念的日子起，大總統就不肯脫下他的衣服，甚至在家庭私室裏，也老是穿着。大總統左右有一個侍婢，對人保證確實有過這樣一回事：在開宴會、放焰火、慶祝授獎的那天晚上，大總統睡的時候，把大綬隨手放在褲子上面，快樂地入夢……不料在第二天清晨，忽被他的太太的詈罵聲吵醒了。因為那個大勳章，刺傷了她的屁股，所以她提出抗議。

總統太太對於這新得的偉大的榮譽，竟敢如此失敬，大總統是大為憤怒了，他對她說許多非常『刺心』的話，並且命令下人，從這天起，把他的床子搬到辦公室裏去。

他們夫婦從此分床了。然而，寶星的事情，其實只是一種巧妙的藉口，原來我們的阿脫金總統，早就打着主意，要在夜間離開了太太別有所圖。



部長同在陽台上午餐

總統的
 那個意中人
 是一位金髮
 女郎，肌肉
 十分豐富。
 年約三十，
 名叫蘇菲，
 這時做着總
 統公子的保
 姆，然而
 ……但這和
 國家大事無



大總統一家人和教育

關，我們不必多說了。
且說這一天，大總統正在別墅的陽台上，和一家人用午餐。陽台聳出在海邊，用白色的大理石鋪成的階道的

兩旁栽着幾棵棕櫚樹。

陽台前面蓋着一架葡萄棚，閃耀着的啤酒顏色的太陽光，穿過了米篩似的葡萄葉叢，射到地下白色的方磚上，射到擺滿銀器和水晶器皿的檯布上，映成綠的，黃的，紅的，藍的……種種柔和的波浪。

大總統的對面，正在沸騰的大腹便便的咖啡壺的旁邊，坐着阿脫金太太，她生得平光正滑，活像一塊棺材板，她的細長的鼻子，嵌在臉上，好像在平面板上琢成的浮彫。

大總統的小姐羅拉，穿着輕軟的月光紗的長袍，一邊嬌慵地翻弄着一本法國小說，一旁撫弄她的和那著名的寶星一樣光亮的髮髮。總而言之，她使人看來是一位漂亮的小姐。

那位十三歲的公子，坐在椅子上，上身搖搖擺擺，兩隻粗壯的短腿，也舞動不歇。一面把手指蘸着芥末醬在桌布上作立體派的圖畫，一面怪聲怪氣地忽高忽

低地哼着國歌，活像是在做戲。

在他旁邊的，是保姆蘇菲，她的身材正和放在她前面的那一盤糕餅一樣的新鮮，也一樣的豐滿。看了她那低眉垂眼，端端正正地坐着的姿勢，誰也想不到她竟頗有誘惑之力，能於她的本職之外，還得到大總統的熱烈的愛憐。

參加這次快樂的午餐的，除了大總統全家之外，還有一個客人，那是教育部長。這位先生是個老饕，好像從來沒有吃飽過，每天清晨他先在自己家裏老早吃了早飯，午刻就到朋友們家裏去趕吃午飯。這個計劃是他的太太想出來的，他那太太的貪鄙吝嗇，原是有名的。

大總統把兩個手指插在背心裏面，正和教育部長在討論政事，他說倘把所有油田開採起來，一面實施關稅保護政策，那麼對共和國一定很有利而且十分可靠的。

他說的話很多，態度自然，聲調合節，從容不迫，（阿脫金總統本來是個律

師啊！）反覆解釋，逼引過文約翰·斯圖亞特和般·巴衛克納的學說，而且愈說愈起勁，要不是他那位小姐合了書本，突然呼喊起來，他的興致不知到什麼時候纔會打斷呢！

『阿！上帝保佑我們罷！』她說着，癩癩地立起來，轉過身將她的背部的美麗的曲線給教育部長欣賞：『自從爸爸做了大總統之後，我們就不能痛快地吃飯了。你想想看，你那些關稅啦，石油啦的議論，是能夠助消化的嗎？』

大總統的額上發了光。

『羅拉，我想你打斷我們的談話，也許是出於無心的罷。本來，像你這樣，一個代表最高權力的大人物的小姐，倘能留心些政治上的問題，那是決不會毫無好處的，至少，你不會在稠人廣衆之中顯出淺薄無知而連累了你的爸爸的名聲。』

你看！還要說這樣的話！』羅拉聳聳肩膀，說：『你以為我的男朋友們會

同我談政治上的事情麼？我對你說了罷，爸爸，他們只要看我的相貌漂亮，衣服艷麗，性格熱烈。你的這些格言不過要我變成一條混沌的魚兒罷了。」

大總統從背心底下抽出了手指，做出生氣的姿勢，說：「我的小姐，你的朋友並不能代表整個民衆呢？他們的那些意見，實在不能引起我的注意，我是必須聽取全體民衆的聲音的啊。」

「但是，爸爸，每個人都是爲自己打算的。說到底，你的注意民衆，和我的注意我的男朋友，道理原是一樣。因爲民衆奉承你，擁護你。你的地位實在比我更好的多，因爲民衆不來要求你耐心一些的。」

總統太太的本來平板的臉孔，這時鼓了起來，并且彷彿不從口裏，而是從鼻子裏，發出一聲怪叫：

「羅拉，你瘋了麼？」

「啊！媽媽，你拘守着那種過時的道德，實在太落伍了，我決不願跟你一樣

做賢母良妻，我要做一個真正的女子，一個真正的女子是不應該倚靠冰山過日的。教授先生，你以為怎樣？」

教育部長口中止塞滿着一塊雞肉，聽到小姐這樣問，連忙用舌頭把雞肉捲到口腔的一邊去咀嚼，含糊糊地答道：

『唔唔！對極……科學……證明着……。』

『的確我知道安排一個丈夫的幸福，但是，倘若大家都要求我耐心點，啊，這真是太可怕了！』

阿脫金太太站了起來。大總統張大着嘴，用科學的道德，教訓這位放肆的女兒，要是沒有那位大總統的私人秘書面紅氣喘地闖進來，這次總統和家人的聚餐，正不知怎樣結束呢？

『爲什麼這樣慌忙？什麼事情，好像我曾經下過命令，在午餐的時候，是不許闖進來的。』大總統不快地說。



“對不起……有電話……要塞司令……歐品登將軍的艦隊。”

「對不起……有電話……」

要塞司令……歐品登將軍的艦

隊！」

這以後的頃刻中，陽台上所發生的種種情形，是難以筆墨形容的，毫不誇張地說來，那種慌亂的狀態正和什麼人家失火的時候一樣。

阿脫金總統立起身丟掉飯

巾；神經質地拉拉他的褲子。

羅拉走到陽台的階道上，聲音變成鷓鴣的叫聲似的，對那個氣息僅續的祕書

說：

「格利，……趕快把海上望遠鏡拿給我，我要看看！」

蘇菲拖了公子走，公子却死命地想掙脫。阿脫金太太絞弄着飯巾的邊緣，發熱病似的，兀立着不動。

「親愛的！」大總統對着太太說：「快去叫汽車來！我們到碼頭去，迎接將軍。但是你，我要求你不要穿白色的長袍，穿件灰色的或別的深顏色的好了。」

「這是爲什麼？你從什麼時候起要管理起我的裝束來？」總統太太氣呼呼地說。

雖然感到大風暴就在眼前，但是大總統還有胆子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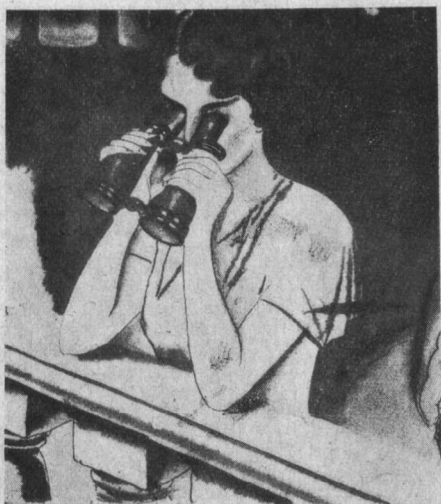
「我對交際的禮節，責任所在，對於各種事情的秩序，我得件件顧到。一個歡迎會是必須開得極快樂極光輝的。然而，你，親愛的，你要是穿了白色的長袍，那你就會給人家一種印象……請你原諒，我要引一個聖經裏面的例子，你會得像煞裹在屍布裏面的拉沙爾的。我個人，原也喜歡那個樣子，但是在大庭廣

衆之間，爲了國家的體面……』他不再說下去，只是很快地對太太的臉瞥了一眼。

威嚴地，恐嚇地，一臉的怒氣，她對他吼道：

『我發覺你的行爲了。我什麼地方也不去了。我生病了。我認爲參預你的政治把戲，是全然無益了。在這次歡迎會中，你如果要帶一位更心愛更肥胖的人去，那麼你可以帶蘇菲。現在，我都明白了，我都明白了！』接着，她發出悲戚的聲音，昂着頭走出了別墅。

阿脫金先生表現着懊喪的樣



羅拉靠着陽台欄干上，從望遠鏡中眺望海上的景象

子，但在他的內心，反而因這事件的轉變覺得高興。

當這時候，羅拉和那大總統的秘書，坐在陽台的欄干旁，一面談着如下的話，一面，羅拉的眼睛一刻不停的從望遠鏡中眺望海上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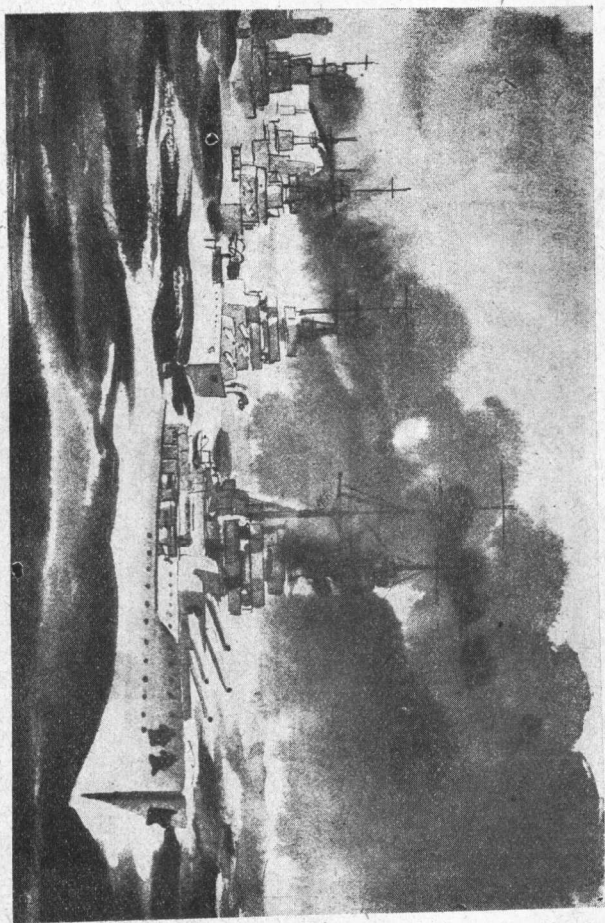
『哦！我是多麼高興喲！歐品登將軍的艦隊！多少年青的軍官喲！我們這些軍官真夠討厭啊，不管他們長的漂亮，著的齊整，我已不耐煩看了。你想，格利，這印象多麼新鮮……啊！我覺到我開始發狂了！』

秘書帶着悲傷的態度，注視着他那上司的女兒的赤裸的美麗的臂膊，和一切的好的秘書一樣，他本來是慣於獻殷勤的，但是現在看了她的激動的面容，不免發生絕望之感了。

『啊！你毫不可憐那些愛你的人們。』他戰戰兢兢地說了一句話。

羅拉暫時把望遠鏡放過一邊，轉過臉來，對那位後悔着的秘書表示安慰。

『親愛的格利，我的按摩手曾對我說過，一個女人是不應動憐憫的，因為憐



“哦！我看見了。我看見六只大艦，還有許多小的，至少有一打罷。”

憫會使臉上老早生出皺紋。我無論如何不願蹈我母親的覆轍了。」

接着，她忘形地喊了起來：

『哦！我看見了，我看見六隻大艦，還有許多小的，至少有一打罷。還有運輸船！真好玩呀，我不會再感到無聊了。』

這時，大總統走過來了。

『孩子，停會我們可以走近去看哩！快點去打扮起來，車子已經備好了，我們應該趕緊出發了。』

『我的朋友，你要記牢這種景象。』羅拉去後，大總統這樣的對秘書說，一面用演劇的姿勢，指着近在前面的軍艦上所吐的煙頭。

『我們的祖國的光榮和偉大，正在有加無已。從今以後，我們將見着更光榮的歷史了。牢記住我們本國的海水的綠色罷。（雖然阿脫金總統的生身之地遠在伊國轄境三千基羅米突之外，而且他到伊國的時候，是在革命成功，亞索爾王國

被推翻之後，但是他總把伊特勒海當作本國的海，且以身爲伊國人自豪。」

「你要記牢這煙，它是跟着我們的強大的同盟國的戰艦而來的。這個艦隊的砲口，是保衛正義和秩序的。你要十分深刻地在心裏刻上這個光榮的日子，將來你可以對小孩子們講述這事。這些戰艦替我們帶來了幸福，自由，獨立，……以及工商業的發展，並且允許在能力和資本上給我們很大的幫助。像這樣的日子，在時間和空間上是不常有的。今天我們共和國的全體人民，要一致地熱烈地歡迎我們的友軍。」

說到這里，大總統停止了，但是他的手臂依然對了大海伸着，好像在等電影攝影師攝入開麥拉。

祕書的近視眼中忽然滾出兩顆淚珠，大總統一看到大爲感動，便握住了他的屬員的手，說道：

「你是很有希望的，我的朋友，凡人若能真正把國家的利益放在心頭，纔配

得上公民之稱……你去對銓敘部長說，我的命令，從今天起，你的薪俸加上一倍。

祕書覺得很難爲情，臉上泛紅了，因爲對於大總統所說的話，他其實沒有心思聽，他所聽到的只有最後的一句話而已。他的所以垂淚，原來是因爲細想那個容易變心的羅拉的殘忍的話而覺得傷心。

但是一聽到加俸的話，他就高興了，覺得這是新的運氣將到的預兆。

使得格利痛苦的那位小姐裝扮得非常漂亮，已經出來了，他微帶憂鬱地瞧了她一眼，然後恭敬地陪着大總統和小姐，上了等在鐵門口的汽車。

*

*

*

*

*

我們暫且按下那大理石階的總統府洋台，那擺着銀器和水晶器皿的狼籍的桌子，那在地上跳舞着的溫和的陽光，却去看看這個國土裏的民衆的核心。

因爲，一個賢明的讀者，是應該常常觀察歷史的正反兩面的。

在海灘旁有兩個黑頭髮的孿三，躺在沙上，伸着亂蓬蓬的頭，注視碧玉似的海面。從他們的衣服的破洞透出紫色的皮膚，被太陽曬着，好像一塊麵包皮露出在紙包外面。他們瞧着排列在海上的艦隊和放出的黑煙。

大的一個把痰吐在水裏，兩隻赤裸裸的腳向天蹠着。

『這些見鬼的船是做什麼的，科斯塔？』

小的一個懶懶地斜睨了一下。

『也許是外洋的強盜。就是爲了他們，所有的報販，現在喊得特別起勁，滿城都和發狂一樣了。今天早晨，我走過閱兵場的碼頭，嘿！我看見許多赤老拿了黑肥皂和沙在擦碼頭，真要笑死人！統個城裏的女人都被引動了，她們整天在浴室裏洗了又洗，店舖子裏所有的脂粉，生髮油和香水，賣得一點也不剩。你道只咖啡店的女招待是這樣的罷？不，甚至至於坐在汽車裏兜風的，茶店裏叫茶壺上插着玫瑰花的，還有別的許多淫賤婦人，都變成這個樣子了。我們可以

相信，所有的女同胞，都準備在這批外國貨色前面獻出她們的大腿了。」

大的一個搖動着頭髮打了一個暗號，重新吐一口痰到海裏。

小的一個打破了四周的靜默，把兩肘拄在地上，狠狠地說：

『不過，這是一個好機會。今天晚上，所有的住家的人們，百貨店的肥胖的老板們，豬肉店的伙計們，都帶了他們的家眷，走到碼頭上去了，吵吵鬧鬧地忘記了一切，住宅和店舖都空着了。媽的，我爲什麼買不起一件新的衣裳！我也愛漂亮呢！現在我也要做些無本錢生意了。有什麼要緊，我一定要做。阿達那斯，你想怎樣？』

阿達那斯不作聲。

他正用着尖銳的眼光，注定在那些戰艦上，在那里研究。後來他決定地說：

『我一定要知道他們爲什麼要到我們的口子裏來？』

小的一個做了一次鬼臉：

『聽着，阿達那斯，那班音樂隊踏上這裏來，我們也許就可以動手了，不要遲延，託他們的福做一件小生意。』

『你說怎樣？』

『我們立即泗水到那些船上去，你看，他們將要拋錨了。我看他們操演不止一次了。那班東西，頂喜歡把錢丟在海裏，看別人沒水去拾。我們只要泗到船邊去，叫道：「先生，丟一個錢給我。」立刻就有人把錢丟下來，接着就有第二個，第三個，我們儘管沒在水底拾好了，這樣的做一個鐘頭，我們得到的錢一定很多，儘夠同一個漂亮的女人過一個月。泗過去罷……』

他作了一個堅決的姿勢，把帽子丟在沙灘上，這時第一聲砲已經響了。

他於是趕緊脫光衣裳，變成棕色的銅像似的，站在碧玉似的海岸上。

『喂，你爲什麼這樣慢吞吞。』看到他那伙計並不趕緊脫衣裳，便這樣說。

『你知道，我不會在水裏撈錢，我只做過兩次。』

那個棕色的銅像，俯身從他那當做褲子的破布裏找出一個銀角。

『你把這個拿去，含在口裏。每逢在水裏找不到錢時，你就把這個銀角吐出來，給他們看。那班豬獐，要是看到你摸了一個空，就不高興，要住手的。慢慢的，你會得熟練起來，頂要緊的是把眼睛開着，看清什麼地方在發亮。我們兩人一同幹。你看，一共十七艘船，我們去弄光它們，使它們只剩一個空殼纔罷手，快點去罷！』

綠色的水裏泛起了兩道浪花，兩個黑頭離了岸邊，很快地滾近艦隊去。

三 君王和石油

雪白的一艘汽艇，在無恥號的船梯邊搖盪着，輕飄、活潑、如同初次入水游泳的一隻白鵝。它的釘着銅釘的船欄和那鋼製的船梯的邊時常碰擦着，在梯子四

周激起輕柔的波浪。

船梯的兩旁和上頭站立着海軍兵士，一律肅靜得如同木偶一般。只有那個指揮官，非常興奮地動作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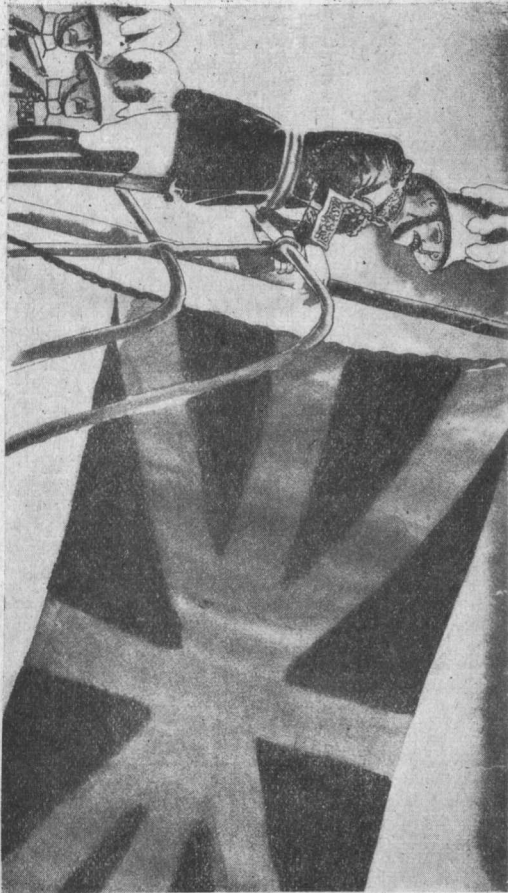
汽艇是專等迎接歐品登到碼頭上去的。在碼頭上，這時已經攢聚着豫備表示熱烈歡迎的羣衆了。

黃銅的軍樂隊喇叭在太陽下面灼灼地反射出閃光。碼頭上的羣衆騷動着，盼望歐品登將軍趕快上岸。

鐘聲已經響過兩次，然而那位狄克十九陛下的使臣還沒有在船梯上頭露面。許多的官員們等得不耐煩起來，彼此用詭異的眼光互相望着，他們相信總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把歐品登將軍纏牢着，否則，他決不會使一個同盟國的首都的民衆這樣地久等的，這班民衆是多麼想瞻仰他的丰采呵。

瑞地利國的國旗，底是紅色的，上面綴着白色的兩個交叉的十字。在這國旗

的旁邊。歐品登勳爵著起閱兵大禮服，兩手靠在軍艦的欄杆上，在注視水面。他的身邊，圍繞着全體參謀人員。



在國旗旁邊歐品登勳爵著起閱兵大禮服，兩手靠在軍艦欄杆上在注視水面。

在這軍艦的龐大的船頭下面，在清澈的水中，有兩個黝黑色的臉孔在活動着，其中的一張嘴巴，張得很大，露出白色的牙齒，他們老在這樣地叫道：

『先生，丟一個錢罷！』

歐品登將軍的右手捏着一隻錢包，他用了輕捷的手勢，把鑄着國王的威嚴的側影的銀幣，丟到波浪裏去，丟了一個，停一會，再丟一個，這樣地繼續丟着。

銀幣像快樂的小鳥一般，從將軍手中飛出，落到水中，沈下去。接着，就有兩個身體，雙脚朝天，跟着它追下去。幾秒鐘後，那兩個黑面的人，氣吁吁地又浮出水面，一臉的高興的神氣，擎着銀幣給大家看了一回，然後塞進口裏去，面頰就鼓了起來，那種樣子，像煞一隻猩猩。

圍在歐品登將軍身旁的參謀人員，趁空也紛紛地把錢丟下。將軍繼續地丟完了兩袋錢，他叫他的勤務兵第三次把錢袋去裝滿。

將軍的臉上，露出極度的喜悅，這差不多是一種孩子氣的喜悅。我們早已知

道，歐品登動爵本是一個善於尋樂的人，他尤其歡喜欣賞頂簡單的遊戲啦。

正當勤務兵去裝錢的時候，那個一等財政顧問竟敢走近將軍身前，特別小心地稟告將軍道：伊國的民衆早已集合在碼頭，非常迫切地想瞻仰瞻仰他們的貴賓和保護者呢。

歐品登動爵對顧問投了一個忿怒的眼光，不答一句話。然而顧問官還要冒犯虎威，把他的意思重說了一次。

歐品登將軍回過頭去，滿臉不高興地說：



他用手掌托出了那個金圓

『我倒要提醒提醒你，顧問先生，你的職掌，乃是管理財政，我個人的支出，可不關你的事。你說那班人在等着麼？哼！讓他們等着是了，一來，爲了我所代表的大國威嚴，我必須擺出架子。二來，我不願爲了幾百個我的口袋裏的人物而打斷眼前的娛樂，那些人物，我有很多的機會和他們見面呢！……請你留神，爲了全不要緊的事情，你千萬不要來麻煩我。』

顧問低着頭聽完了訓話，然後歎一口氣退去了。

歐品登動爵從勤務兵手中接過了錢袋，對着翻譯員說：

『你對那兩個小孩子說，我馬上要丟金洋錢給他們。叫他們再退後幾尺，而且先沈到水底等着。拿金洋錢是應該比較難些的。』

翻譯員伸着頭頸，大聲的把將軍的話譯出了。

那兩個小子相互看了一眼，小的一個對他的伙伴說：

『阿達那斯，退後些，一點也不要慌張，真正的好戲開場了。我老早告訴你

過，他們原是一班「巴布人」。巴布人是澳洲的一種黑人，此處借以形容愚蠢——譯者。）

「他們怎樣說着？」歐品登將軍聽了他們的話問道。

翻譯員稍微感到一點困難，勉強答道：「他們說謝謝大人。」

金圓在半空中劃了一條弧線，隨即沈到水中，人又跟在後面追逐。這一次他浮上水面比較慢一點，氣喘得更急了，但是表情也更加得意。他用手掌托出了那個金圓。

「諸位，這實在出色。」歐品登動爵一面讚歎，又丟出第二個金圓。

沒有多久，第三次錢袋又空了。要是那兩個小子不停止他們的把戲，在岸上歡迎上賓的羣衆，不知要鵠候到什麼時候呢。

那小的一個摸到了最後的一個金圓，浮上水面時，力竭聲嘶地叫道：

「阿達那斯，好了，我們回去罷，我的嘴巴裏已經塞滿了金圓，要是他們再

丟下來，我也不能再摸了。老實說，只要再加上一個，我的身子就會失了平衡，我只能兩脚朝天，像貨包一般的沈下去被淹死了。」

於是，他們洩回到港灣裏去，不管歐品登將軍悵悵地立在原處。

悵望着兩個小子去後，歐品登將軍方纔率了他的參謀人員向着軍艦的升降口走去。

副官一看見他，就對着汽艇喊道：

『靠攏來！』

隨即筆直地立正，像是一根木樁。

在那汽艇的皮褥子上坐定後，歐品登動爵意興闌珊地望着海灣，然而對那碼頭，却連眼角兒也不瞧一瞧，雖然那上面的羣衆正在擁擠地熱烈地等候他。從他的眼中發出來的無聊的視線，忽然着落在一團濃重的煙霧上了。那團煙霧，離地平線很近，地位正在這個城市房屋盡處的左首。

歐品登勳爵吸了一口空氣，把眼睛睜攏，正像貓兒準備捉鼠那樣。

他的全部的注意，都被那團煙霧所吸引了——要知道這團煙霧的關係之重要，我們得特別說明一下。

國會和宮廷的訓令當然是深深地刻在將軍的心上的，但除此以外，在他的私人的保險箱裏，還有一樣東西，仔細地用樹膠封着的，那是烏國石油公司的一束股票。無論何時，只要一記到這束印着虹彩的顏色的股票，歐品登勳爵就會發出滿足的微笑。這束股票，是當他動身的時候，在烏國公司的經理室中收受下來的。那個經理，請他收了這束股票之後，接着就請他在處理外交和軍務之暇，抽一部份時間也去管管那個石油的事情。這事情縱然和他的身分不大相配，不很高尚，然而，要知道真能把伊特勒國所有石油礦，都到了手，那也不壞。……

汽艇突然離了軍艦，向碼頭駛去，發出輕微的機聲，把港中的水面衝開。漸漸地，駛近了被波浪所拂拭着的白石的岸邊，可以看清在階石上鋪着和國旗同樣

顏色的地毯了。於是汽艇就放慢了速度。這時候，岸上軍樂大作，奏着瑞地利國的國歌，慶祝這個國家的代表。

歐品登勳爵於是立起身，把手舉在軍帽邊沿。一個水手把汽艇吊在大理石階中間的鐵環上，船並了岸。軍樂停止了，接着，發出巨雷似的一陣歡呼聲，汽艇上登時堆滿了芬芳的還帶着露水的鮮花。

歐品登將軍，以一種少年的矯捷的姿勢，一跳，就跳上了碼頭。在碼頭上，第一樣惹他的視線的東西，是掛在阿脫金總統的便便大腹上的那個黃寶星。

大總統走上一步，便開始操着瑞地利語作長篇的演說。（可是他的態度却顯出躊躇的樣子：）

『鄙人謹以共和國元首的資格，代表伊特勒共和國，歡迎閣下光臨敝國……』
歐品登勳爵必恭必敬地俯了頭，把阿脫金總統的長篇演辭一字不遺地聽完。
演說完畢後，大總統把將軍摟抱了三次，還把他的愉快和感激的眼淚沾濕

了將軍的臉
頰。

歐品登

將軍的答辭
簡短而有
力。他表示
能到這樣一
個國家來的
愉快，對這
個國家，是
他和他的同
胞們久已懷



伊特勒共和國，歡迎閣下光臨敝國。”

着同情的；
他又表示對
於這年青的
共和國的光
輝的前途的
確信，最
後，他又鼓
勵伊國的驍
勇的軍隊，
請他們和強
大的同盟國
合作，共同



“鄙人謹以共和國元首的資格，代表

打倒無政府黨獸性的敵軍，恢復伊特勒國的自由。

說到恢復自由這一點時，他朝着北方做了一個堅決的姿勢。他的演辭，給伊國的報紙做了最好的資料，第二天，各報上果然都登出鼓吹戰爭的論文來了。

羅拉媚媚地笑着，把一個花球插在將軍的制服上，這個花球是用新鮮的葉子和複瓣的杜鵑花做成的，這裏面包括着伊國國旗的幾種顏色。歐品登勳爵用臂彎着她，在如雷的歡聲中，在如雨的花朵下，一同走向預備着的汽車去，後面一大批的貴官緊緊跟隨着。

伊國政府替歐品登勳爵和他的參謀部人員在大旅館中預備好了行轅。在這大旅館的禮堂中，當午宴之前，伊國內閣的閣員帶了他們的太太、公子、小姐，國會議員也帶了他們的家屬以及高級軍官，各界要人都來會見歐品登將軍。因此，當就席的時候，將軍覺得自己被幾百幾千道視線注着，好像在一個長時間的特寫鏡頭前面。

宴會開始，阿脫金總統先獻一盃酒，祝賀狄克十九陛下，當他舉盃的時候，因為太感激了，他的手有些發抖。

原來，他是一個真正的社會民主黨，所以，對於那些戴着王冕的人，一面不禁感到畏怯，而另一面，又感着一種說不出的誘惑。

歐品登勳爵也獻了一杯酒回敬，他所祝賀的是共和國的最美麗的國粹，那些女人。

這個祝賀贏得熱烈的彩聲。但是還有更使人高興的事，歐品登勳爵恭敬地樓抱了坐在他左手的羅拉小姐，對大家說，這位小姐，足爲他所崇拜的伊國婦女的代表，因為他十分相信，爲這樣可愛的國家所有的婦女，一定是沒有一個不漂亮可愛的。

熱鬧不休的盛宴終於也完畢了，客人分頭告辭，於是阿脫金總統提議，引導將軍到他的寓所去。

他們經過許多古雅精緻的房間，來到一間富麗的屋子，這屋子外面有一個陽臺，陽臺上滿佈着盛開的薔薇。

歐品登勳爵滿臉快活地坐在一隻長椅上。適才他見到了數不清的許多新的臉孔，喝醉了伊國特產的性烈味美的葡萄酒，現在他略有些頭暈了。

大總統靠在陽臺上，恭恭敬敬地向歐品登勳爵動問：

『我想報告一些伊特勒共和國的現狀，敵國現在的一切計劃和希望，不知道能不能蒙閣下傾聽？』

歐品登勳爵的眼睛正對着下面的馬路，馬路的人行道上，大批的人聚集着，還在歡呼向將軍祝賀。

大總統又把他的問話說了一遍。

這位將軍，瑞地利國的代表，這纔抬頭望了一望總統，可是並不答覆剛才的問話。却提出一個出於總統意外的問題來。

「貴總統，請你告訴我一件事罷。當我動身到這個美麗的國家來之前，我讀過許多記載貴國情形的書報。據我所記得，那些書報裏面說，伊國人民具有南方民族的典型的特質。頭髮捲曲，作棕色，面色灰暗。那裏面又說，伊國的土著大部分過着窮苦的生活。但據我看來，我們的學者是大錯特錯了，他們至少犯了一種奇怪的誤解。因為，今天我看到好幾千人，我都很注意，看他們的頭髮是黃的，皮膚是白的，而且我還看出，他們都很快活。譬如我今天所見的女人，的確沒有一個不帶珠寶不穿最時樣的衣服的。但是，爲什麼貴國竟會使我們的學者的觀察陷於錯誤的呢？」

阿脫金總統沈默了好一會，然後，滿臉笑容地說：

「哦！閣下，貴國學者們，是全世界學術的權威，難道會有錯誤麼？他們的話是有根據的，原來敝國人民截然分做兩個階級，一個是市民階級，一個是農民階級，這兩個階級的人是大有分別的。」

『住在鄉下的農民，的確具有貴國學者所指出的南方民族各種的特質。城市的居民，却和北方文明民族頗相近似，因為他們已經接受了外來民族的許多影響。』

『至於閣下所十分關心的財富情形，則自專制政府覆亡，現在的民主政府成立以來，已經大不相同。現在，國家的財富，日有增加，我們可以驕傲地，說一句：說伊特勒共和國城市生活貧苦，那是過去的事了。』

『這很難得的。』歐品登勳爵若有所思地說：『我要把這種可驚的進步，記入我第一次對皇上的報告裏；這是我的責任。』

將軍還要考問許多事情，然而大總統顯然感到這種問題的不妥之處，不願和歐品登勳爵繼續談這些了。他於是重新動問將軍，要不要知道一些政局的情形。

歐品登勳爵狡滑地對總統的光亮的面孔看了一眼，把一個快要打起來的呵欠

忍住了說：

「大總統閣下，這些正經的事情，我們不可以放到明天再談麼？老實說，我被許多新鮮的印象，把頭弄昏了，你的殷勤的招待也使我意足了，還有那羣漂亮的女人更使我心醉了。」

大總統把身子彎了一彎說：

『既然這樣，我就此告退，不再妨害閣下的必要的休息了。』

大總統正要向着門口走去。歐品登勳用手勢止住他：

『再等一分鐘，大總統閣下，我要問一件事情。當我上岸的時候，我望見這個城市的後面有一大團煙霧，也許那發煙的地方就是貴國有名的石油井罷？』

『正是呢，這是我們的主要的財富，也是敵國將來的幸福的泉源呢。』

『你們的石油井很多麼？』歐品登勳趕緊追問。

『現在，我們所開採的，差不多有三百個油井。到明年年底，把新的資本投下去，軍事特稅繳清了以後，我們還可以增加兩百個油井呢。』

『噫！』歐品登動爵這樣響了兩聲，然後說：『謝謝你，大總統閣下，請你代我向令媛小姐致意。』

剩了一個人的時候，歐品登動爵更洋洋自得地躺在長椅上，懷着一種悠遠的興緻在左思右想。

他的眼前，一團煙霧，幻成種種形像，來來往往，時常使他發出會心的微笑。

石油……幾百萬斤的石油……又濃，又油，又黑的石油，這些石油，會使得那一束用樹膠仔細封着的虹彩色的股票……。

歐品登動爵雖然和勇士一樣，對祖國忠心不二，然而爲了石油，這位大將軍的心旌，也搖搖不定起來了。

『反正都是合算的……』他說。考慮了片刻之後，他又說：『每個追求幸福的人都要選擇一句座右銘。我也想出一句座右銘來罷，決不會沒有用的。現在，

一方面，我應該爲祖國謀利益，但在另一方面，我假如忘掉了自己，那是一種不值得的廉潔，因此，我應該有一句雙方兼顧的座右銘纔好，我想出了，我的標語是『君王與石油』。

於是，歐品登動爵安心地在長椅上睡着了，外面海水的衝激聲和陽臺上的薔薇的溫香，催他入了夢。

四 沒有兵士只有軍官

這一夜，伊國首都白港爲了瑞國的艦隊，舉行盛大的慶祝會，滿城張燈結彩，天空燃放着五色繽紛的焰火。瑞國的艦隊上面，也放出了藍色的探海燈光，向全城照射。全城的人民澈夜地在街上看熱鬧。

他們被這種兩國聯歡的盛況所迷惑了，竟至流連忘返。直到東方的天邊已經

泛起一團紅雲，清新的曉風從山上吹來，吹到了馬路旁的樹梢上時，他們纔回到家裏睡覺去。

不料，回到家裏之後，每一個人發覺自己家裏失了竊，而目瞪口呆了，金銀、珠寶、無論怎樣祕密地藏着的，都不翼而飛了。

那些頂有名的富庶的人家，都不曾倖免。在熹微的晨光中，沒有一家不爲了家財被竊而悲痛擾亂着。

然而，這一片伊國人的可憐的叫苦聲，絲毫不曾傳到了歐品登將軍的夢中，他正酣睡着。待到他醒時，已是很遲了。

懶洋洋地在床上坐起之後，他按鈴叫他的勤務兵，問是什麼時候了。

『十一點三十二分了，大人。我可以稟告大人麼？伊國陸軍總司令等在會客室裏，已經有一個鐘頭了。大人怎樣吩咐？』

『詹姆斯，你說的是，是總司令麼。』歐品登勳爵問着一面搔搔他的左耳，

稍微有點慌張，『那麼，你爲什麼不早來告訴我呢？』

『大人不會召喚我呢。』

『哼……哼；把襯衣拿過來，再拿一盃咖啡和一客點心。請那位大人到陽臺上等一等，也送他一盃咖啡，說我馬上就來了。』

歐品登動爵站在鏡子前面，用心梳頭，他的粗黑的頭髮中已有幾莖變作白色了。他穿上一套灰色的半軍服，莊嚴地，個儼地，走到陽臺上。

伊國陸軍總司令見勳爵，就站起身來，他的態度很恭敬，但是有點不自然。

『得與閣下會見，非常榮幸，我是勃蘭台男爵，伊特勒共和國陸軍總司令。』

『幸會，幸會，男爵閣下，』歐品登動爵帶着最動人的笑容說：『勞你久等

了，尙希原諒。不過，實在是因爲昨天貴國人士對鄙人招待的太殷懃了，所以……

……哈哈……！』

『哦哦！閣下，無妨，無妨。今天早晨天氣意外地好，我方纔得從這陽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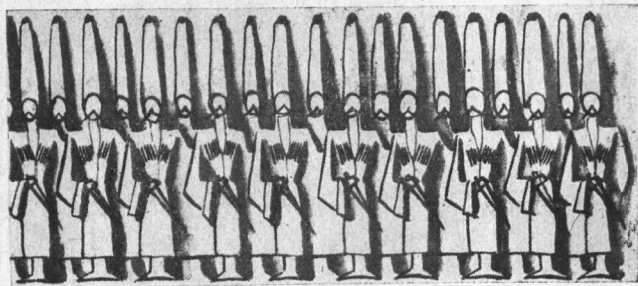
觀賞海景呢。哈哈！一個軍人是少有機會享受自然之美的，敵國的一個大哲學家曾經這樣說，的確不錯。』

兩位大人物互道了寒暄之後，喝着上等的點心和香噴噴的咖啡。後來，歐品登勳爵接受了總司令的提議，出去巡閱一番，看看伊國的國防制度和陸軍軍容。

汽車載着兩位將軍在首都的幾條街上駛行，所到之處，遭竊的人們暫時停止了悲歎之聲。羣衆對着歐品登勳爵，還是和昨夜一樣的熱烈地歡呼。

歐品登勳爵到了陸軍部，和參謀總長談了一些關於國防的話，他觀察了營房、鎗砲庫，然後又到要塞和砲台四周參觀一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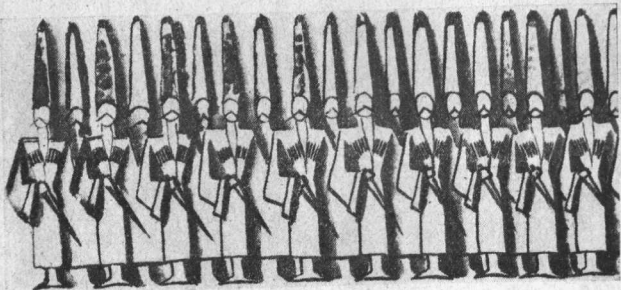
他看到各處都是秩序井然，整潔嚴密。當然以瓏國



的代表資格，他是必須極口表示滿意的。然而，在這種滿意的結果之中，歐品登勳爵却感到一種不安。在回到旅館去的路上，他一路深思着，不能解決一個重大的難題。這使他很煩悶。

在午餐的時候，歐品登勳爵談論許多事情，對於地理上的和人類學上的種種問題，他都覺得津津有味。然而，關於這些問題，那位伊國陸軍總司令却不贊一辭，因為，他是看不起那些和戰術沒有直接關係的科學的，那些科學，又不能使人陞官或者得到勳章，有什麼用呢？

歐品登勳爵作為主人，殷勤地勸他的客人飲着各種的酒；最後，當侍者拿來香檳酒的時候，他就把路上所



想到的問題說了出來。

『我應該對你說真話……喔。你要一支雪茄麼，將軍？』歐品登勳爵問着，送上一盒上等的呂宋煙，『我要對你說，承蒙你的好意的引導，使我看到貴國國防組織，那實在是十分完善的；不過，用最新的眼光吹毛求疵地看來，貴國的軍械方面，實在尙嫌設備不足而且技術上也欠精良。然而，這些缺陷，我們是可以設法補救的。敵國皇上允許鄙人可以絕對自由地對貴國海陸軍作物質的供給呢。』

『我代表爲自由而奮鬥爲反抗侵掠者而戰的敵國謹向閣下道謝，可是，我簡直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勃蘭台男爵感激涕零地說。

『我們璫地利國是始終支持爲爭獨立而戰的民族的，』歐品登勳爵一本正經地說：『不過，將軍，有幾件事情使我墮入五里霧中，要請你對我說一個明白。』

歐品登勳爵皺了皺眉，把雪茄長長的地吸了一口，然後繼續說：

「我參觀的結果，發現一種很奇怪的情形，就是，在無論那里，我都看不到一個兵士，在陸軍部，在營房裏，在參謀本部，在要塞上，在街道上，總而言之，在無論什麼地方，我只看見軍官，而且軍官的數目非常的多。有這麼多的軍官，一定更有巨額的兵士，但是那些兵士在那里呢？你爲什麼一個也不給我看到呢？我實在很想看看你的軍隊呀。」

總司令勃蘭台男爵正要一口喝乾一盃香檳，一聽這話，慌忙把盃子放下，放得不穩，盃子翻倒，竟要滾到桌子下面去了。總司令趕快用桌布把它兜住，他似乎有點窘狀了。

「閣下若要知道你所看到的怪現狀的根由，我們應該追溯到過去幾世紀的歷史去。」

「怪哉！更可怪了！……貴國幾世紀來的歷史是怎麼的呢？……我對你說，我是非常關心貴國的事情的，所以很想得到一個清楚的解釋。請你說罷，我聽

着。」

歐品登勳爵更安適地坐在椅中，兩臂交叉在腦後。

勃蘭台男爵却完全相反，只坐着椅子的邊沿，態度很侷促，但是他要勉強裝



出從容的神氣，故意燃着了一支雪茄。

「將軍，請你留心，你這雪茄照例是不能倒頭燃火的，燃着了也不中用的。」歐品登勳爵嘲弄地說。

那位勃蘭台男爵，伊特勒共和國陸軍總司令，神經質地把雪茄掉轉頭來，但是立刻又被燃着的一頭灼痛了舌頭。於是，他老羞成怒，把那不幸的雪茄揉碎了，拋到遠處去。滿臉通紅，一直紅到了頭髮腳根。

『我要聽你說話。』歐品登勳爵冷靜地說：『我還有半個鐘頭的閒功夫；半點鐘之後，我必須告辭，和克呂崇中將去商議事情了。』

『對不起，閣下，我告訴你……當敵國還是亞索爾大帝國的附庸的時候，』男爵開始支吾地說：『那時先帝華梭諾比一世，號稱釘頭皇帝，和毗鄰的幾個帝國曾起劇烈的戰爭，那便是東方問題的爆發。敵國的聯軍，大舉地由海道進發；就在如今敵國所轄的境界登陸。……』

『請你不要賣弄這種學問罷，將軍，你好像忘記我是在軍官學校讀過世界通史的。』歐品登勳爵譏諷地說。

『請你原諒，閣下；不過這實在是一個必要的冒頭。……那時，皇帝頗覺

出於意外，他的動員的情形很不利，因為缺乏交通的設備，軍隊的調動不能靈快。於是我們伊特勒人就自動組織一隊忠心的義勇軍，替皇帝出力。——原來，我們的伊特勒人是素以英勇著名的，我們的祖先裏面，有幾位曾經是脫洛亞戰爭中的英雄呢。——皇帝覺得這種忠心，十分難得，在國難期間尤為可貴，所以傳旨嘉獎，并把皇后親手繡成的軍旗頒賜。

「後來，皇帝駕臨前線，要檢閱這批英勇的國民。義勇軍便集合在一個廣場裏等候御駕。

「華梭諾比一世走近這隊義勇軍，檢閱一過，看了如此英雄的戰士們，覺得非常高興。於是用響朗的聲音，照慣例高呼道：「勇敢啊，兵士們！」然而，那「陛下萬歲！」的照例的呼聲，却沒有從這班人的口中響應出來。廣場上只有一片死一般的靜默。詫異地，皇帝又喊了一聲：「勇敢啊，兵士們！」然而，依舊是完全的靜默。華梭諾比一世這回是失去了耐性了，他勃然大怒，從新又吼了一聲。

他的吼聲，勢如霹靂，連立在廣場後面的角落裏的馬匹也都嚇了一跳。

「然而，靜默依然是靜默。盛怒之下，皇帝召喚了義勇軍的隊長，威嚇地質問原故。

『久歷疆場頭髮已白的隊長，俯伏在皇帝前面奏道：

「陛下，他們之所以不答應，是因為他們不是兵士，在這裏，沒有一個不是軍官啊。」

「實在的，所有這些編入精銳的義勇軍的人，個個是貴族的後裔，他們是在出世以前就有着將軍的銜頭的。現在，我們共和國，還承認這種世襲權。」

歐品登勳爵聳聳肩，氣忿地說：

「我很奇怪，男爵，你爲什麼竟敢對我說這樣的廢話，你以爲我們皇上派我到這裏來，是爲了聽你報告這種歷史的麼？你弄錯了，我是爲保護正義和自由而來的。不過我要知道，你們打算怎樣對付戰爭，而且用的什麼力量？你在前線

所佈置的兵力是多少？據我想來，你們決不會單只有軍官，一定還有兵士，數目很多麼？」

總司令勃蘭台男爵把頭俯得很低，非常老實地說：

「不是，閣下啊……在前線，我們也派遣了許多軍隊，不過，他們都是化學軍官。」

「化學軍官，怎麼？」歐品登勳爵厲聲問道，「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你們只會作化學戰爭麼？」

「不，不；我還沒有說明白呢，將軍。那是因爲，敵國的製造證章的工廠，來不及供給全體軍官應用的肩章和袖章，所以最近升遷的一批，只好用化學鉛筆在制服上畫了一個肩章和袖章就算。因此，我們給他們一個綽號叫做「化學軍官。」」

「我以爲你是在欺騙我，」歐品登勳爵發怒地說：「你難道就靠這班化學軍

官保衛國家麼？」

『我們打算，我老實說了，託貴國皇上的英明神武的福，我們想借重將軍的遠征隊，我們願意將兵權交給將軍。』

『怎麼？……你說的是什麼話？』歐品登將軍從椅子中跳起，大聲叫道：『我的遠征隊！你的頭腦太簡單了，親愛的先生。你以為我們皇上的兵士是砲口之肉，應該代別人冒險的麼？你們的兵權？讓我笑死罷，我不來罵你了！你以為你們那些世襲的軍官或者化學軍官，配我去統領麼？那只要我手下的一個兵就夠了！你們的那些軍官！……此外，我再告訴你，我的兵士有個習慣，打仗的時候，是需要非常舒服的供應的，我看你們這個共和國實在供應不起。要他們去打仗，非有一種担保不可，就是担保他們在戰壕裏備有理髮師，每天替他們理髮兩次，從戰場回來的時候，還得先替他們預備好熱水浴和花露水，至於我呢，依照我們朝廷的訓令，兵士所需要的理髮師和浴室，我是不預備的。』

『不過……也許……』伊特勒共和國的海陸軍總司令大起胆子說：『我們可以出錢來擔任這些供應啊。』

『哼，我簡直不要聽你的話了。我老實對你說，我對你不滿已極，甚至找不出話來表示我的不滿了。依照我們皇上所授的全權，我必須干與你們的軍事組織了，我要把一切權柄拿在手裏，因為我不能容忍你們那種拙劣的軍事行動，那是會危害正義和公道，反讓無政府黨和叛徒得到勝利的。明天，你下一道通令；說所有的「軍官」名號即行廢除，一律改爲普通的兵士。』

『不過……要防他們反叛呢！閣下。』

歐品登勳爵又立起來了，傲然指着海灣上，在那裏，許多龐大軍艦的藍色的影子屹立不動地在着。

『我對你說，倘若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那麼我便可以依照訓令，斷然處置，這不但會使我的兵士們高興，就是我們的大砲也要告奮勇的。你最好把這事也告』

訴你的「軍官」們，你說我們的那些十六吋口徑的大砲所能裝載的彈藥，比他們的
全數大砲所能裝載的總量還要重。」

你的命令我會傳達給他們的，閣下。」

臉色發青，舉止失措，長靴上的刺馬距碰擊有聲，總司令勃蘭台男爵向着門口走去。

「再等一分鐘，將軍，我現在就下命令，今天晚上，我的憲兵第一團就要上
岸，便得找妥一個駐紮的地方。」

『城中的最好的幾處營房，已經在兩個星期前，替貴國軍隊佈置停當了。』

『那麼，第一個命令總算很好地遵照辦理了。但是還有。我的兵士是我們皇
上的軍隊中的精華，他們都是優秀的貴族子弟。他們離開了他們的家庭和女友到
異地來，縱然受着你們的優待，可是將來在外日久，難免感到寂寞。因此，將
軍，我請你好生供應不要使他們缺了女人的小心的伏侍和美麗的異性的溫存。同

時，還要請你命衛生署設立一個特別機關，管理這些事務，免我的兵士們患傳染病和其他的病。履行這些命令所需要的費用，將來我國皇上的政府會付還的。」

勃蘭台男爵舉起手，表示完全承諾。

「閣下，我相信是用不到設立一個特別機關的。我們共和國的婦女的愛國思想非常發達，她們很願意爲國犧牲。尤其對於保障她們的生活的自由的人們，她們是很知道感激的。」

說畢，勃蘭台男爵大聲地敲着刺馬距，走到門外去了。

五 「紫色寶石號」上的紺瑪

在這一章裏，我們應該記起那艘叫做「紫色寶石號」的淺水巡洋艦了，它是瑞國軍艦中最新式的一艘，一小時能行三十八哩，它現在是歐品登勳爵的艦隊中的

一艘。『紫色寶石號』的艦長，是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男爵，名叫奧斯蓬，他有個小名叫『小白臉弗萊第』，在王家海軍官佐中，是很著名的。

照例海軍艦長是不會叫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去擔任的，奧斯蓬男爵的破格的升遷却有一個原故在裏面，原來，當狄克十九世年青的時候，在瑞國首都，曾經有一班很著名的小歌劇班，那班子裏有一個女明星，曾被狄克十九世所寵愛，而這位奧斯蓬男爵，便是他們的戀愛所結的果。

他從小便表現出他的雙親所遺傳給他的特質：多愁善感，易於鍾情，頂喜歡柔靡的音樂。這種性格使這位青年艦長失了剛毅之風，可是誰也不敢不當他是瑞國海軍中一位赫赫的名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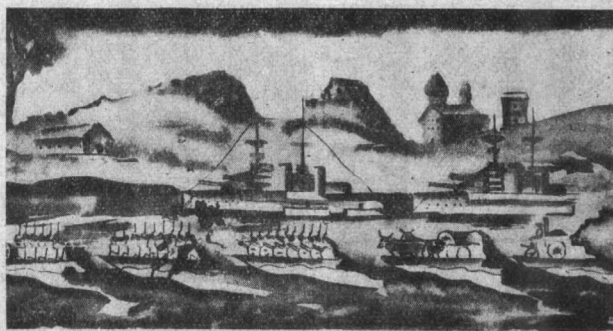
此外，他又是一個非凡的美少年，所以，當歐品登將軍赴伊特勒之前向國王辭別時，狄克十九世十分高興地對他說：

『將軍。我命小弗萊第和你同去，我想一定是很有用處的。他可以代表我國

的美男子而無愧。像伊特勒那樣處在熱帶底下的國家，受氣候的影響，他們的人民是貪歡尋樂的，弗萊第到了那邊，外交工作一定很能夠得手。外交工作，你知道，是非靠女人方面不可的。」這段幽默的話，使得歐品登勳爵樂得幾乎要跳起來。

現在，在白港海口，男爵躺在「紫色寶石號」艙內的床上，一面哼着 Baron Tzigane 跳舞曲，一面翻看着一本最大胆的日本裸體畫集。一陣清新的空氣和一陣催眠的柔靡的爵士音樂從半開的船艙門口傳進來。

船艙門口忽然出現了奧斯蓬將軍的勤務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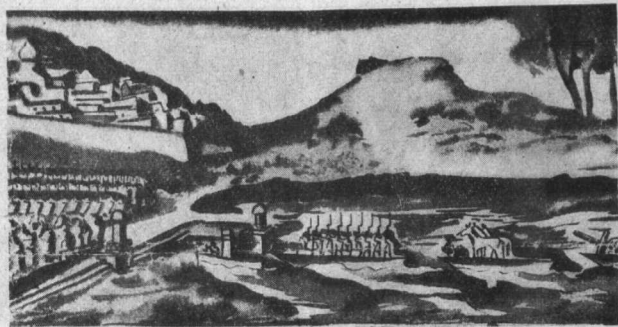
陸 登 批 一 第 圖

這個棕色頭髮的青年，脚步走得非常輕捷，態度似乎很不安。弗萊第回過頭來一看見這個人：

『啊，……啊！』他就像小狗一般的打了一個呵欠。

瑞地利國海軍的紀律，是以嚴厲和整肅著名於全世界的，他們還保持着中世紀傳下來的老規矩，然而我們看了這位青年勤務兵居然一下子就坐在圈椅上，而且含着怒意對他的上官說話，却不必怎樣詫異。

『你知道的，弗萊第，』雖然含着怒意，他的聲音却柔婉動人：『看到你像滾在泥裏的海狗一樣的下流，專門看着這種淫畫找快樂，我真痛



兵 憲 國 地 瑞

苦呢！這使我太傷心了。假使我不在，你還可以用這種人工的方法找刺激，不過，當着我的面……」

男爵聽了這話，馬上爬起來：

『請你原諒！但是老實說，這事實在同你毫無關係。我雖確信你的那種方法，是我終身受用不盡的。至於我看這些圖畫，不過欣賞它的藝術罷了。你看，

這些曲線真是無比的……』

『哼，難道我的曲線比不上這些麼？』

『啊喲，天哪；你爲什麼這樣多心？……』

『談談別的事罷。這個鉛皮做的地方，熱得真是要命呵！』

『鉛皮做的？你何所據而云然？你看出這個地方是人工造成的麼？』

這個不安的勤務兵站了起來，走到一個窗口：

『你難道沒有看見麼？你看這面，那條紅色的河活像玩具裏面的河，那些房

子像是給洋囡囡住的，那些樹像是雉鷄毛。看到這種樣子的東西，我要嘔吐了。我真後悔，不該離開我們自己那邊的美麗無比的山谷的。」

『我對你說，只要走近去看，這些景物一樣是很自然，很好看。那些樹木其實也是同樣雄偉的。』男爵說。

勤務

兵眯着眼

望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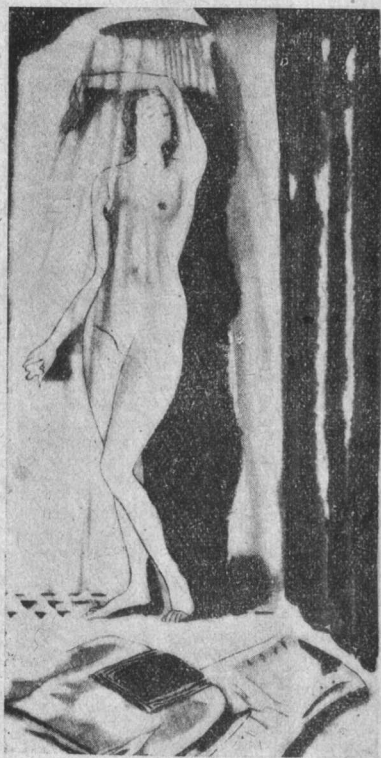
望：

『走

近去看麼

……』他

停了一會



在驟雨般的水珠的沖洗之下，出現了安徒生童話中的天鵝公主，她全裸着身體。

兒，接着說：『且不管他，這事我們以後再說罷。此刻我想洗一個淋水浴，請你替我拿件浴衣好麼？不添一兩個用人，真是討厭。我也不懂，爲什麼我對於你竟肯這樣地犧牲……』

默默無言地，男爵在浴室中照了勤務兵的吩咐行事。

白色的水手褲子和白色的粗絨短衫，像白色的毛羽一般地紛紛蛻脫在地上。

在驟雨般的水珠的沖洗之下，出現了安徒生童話中的天鵝公主，她全裸着身體，她的美麗的丰神和她的肌肉，構成一個誘惑之網。——這裡我們可以說明了，原來，奧斯蓬男爵的這位勤務兵，本是璫地利王家跳舞廳的一個舞女：密斯紺瑪·愛司蕾。

沖洗得清爽之後，密斯愛司蕾愉快地躺在長沙發上休息。弗萊第去吻她的手腕，然而她突然把手抽回了。

『等一會兒，弗萊第……我要對你說幾句討厭的話。』

『討厭的話和你的美麗的嘴是不相配的，親愛的。』男爵答着，希望避免不要聽的話。

『我想，我還不會完全除盡了癬好，我比誰都知道，什麼東西投我所好或者什麼東西不合我意。據你說來，那些樹木，只要走近一看，姿勢也很雄偉的……你這話就刺激起我的好奇心。我要看看那些樹，我要看看這地方的人，我要同他們談談……從我們動身的那天算起，已經有兩個禮拜了，我老是安安靜靜的關閉在這個鋼板做的牢獄裏，不能出去，這個牢獄又是這樣的熱，熱得我的腦髓都要熔化了，現在，我簡單地對你說，我要上岸了。我要到陸地上去了，你懂麼？』

最後的一句話，特別提高了喉音，同時，她把一隻拖鞋，向空中丟去。

男爵大失所望地說：

『紺瑪，你所想的事情是做不到的。你很明白，你是不能上陸去的。你若同水手們一同上去，我不放心，因為水手們的社會對於你是不利的，甚至會發生危

險。要是露着你的本來面目到白港城中去呢，那豈不是發瘋，而且，對於我的地位會造成可怕的結果。在這艘艦上。我的部下的軍官們都是可靠的朋友，他們都很鍾愛你，所以不妨事的，然而，萬一給歐品登勳爵或克呂崇中將得知了……』

這位舞女，躺在沙發上，兩腳向天伸着，眼光變成燐光似的了。她的頑皮而愁悶的頭部映在紫色天鵝絨的門簾上，正像藍寶石上凸起着一種浮雕。

『但是，我在這裏實在厭倦極了，在這樣一個籠子裏！』

『那麼，緝瑪，是我的愛情使你厭倦了麼？』男爵感傷地問。

『我的親愛的弗萊第，若要我永遠愛你，必須我時常離開你。你在男子中間實在是太美麗了，要是我看你的容貌看得太久，不把別的男子的面貌來同你比較，那就像一味吃糖一般，直要使我覺得膩不可耐。你應該明白，我之所以要到陸地上去，無非爲我們自己的利益起見啊。』

男爵奮激地在船艙中團團轉着：

『不，……不，……這不可以，這不可以！』他把牙齒咬得格格有聲，絕望地說：『這是一個瘋子的願望，完全是大胆妄爲。』

舞女跳了起來，正對着可憐的弗萊第的臉。

『我的好弗萊第，』她用一種開玩笑的好聲氣說：『你這樣的專制，這樣的寡情，我要使你後悔。你想想看，我難道能夠永遠躲在這艘羅威的一股油漆氣味的軍艦裏麼？我不再懇求你了，以後我無論什麼事都不懇求你了，你禁止我上陸，我自己偏有方法要達到我的目的。』

奧斯蓬男爵左右爲難，猶豫不決，他走近桌子，拿一把裁紙刀在桌上亂劃許多方形和菱形。最後，他忽然下了決心，把裁紙刀丟掉，走向密斯愛司蕾去，然而，一下敲門的聲音止住了他。他開了門，看見是送無線電報的人。

『中將的電報，艦長。』那個送信員說。

弗萊第又關了門，回到艙中拆讀電報，原來是一道命令，叫他帶着憲兵第一

團登陸，指揮行動。男爵的愁雲密布的臉，忽而豁然開朗了，回頭對愛司書說：『不要再賭氣了，緞瑪！今天晚上，我要使你大大的樂一下。我要帶你一同上陸去。』

『不騙我麼？我知道你是要屈服的，弗萊第。你的良心太好了，你一定要把事情鬧得幾乎決裂方休。』

『多麼滑稽的小女孩啊！你知道，凡是可能的事，我是決不拒絕分毫的……總而言之，今天晚上，我要帶你一同去了。聽我吩咐，當我指揮憲兵隊登陸時，我需要一個好勤務兵。你要鎮定些，你有很多的時間可以欣賞這個你道是人工做成的地方呢。』

『有人說，這個地方的女人，也像煞是很美麗的呢。』

『我倒不知道，而且我不打算注意這些事呢。』男爵用外交家的口吻說：『我們在明天上午兩點鐘的時候上岸，你要把時間記準。此刻，我要你吻我一

下，我的金子做的小鴨子啊！』

六 一箇作政治屏障用的背部

在那多事之日的晚上，歐品登勳爵在無恥號上，招待伊國大總統阿脫金，外交部長和陸軍總司令勃蘭台男爵。男爵只來一回兒，把那廢除『軍官』制的通令的擬稿呈上歐品登勳爵鑒核。

歐品登勳爵把原稿改了幾處，使語氣加強。男爵隨後把命令稿珍重地藏入護書夾裏，感激涕零地對歐品登勳爵說：

『閣下，這道命令，明天一早就可以張貼在全城的最熱鬧的各處街道上。不過，我敢向閣下請求，最好貴國的憲兵第一團能夠先作應付意外事變的準備，因為敵國頒佈這一道太嚴重的命令，爲的是想對於貴國王上表示特別的恭敬，然而這到底是破壞了共和國的基本法律的，而且，還要顧慮到被黜革的軍官的數目實

在很不少。……』

『這不是用你管，將軍，』歐品登勳爵截斷他的話：『有我的軍隊在這里。但是，你放心，我不相信你們的軍官們是會認真反抗的。不過，假使到了正午，他們還不到營房登記入伍，那我就叫我的憲兵強迫他們集合。這班軍官確實的數目是多少呢？』

『一共是三萬。』

『好了！我要叫我的軍官團教導他們，我敢向你担保，將軍，兩個星期之後你們就會有兩師能夠作戰的軍隊。我的軍官是能夠把黑人也訓練得好好的呢！』

『閣下，我可以告退了麼？』

『我不敢奉留了。』

把男爵送到上船口之後，歐品登勳爵回轉船艙裏，在艙室裏面，阿脫金總統和克呂崇中將談得正起勁。至於那位外交部長，他從頭就覺得非常無聊，心不在

焉地把一份經數度修改而草成的伊國內政狀況報告書，從新翻讀着。歐品登勳爵一進來，他慌忙站起，把這本用絲帶裝束的本子遞上：

『我很榮幸，把這一本奉政府命令起草的報告書呈覽，敝國的一切政治經濟問題的現狀，我在這裏面完全報告給閣下了。』

『好極了，謝謝貴部長，今天夜裏，我將用心拜讀大著。此時請稍待片刻，我想趁大駕光臨之際，同貴部長談談幾個重要的問題。』

『謹遵台命。』

『那麼請到這邊來。讓可敬的大總統暢談他的青年時代的故事罷，我們且來商量我們的事情。你歡喜這個嗎？這是敝國的名產，』說時，歐品登勳爵微笑着提起一隻酒瓶，瓶內的酒泛着虹彩似的光。『這酒是很強烈的……我第一個關心的問題是，貴國首都都有多少工人？有沒有被過激主義的邪說所誘惑的分子？你們的政治統制工作是怎樣的？』

外交部長嘗了一嘗 虹彩一色的酒，他的淡黃色的稀疏的鬍子，浸在酒盃裏，對於歐品登勳爵的問話，一老一實地答覆着。他說伊國的工人階級只佔了極少數，幾乎全體是開採石油的工人，他們住在特設的工人區域裏，受着嚴密的監視，周圍有鐵絲網保護。

『此外，』他接着說：『伊國政府對付過激黨的宣傳，採取一種合乎人道主義的斷然措置。工人中間，凡有形跡可疑的，馬上就被隔離，連同他們的家屬，在嚴密的監護之下，帶到預定的火車站，只消一夜工夫他們就被送到前線，有時一直送到了敵人的防線後面。閣下，我們的用意，是把他們送到和他們的政治主張相合的地方去。不過我得說明，這是常常發生意外的結果的。敵人發覺了夜間的火車行駛，馬上就用機關槍掃射，因此就沒有一個能夠活着達到他們的目的地。然而，這只是戰爭期間的偶然的措置，政府之意，也不過借他們做個榜樣，給留在礦內的工人們看看罷了。到後來定一個日子，把他們的屍首陳列展覽，給大家

看看敵人的野蠻的程度，竟是連婦女老幼，也不留一個。』

『這倒是一個我所想不到的鎮壓方法。』歐品登勳爵說：『不過，將來如有機會，我會記起這個方法的。』

『承蒙，承蒙，閣下，你的褒獎使我非常滿意。』

另一頭，阿脫金總統和克呂崇中將談完了話，也喝了『虹彩』酒，隨後走了過來，恰聽到他們的最後的幾句話。

『對了，』阿脫金總統說：『而且，那種穩健中庸的社會主義，實在是治國的最好的方式呢。』

『對不起，大總統閣下，我勸你們不要走這條路。據我看來，最好的政治制度實在是我們瑙國的制度。』歐品登勳爵非常認真地提出了警告。

然而，大總統到底不愧是律師出身的，明白了自己的失言之後，他毫不慌忙，恭恭敬敬地鞠躬着解釋道：

「閣下，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我所說的乃是一種中正和平的社會主義，和工業資本聯絡起來，而且須受一個君主的慈善而強有力的指揮的。」

歐品登動爵對這解釋表示滿意，親切地握住大總統的手。可是時候已經太晚了，客人就此一齊起立告辭。

* * * * *

當東方的天際現出了檸檬色的光芒，反映到白港的水面時，憲兵團第一營登了陸，爲阻止好奇的土人們接近碼頭起見，全副武裝的壯健的兵士，每相隔十步的放了步哨，搨了步槍，形成一道不能越過的牆壁。

他們的這種肅靜和木立，和這時的環境異常的不相稱。開着花的樹林裏的空氣，是那麼溫柔而芬芳，碼頭上的霧景又是那麼迷濛。所以，當第一批看熱鬧的人們從路角出現的時候，這些兵士，也不禁和氣地微笑了。

那些伊特勒人慢慢地走攏來。揚着手把鮮花和水菓向兵士們兜售。

軍官們閉了眼睛，不去難爲這些人，因爲這些土人的親熱的面孔把雙方的敵意完全趕散了。到了後來他們便親熱起來，幾個漂亮的賣水菓女郎飛吻示意。但是，人叢中忽然走出幾個形跡可疑的人來，他們走來走去，把一束伊國的鈔票同兵士們兌換瑙國的國幣，又偷偷地把一個藏着不知什麼東西的瓶子，給兵士們看。軍官們動了疑心，把叫子一吹，命閒人退後兩丈路。命令一出，羣衆就恭謹地退後了。不過，雖然隔着兩丈的距離，兵士和看衆之間，却還是交換着微笑和表示親愛的小動作。

這其間，許多小船一隻隻地靠攏白石的岸邊，一營一營的兵士陸續登了陸。輜重也運了上來，聲音非常嘈雜。馬兒都叫着，它們因爲覺得了蹄子已經踏着堅實的土地，非常高興。

和第一營兵士同時上陸的奧斯蓬男爵，坐在起重機上，合拍地搖着腿。他實在想睡覺，但又不得不同睡魔抗拒，因此他把腦子裏面所有的歌曲都哼了出來。

他遠遠地看顧着紺瑪，她打扮着一個輕騎兵。爲了要她作這種打扮，男爵不知費了多少的懇求纔成。眼前的事物使她很高興，她用一副風騷的態度欣賞着。一到了岸上，她就撇了她的愛人，自行夾進兵士們的隊伍裏去，就近看到了伊國人民，頗以爲奇。她努力用手勢和陸續學得的土話，想和土人交談。等到命令一下，羣衆散後兩丈時，她纔回到男爵身邊。

『你的話不錯，弗萊第，她把短槍的槍柄敲着碼頭的地土：『真是毫無趣味。找悔不該上陸來的，而且我恐怕我的臉色曾因疲倦而改變了，尤其是昨夜一夜沒有睡。』』

『你看那些樹木怎樣呢。不是很雄偉的麼？……』男爵打着呵欠說。
紺瑪輕蔑地望了碼頭周圍的那些楓樹。

『那些樹木倒是很大的，可是樹木大有什麼用呢，我看那些人，連一個過得去的也沒有。如今我纔明白，弗萊第，你是多麼美麗了。』

『唔……唔……唔！』男爵無精打采地紅了臉。

「但是，你這副樣子，雖然漂亮，却不可愛。昏昏沈沈活像一個銀鼠！請你稍微看看那邊罷，光景比先前更有趣起來了。」

太陽已經上升，把靛青色的影子罩住碼頭的白色石岸。在碼頭對面的一所房子上的牆壁上，有一大張綠色的告示非常引人注意。

一小羣伊國的『軍官』從路角出現，他們預備走到璫國兵的前面來，對這些友軍，表示敬意。然而，在半路上，他們的注意被那張綠色的告示所吸住了。這班戰士就止了步，把那告示一行一行地讀着，於是他們的臉跟着拉長起來，痙攣起來，充滿了怒色。讀畢之後，他們一齊發出憤激的歎息，還夾着咒詛。就在這時候，紺瑪叫男爵注意。男爵這才趕跑了睡魔，開始笑了。

『對了。克呂崇中將會經對我說過，這是一個重要的命令，紺瑪，他們的反應一定很有趣！你看着那張告示所造成的結果罷！』

那班軍官們把告

示扯脫了，對狄克十
九世陛下的軍隊伸着
拳頭。後來，好像得
到一個命令，他們一
齊向着城中走去，憤
怒地叫喊着，臉色十
分的難看。

『馬上就要開火
了。』男爵說。

這時機關鎗隊就
趕緊裝起了子彈，軍



那班軍官們把告示扯脫了，對狄克十九世陛下的軍隊伸着拳頭。

官們看見嚇得狂叫起來，土人也四散逃走了。

『我可以看到開排鎗殺人的情形了！天哪，這是多麼有趣啊！』紺瑪高興地叫道：『弗萊第，你把我帶了來，我真感激你。』

艦長從那高高的起重機上走下到隊伍中間。同時，有一輛沒有遮蓋的四輪馬車也出現到碼頭上。

馬車裏面坐着一位穿月光紗的衣服的女人，在艦長看來，她那絕世的美貌是意想不到的，他眼花撩亂，好像觸着了強烈的太陽光。

那個女人也看到了男爵，她那高興得發亮的眼睛裏燃起了一陣火燄。當男爵把眼睛睜開之後，他接觸着一個出神的秋波。然而那個異國女郎，却禁不起對面兩隻眸子的尖銳逼人的進攻，她的臉紅得像朝霞一般，爲了掩飾她的芳心的跳動，她命車夫把馬車迴轉，將背影對着男爵。

然而，這位伊國大總統的小姐——原來正是她呢——心裏實在得意非凡，她

以爲這樣的一種動作，足以解救目前的危局。從她的衣服中間，露出一個肥大的富於肉感的背影，將無瑕的曲線，映入男爵的眼簾。

男爵的眼光收不回来了，他大聲的歎了一口氣，連緝瑪怒冲冲地對他說話，他也聽不見，甚至至於緝瑪用指甲在他的手臂上抓起了三條血痕，他也不曾覺到。

他被那個背部所迷惑了，眼睛牢牢的釘在那上面，一直等到馬車已經隱入一陣煙塵裏面的時候，他才回復了知覺。

麥克蘭上校，一個滿面白鬚的老武士，走到這青年艦長的面前：

『憲兵第一團已經全部登陸了，大人，現在該做什麼？』

『禁止他們露出背部！禁止！』這是什麼話呀！但是弗萊第却忘形地說了出來，態度還十分嚴厲，他的眼光老是注定在那條馬車所去的路上。

『艦長，我以爲你的笑話說得不大合宜。我的憲兵，誰也不會露着背部，而

且將來也不會對着敵人露出背部的。」年老的上校大聲說。

男爵如夢初醒似地向上校看了一會。

『哦！憲兵團嗎！對不起，上校，憲兵團的事，隨你的意思處置就是了。既然他們已經登陸了……』

於是，他回頭去看緝瑪，但是她已經不在他的身旁了。男爵稍微不安地開始找尋他的『勤務兵』。他在兵士的隊伍中找來找去，然而到底找不到。

緝瑪不見了。

七 濃厚的石油

一點反抗的企圖也沒有，伊國的『軍官』們竭力自制，只是惡毒的詛咒着，或者在白港城牆上揭貼不堪入目的漫畫，辱罵歐品登、勤爵和瑞地利政府，藉以洩

憤。到了後來，便一個個絕望地借着杯中物，把一肚子牢騷消滅了。

瑙國遠征隊的兵士，却弄得非常疲倦，終日流着汗，在伊國首都的馬路上，人家裏，以及下等的酒店裏跑來跑去，搜尋出那些失了知覺的伊國軍人，和死屍一樣的一批批的用貨車載到營房去。

憲兵團把所有的『軍官』們關在營房裏面的一個大場子裏，這工作特別容易，因為那些昏昏沈沈的俘虜是毫不抵抗的。他們算了一算已經捉到二萬八千七百三十三個軍官，此外還有九個上校和一個將軍。

將軍和上校們都醉得如死一般，他們也被關在營房裏。但是據命令中規定，所要監禁的只是那些普通的『軍官』們，將軍和上校是不在其內的。因此，人們用了多量的阿摩尼亞把這十個人救醒，客客氣氣送他們回家去。其餘的兩萬多人，就受着瑙國巡邏隊的監視，在露天底下過了一夜，次日早晨，就有教官把他們編成連、營、團、師，等候歐品登勳爵和勃蘭台男爵於正午來檢閱。

勳爵們的汽車到場時，司令官麥克蘭連忙喊出『立正』的口令，同時跑到剛纔下車的歐品登勳爵的前面報告：

『大人，照實數說，我們有二萬八千七百三十三個軍官，恰好可以編成三師。這個軍隊已經順利地編成了。』

『你看，將軍，』歐品登勳爵對勃蘭台男爵說：『我不是對你說過麼，你可以毫無麻煩地得到一支軍隊。』

『閣下，我對於你的料事如神，五體投地的佩服了。』這位伊國的陸軍總司令說。

『我就去試試他們的忠心。』歐品登勳爵說着，走到隊伍的前面。

『日安，軍官們！』他用一種又柔又剛的聲調說。

然而，全場是一片靜默。於是，歐品登勳爵裝出詫異的神氣，問道：

『你們爲什麼不答覆呢！我很詫異你們的啞口無聲，諸位，你們難道是以爲

犯不着對我行個軍禮麼？你們到底爲什麼不響呢？」

於是，在肅靜的廣場中間，起來一個恭敬柔順的聲音，感動地說道：

『在我們中間，已經沒有什麼軍官，只是一班小兵了。』

歐品登動爵快慰地嚷出這樣的一句：

『勇敢啊，兵士們！』

於是，人們聽到一陣震耳欲聾的快樂的答覆：

『將軍萬歲！』

歐品登動爵把手舉在軍帽邊沿，說道：

『我祝賀你們成爲真正的愛國健兒和忠實的公民。我們王上希望你們的祖國能夠強大起來。我希望在兩個星期以後能夠聽見你們趕走敵人的消息，你們是勇敢的，兵士們！』

兵士們剛纔發出『我們樂於爲將軍效力！』的喊聲，歐品登將軍就離開他

們，登上汽車，到火車站去，因為他預備乘了火車去視察石油井。

自從到了伊特勒共和國以後，除了履行他所接受的訓令之外，歐品登勳爵對於那些石油井，實在是無時或忘的。

臨行時他對勃蘭台男爵說：

『現在你可明白了，對於無論怎樣根深蒂固的習慣，我們只要有堅決的精神和靈敏的手段，沒有不可以改革的。從今以後，貴國的兵士，又將以兵士的銜頭自豪，好像先前的以「軍官」自豪了。』

『伊特勒共和國一定要把閣下的姓名用金字寫在歷史裏。』勃蘭台男爵終於把這句話說了出來，這句話攔在他的嘴唇邊已經許多時候了，可是在這以前，總沒有機會吐露。

*

*

*

*

*

石油廠裏的人們，都知道那個代表瑙國的大人物快要到來了，因此，經理就

忙着佈置一切，務使油井的情形顯得十分優良。

在貴客光臨之前的兩天中，大家忙碌得一刻也沒有休息，火車特地從首都搬來了整個的花園裏用的東西，一箱箱的橘子，一盆盆的花，不常運輸這種貨物的月臺上，篩滿了黃色的細沙，同時，繡花的毯子和五彩的絲織品，也在車站上一車車地運輸着。

石油的生產工作反而停頓了，工人們聚在一起忙着裝飾工廠。油井與油井之間的路，本來是鋪着泥沙的，現在都罩上地毯，在起重機四周，在曾經開採而特別整頓過的地坑裏（凡是曾經開採的土地，那上面的生物，統被石油毒死，沒有遺留。）貼着五彩的圖案畫，上面印着表示共和國的民主思想的標語：『合理地獲得的自由萬歲』，『工友們，切弗要求不可能之事』，『打倒階級的分化，富人和窮人應該永遠保持相當的平等』，『民主社會的婦女應該生得美麗』，『兒童應該知道崇拜上帝和總統』，還有其他種種。甚至於那流通石油的溝道兩岸，也用白色

的磚頭砌過，因為共和國是儘可能地迴避紅顏色的，尤其在工場上，最忌用紅，唯恐這種顏色把下等階級煽動起來。在起重機的頂上，掛着各式各樣的小旗。

裝飾工作完畢之後，所有的工人和他們的家屬都被運到一個羣山之間的山谷裏，這山谷，原是伊國最秀麗的名勝之所。廠裏的職員告訴工人們說，瑙國的艦隊要來參觀，這是一件可慶的大事，所以經理給假三天，并叫他們集資慶祝，在大自然中間舉行慶祝會。因此，有許多裝着食料和飲料的貨車，陸續地開到山谷去。

工人們走後，一羣特別消防隊，用最好的救火的水龍，把所有的工房裏裏外外，統統沖洗得乾乾淨淨。

最後，請到了一班羅馬尼亞的管弦樂隊——這是伊國首都大飯店裏演奏得最著名的一隊。——和一班同樣有名的婦女合唱隊。婦女合唱隊是預備當作女工的代表，對客人唱歌的，管弦樂隊，則是阿脫金總統故意佈置了叫歐品登勳爵吃驚

的。大總統覺得歐品登將軍曾經對伊特勒人的北方民族化覺得詫異，現在要使他看看南方民族型的人物。因此那班羅馬尼亞的音樂師，雖然性質大不相同，但是這回却得冒充本地工人去歡迎歐品登。

歡迎會開得很熱鬧，歐品登聽着莊嚴的合唱，那合唱的歌辭是印在鑲着花邊的羊皮紙上，由一個最美麗的歌女捧獻給瑙國的總司令。

那批工人的代表，面色都是深灰色的，頭髮都是鬚曲的，穿着一式的服裝，每人的鈕扣上佩着一朵花，他們給歐品登一個很愉快的印象，他竟屈尊地和一個演說者握手，因為那人代表工人朗誦了一篇演說辭，在那演說辭裏面，把歐品登稱做被壓迫的民主國所盼望已久的救星。又把他比做拉斐德，喬治·華盛頓和米拉博。

歐品登向石油公司的總經理表示，對於這次所見聞的一切，非常滿意，工人們的健康的面色完美的品格，大方的態度，都極為難得。他又再三說，一

個國家，在它的勞動階級中竟也有這許多美麗的女人，那麼前途的繁榮是可操左券的了。

當參觀工廠的時候，看到每一間都用香水噴過，十分清潔，這位狄克十九世的代表竟歎為觀止了。他說，瑙國的工人，本來是號稱富裕的，但總趕不上伊國工人這樣的幸福，別的國家更不必說了。不過，他覺得詫異的是，每個工房裏面，竟沒有一個工人住在裏面。

「工人們都赴野宴去了。閣下光臨的日子，正逢着工人們每週慶祝自由的假期呢。我們根據醫學界的權威的主張，每週除星期日的例假之外，又有一天野外的休息。這是我們慣例如此，不容變更，閣下當不至見怪，雖然我們的工人也很想見見閣下。」

『你們安排得很好』，歐品登勳爵說：『不過這種每週的慶祝會，實在過於奢侈了，工人們習於安樂，難免變成游惰，這一點你們難道不會想到麼？』

『不會的，閣下，事實上和你所說的恰是兩樣，每次在大自然中過了一天，回到工場的時候，工人們對於工作，反而感着一種真正愉快。』

歐品登勳爵把這件事記在他的記事冊裏，然後去參觀油井；最後他走到油池的旁邊。油池所給與他的印象却是異常的深刻，他一見之下，就把自到石油廠以後的一切感受都忘懷了。

在一個大池子裏，蓄着剛從井中汲出的原油，靜止的，濃重的，被太陽照着，反映出虹似的光彩。每逢黑色的新分子加入，就沸騰起來，面上嗤嗤有聲，歐品登勳爵雙手緊握着，心裏非常激動，他彷彿看到在石油池上，飄浮着幾千百萬張的虹彩色的股票。那些股票實在十分悅目，但是忽而彷彿被一團黑色的分子所吸收了，那團黑色的分子不斷地濃厚起來，終把那些股票吞噬了。歐品登勳爵覺得駭然，連忙離開了石油池，本已約定的宴會他也不去參加，藉口必須出席一個重要的政治會議，便匆匆回到白港去。

在火車上，那石油的氣味、顏色，還蟠踞在他的頭腦裏，鐵路兩旁的牧場和樹木，在他看來，彷彿也是一片石油的海洋，上面蓋着一層綠色有光的以太油。



他彷彿看到在石油池上飄浮着千百萬張的虹彩色的股票

他的雪茄中噴出來的煙遮滿了車窗口，這又彷彿從地上騰起一陣濃雲。他陷入夢魘的狀態，一直到了火車，

到了阿脫金總統的府上，預備吃飯的時候，他還沒有清醒。縱然總統府的陽台上充滿了木蘭花和茉莉花的香氣，縱然羅拉的身上，比往常洒着更多的頂時髦的『仙女牌』香水，特別動人，然而，在歐品登勳爵的感覺上，一切這些花，甚至於這位妖冶的女公子，都和石油是一般的氣味。

一切都好像着了魔……連那酒瓶中的頂好的酒，也變成強烈的油味，酒液到了他的血管中，也和石油在地塞爾引擎中燃燒一般，油味越來越濃厚，凝結成一粒粒的沈重的小球。

歐品登勳爵聽不清人們的說話，在吃飯中間，伊國要人們對他提出許多問題，他都答非所問。因此，他們都認定這位將軍是被共和國的富源所吸住了。

吃過了飯，躺在陽台角上的一隻沙發裏面，歐品登勳爵一面望着海，一面運用他的全副外交手段，對阿脫金總統提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在好幾個鐘頭之前，早已攔在他的嘴唇邊的。

「請教貴大總統，貴國的石油礦，是獨資經營的還是合股公司經營的呢？」大總統在席間多喝了一點酒，有點興奮了，他含着微笑答道：

「閣下，今天晚上，我們且不談這些俗事罷。敝國有一句古諺道：『一小時辦事，其餘的時間尋樂。』這實在是一句金玉之言，足以證明敝國民族的智慧，所以敝國奉爲民主政府的基本原則。——啊啊，請看，今晚的景色多美麗啊！」滿懷是詩意的大總統，老是發揮他的意見，還朗吟了一首讚美伊國風景的美麗的詩歌。

當初，歐品登勳爵還以爲大總統的這種舉動，是一種狡詭的外交手段，但是，仔細一看，見阿脫金先生的眼睛是濕潤的，神氣也很昏亂，這纔知道這位伊國元首是喝了過量的酒了。

正當大總統詩興發揮到頂點時，歐品登勳爵忽然聽到一陣大笑和狗叫聲，就把注意力移轉過去了。他走到陽台的欄干邊靠着下望，嘿！他望見了一種怪現象。



她一面把糖一粒粒的丟拋給一個青年男子，那男子像狗一般地匍匐在地上。



羅拉，像一隻蝙蝠的立在椅子上，手中拿着一盒巧格力糖。她一面笑着，一面把糖一粒粒的拋給一個青年男子，那男子，穿着一套白色法蘭絨的衣服，像狗一般地匍匐在地上，不時的用口把飛着的巧格力糖銜住，技術非常巧妙。

每次接到一塊糖，他就高興地作狗叫，叫得非常之像，歐品登勳爵第一次聽到時，還以為是真的狗在叫哩，然而看那地方，却並沒有狗。

於是，勳爵回過頭來，問大總統道：

『貴大總統，你把貴國的美妙的風景，描摹得已經夠了。我現在請教一事，令媛小姐用那樣奇妙的方法飼糖給吃的那個人，是怎樣一種人物呢？』

阿脫金總統的詩興到此就被打斷，他重新回復到塵世的境界來了。他也走到欄杆邊，同歐品登勳爵並肩下望，他的臉上忽然發出光輝的微笑來：

『啊！這個麼，這是可憐的麥克辛，羅拉在逗着玩呢。』

『但是，麥克辛是誰呀？』

大總統現出鄙夷的樣子，聳聳他的肩胛：

『這不幸的青年，是殘暴的政治的一個犧牲品。他原來叫做麥克辛·雷乞懷斯王子，是亞索爾皇族後裔中僅存的一個；別的宗室，都被過激黨的篡位的暴徒用殘酷手段結果了。只有他，幸而逃到我們這個民主共和國，得以保全性命。現在他靠敵國國會所通過的很少的一點恩俸，勉強過着日子。』

『他那姿態倒很可愛，似乎頗有獨特之處。』歐品登勳爵留心地說。

『對了。不過，可惜他的頭腦空虛了一點。』大總統說，一面把他的手揮着，好像是在指揮小孩子們唱歌，『就是因為他沒有危險性，他的處境無復辟的可能，所以我們收容他。他同我們的女孩子們都很合得來，他很羞怯，歡喜跳舞，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化在小酒店裏。他對於羅拉，一切都依從，什麼都肯做。』

說到這里，王子又在接一粒糖，剛抬起頭來，歐品登勳爵這纔看到了他的臉，那臉很方大，肌肉很細緻，棕色的頭髮略帶些白味；一雙碧綠的眼睛，含着

溫柔羞怯的表情。

『這是一個很可愛的青年。』歐品登勳爵又說了一遍，就立起來告辭了。

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吩咐他的副官：

『我叫你留在這裡，同麥克辛·雷乞懷斯王子去談談天，就是替總統小姐扮狗的那個人。明天黃昏以後，我要在無恥號上召見他。還有，你把這東西給他。』
歐品登勳爵拿出一疊鈔票塞給副官。

『那個可憐的孩子正缺錢用……但是……不要使一個人知道……懂得麼？』
副官鞠躬答應，於是，歐品登勳爵走向汽車去。

八 仙人的小手指

夜，像一個褐色的漁夫，跨着無聲的脚步，小心謹慎地前進，將灰色的絹

網，籠住那浴在黃昏的綠靄裏的共和國首都。樹枝發着爆聲，從鬱鬱的葉叢中排擠出日間所受的熱量，同時雀躍着，歡迎從海上吹來的涼爽的和風。

當海風傳來了木蘭花和薔薇花的濃香時，共和國的民衆，或則逗留在馬路旁的樹蔭下，或在自己的屋檐下，或在小酒店裏，大家在尋樂。酒店的露天的陽台上，散發着誘惑的香味，烤羊肉的水蒸氣，強烈的新開瓶的酒氣。

許多的市民都會看見，在合理的自由路上，有一個中等身材的人，御着一套黑色的連頭巾的軟外套，脚步輕捷地，走向輪船碼頭去。

一頂闊邊的軟帽將他的上半個臉孔遮住，使人看去，只見一片模糊的黑影，兩眼和兩頰上，又罩着一個黑面幕。這種扮相毫不引起旁人的懷疑，因為，有些血氣方剛的大膽的青年，在熱鬧的晚上喝醉了酒，這樣地打扮着，趁着黑暗，混進公園或私家的後花園，同女人去幽會，這原是每天都有的常事啊。

對於這類冒險家，一向是無人注意的。白港城的人民，從來不會想到對於一

個生疏的人應該留意，因為在共和國的基本法律中，有一條頂出色的是：『如果你不願意被人妨礙，那麼你不要去妨礙他人。』



一個中等身材的人，御着一套黑色的連頭巾的軟外套，脚步輕捷地，走向輪船碼頭去。

那個穿黑外套的戰慄着的黑影，到了碼頭，走進稅關棧房，混入一處柵欄的缺口，通過許多發着食鹽，柏油和橘子等物的氣味的舊桶中間，跑到突出在海中的白石岸的盡頭。

一隻載滿了水手的小船，這時正吊在岸邊的鐵環上，搖盪着。這個未知的人噓了一聲，許多頭就抬起來，有一個聲音問道：

『那一個？』

『瑞國的朋友。』蒙面人說。

『快點上來，時候不早了。』

外套披了開來，水手們伸着手臂迎接這個未知的人。……

和這同時，有一輛馬車經過城內幾條大的馬路上，穿過快樂嘈雜的人羣中間，車中的人並沒有蒙面，每一個都能認出是共和國的陸軍總司令勃蘭台男爵，財政部長，司法部長和外交部長。

幾匹栗色的馬，照英國式的駕着車，長鬣短尾，托托地敲着路面前進。一看見這總統府的馬車到來，站崗的警察就立正，舉鎗；民衆則脫帽致敬，少年女子送着盈盈的秋波，把花擲在車上，頑童們却想去攀住馬車上的彈簧……這一幅景象實在非常動人。看了這，就連最不懷好意的人，也要佩服不止：這班民衆，對於他們的代表人物，表示如此的感激，足見他們對於這個民主共和國是真正滿意的了。

這班大人物，是赴阿脫金總統的晚宴的，在今天的席上，他們預備討論目前的政治問題。共和國政府曾經明令規定，國務會議總是在吃飯的時候開的，他們信奉先哲的格言：『勇敢廉直之精神，寓於吃饱之身體。』

不久，馬車就停在總統府門口，在燦爛輝煌的門燈下面，兩個衛兵行着敬禮。然而，使這四位要人詫異的是，總統府的傳令官，並不把他們引進餐室，却引到大總統的辦公室去。

經過一連並列的屋子時，他們的臉上一齊露出嚴肅的神氣，他們猜想，在共和國大總統的辦公室中開會，那一定是發生了嚴重的事情了，因此，這幾位伊特勒的大人物，就預備堅毅沈着地應付事變。

在正方形的大辦公室中，阿脫金總統把咖啡盃放在桌上，出來迎接客人。

『諸位，要請你們原諒，』他好意地說：『我驚動你們，使你們不能愉快地過這可愛的晚上了，你們見怪麼？不過，實在因為是發生了特別嚴重的情勢了。請坐罷。』

要人們被這樣的一種招待弄得非常憂悶，坐下的時候，低聲交談起來。

『你應該時時刻刻留心，』外交部長對司法部長耳語道：『我猜大總統又有所得了。我們得提防他，不要讓他把我們瞞過。』

『他？你是在說笑話了，我想，在這時候用這種想頭來安心，未免太愚蠢了。』

客人們說了幾句客氣的套話，一齊坐定，預備聽大總統的報告。在冷靜的辦公室中，電風扇的綢翼子飛旋着，它的聲音，和大總統的疲倦的低音相混。

『昨天晚上，我們的那位貴賓，那隻傻瓜，那個在我國內橫行無忌，把我們當作野蠻國家被征服的人，』大總統從這些話裏面分明流露出輕蔑歐品登勳爵之意：『昨天晚上，聽我說，當他參觀了石油井回來之後，他的嘴唇發抖，貪心大起，在吃飯的時候，他完全發昏了，所答非所問。自從看見過石油之後，他就失了冷靜了。我告訴你們，他是在想做蠢事呢，不過，從我們這方面說來，倘若把這樣一個可一而不可再的好機會輕輕放過，那將鑄成大錯了。』

『因為這樣，諸位，所以當他談起開採石油的問題，問到我時，我假裝着喝醉了酒，用種種手段迴避他，並且儘力的移轉我們的話題。』

『關於石油，他怎樣問你呢？』勃蘭台男爵問。

大總統沈默了一會兒，纔用一種莊嚴而神秘的聲氣回答：

「諸位，他問我石油的開採權是屬於誰的。」

這話所造成的辦公室裏的靜默，使人如覺是在潛水器的真空間裏面似的，靜是靜到這程度，連那電風扇的綢翼子的旋動聲，聽來竟有用全力飛着的飛機翼子那麼的響。

他們靜默了許久，只是憂慮地互相望着。後來，財政部長發出一聲悲哀的長歎。

「但是，你如何答覆他呢？……」他問道，同時他的身體完全蜷縮在圈椅裏面。

大總統對於剛纔所發生的那種悲劇的效果，覺得很有味，他不慌不忙地說：

「我麼！我以為不先同你們商量商量就貿然答覆他，那是不對的。」

說着，他慢慢的把兩手拍着桌子。

部長們收縮着的臉龐跟有這話而舒展開來。大家又比較安心地互相望了一

眼。

「因此，」大總統接着說：「我以為我們的主張應該一致，並且，你們也相信，倘若不趁現在的這個機會，對那個肆無忌憚令人難堪的璦地利烏合之衆的代表實行報仇，那是我們的一種不可恕的疏忽。我們並不是達拿克爾的野蠻部落，那傻瓜不應該忘記：當我們的祖先統治世界時，他們的祖先還只能用四隻脚爬呢！」

『對極，對極！』勃蘭台男爵贊成道：「我此生永不會忘記他那種對付我們的「軍官」的態度。他對我也老是用命令，把我看作是下級的一個小兵似的。」

……那是什麼腔調啊！……」

『等一等罷，將軍，你個人的屈辱，我們以後再討論也不遲，現在我們是碰着一個國家的大問題呢！』財政部長打斷了勃蘭台男爵的話，但是人們看出他的臉色已經變成蒼白，神經質地把雙手夾在兩膝中間：

『但是，我們能簽訂這條約不能呢？』

『可敬的朋友，誰對你說我們要訂結條約呀？假如單由我們共和國政府裏面的人出面實行這個計劃，那是愚蠢之極的事。』

『但是誰能擔負這樣一個責任呢？到那裏去找那樣聽話的人呢？一方面要他照我們的計劃行事，一方面又要保證他實現有關國家機密的事業。』

阿脫金總統顯着上司的態度，聳聳肩說：

『我要是不會想到這一點，我纔算慚愧呢。無論是你們，是我，總之，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而且沒有一種方法，可以出面參加我們所要實現的這件事業。我們只能把它組織起來，却要別人去活動，去辦理。』

『可否讓我知道，你的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你所說的別人是誰呢？』外交部長抑止不住他的好奇心，急急地問。

『誠可遵命！不過我希望在今天的會議產生一個結果，就是我們將來在這件

「艱難的事業中，必須同心協力。我對於將來的種種結果，都已經考慮過了。」

大總統把電鈴按了一下。

「把那小客廳裏的兩位先生請過來，」他對傳令官說。

部長們詫異得說不出話，大家把懷疑的眼光注定在門口。

當兩個不相識的人走進大總統的辦公室，恭謹地行着禮時，大家的懷疑是達於極點了。

這兩個人的確是伊特勒產，黃黑，瘦長，臉孔狹狹的，眼珠很活潑，像胡桃肉一般的陷在眼眶裏面，鬍鬚是捲曲的。兩個人都穿着灰色衣服，顏色是太淡了一點，看上去不很相配。

「諸位，讓我介紹這大商家康泰里底父子的老闆。」大總統伸着手將新來的客人指給部長們看。

康泰里底父子恭敬地行着禮，在大總統的指示之下，他們坐定在圈椅上。

『康泰里底先生父子們願意代表伊特勒石油開採公司的股東。他們探悉歐品登勳爵有奪取這開採權歸於烏國公司之意，所以特來向我報告。我請他們從明天起直接去同我們的那位貴賓談話，據我看來，這種交涉既係歐品登勳爵所願意，那麼不會有什麼阻礙的。』

勃蘭台將軍聽到這里，充血地突然跳了起來。

『見鬼！』他喊道，一面拍着他的劍鞘：『我只是一個武夫，我完全不懂這些外交的把戲。這兩位先生怎樣能夠代表公司的股東呢？在我們國裏，不是連頂笨的傢伙和頂小的小崗，都已知那些石油礦是政府的產業麼？請你把事情講得明白點。』

阿脫金總統正要回答，但是被司法部長打斷了。這位部長總算懂得了這套巧妙的把戲，他負責安慰將軍道：

『請坐罷，將軍，你鎮靜點，老實說，你是個不懂事的孩子。』

然後，他對大總統說：

『我佩服你的料事之明和處事之慎，總統，我相信康泰里底先生父子——今天與兩位先生相見，我很覺榮幸——具有跟歐品登勳爵辦交涉的資格。但是請容我提出一個問題，這不是關於這家公司的資格問題，而是關於它的信用穩固與否及力量如何的問題。』

『我愈聽愈不明白了。這個見鬼的計劃！』勃蘭台男爵這樣喊着，忿然把自己身體重新投在圈椅裏。

『大總統是認識我們的，而且知道我們的行動方針的，不過這應該嚴守秘密』，大康泰里底嚴肅地說：『我們不願在這許多人的面前把詳情洩露出來。』

『百分之九十歸你們，其餘的作爲我們的佣金。諸位看看，照這樣子，你們並不算慷慨，我們倒顯得多麼遷就。』小康泰里底傲然接着說。

『我完全信任康泰里底先生父子，我並且代表其他各位向你們表示信任。我

想這樣對於你們已經夠了。』阿脫金總統說到這一句話的時候，露出不容人分辯的口氣：『不過，我還要問個明白，就是大家是否承認我有全權處理這事的必要，倘若由我全權處理，那麼將來必定無損於國家，而於我們自己有利的。我現在將這提案付表決。我向來主張雖然是一件私事，也是非用民主精神不可的！現在，反對的請舉手！……沒有人舉手；謝謝你們，諸位。』

這時，康泰里底父子站了起來。

『我們就此告退了，大總統閣下。我們要休息一會兒。現在這件事情必須用清明的頭腦鎮靜的神經去對付呢。』

大總統問他的同僚，是不是還有另外的問題要問康泰里底先生父子，他得到一個否定的答覆，於是，他對公司代表友誼地示意，他們就恭敬地行禮退出。

待到辦公室的門在那兩個人的身後重新關上時，勃蘭台男爵再也忍不住了：

『大總統閣下，我要死了，我氣悶極了，我發昏了，不知道說什麼話好，這

一切到底是什麼意思，看上帝面上，請你說個明白罷。你是從那裏找來這兩個伊特勒商界的代表的？他們的態度雖然非常恭敬，但我總覺得他們是卑鄙的騙子。」

大總統狡猾地微笑着，一面不斷地用一根管子吸取治咳嗽的石榴酒：

『我要說了，我佩服你的聰明，將軍，這真是我所意想不到的。的確，最廣義地說來，他們是兩個騙子。但是，你自己也會承認，目前我們所進行的這件事業，假如請了修道院裏的聖僧去幹，那纔可怪呢。你不要忘記，我們是叫他們去同歐品登勳爵搗亂的，——那位勳爵，纔是更下流的流氓呢，——我們正要靠他們出面去替我們辦事啊。』

部長們起來告辭了，阿脫金總統大笑着。

『明天晚上，諸位，請仍舊到這里來。我希望我們的代理人明天就有好消息帶來。』他送着客人出門，一面這樣說。

康泰里底父子通過幾條馬路，走向登雲飯店去。這飯店是共和國的上等人夜間尋樂之處。

馬路的兩旁和中間，人羣尙在騷動着，因為時候還不很遲。在人羣中間，國艦隊的水手和兵士們旁若無人地走着。他們和伊國人已經頗有交往，所以每一兵士的左右臂，都掛着一個女人一同行走。

先前勃蘭台男爵對歐品登勳爵所說的並不是謊話：共和國的女性的代表對於那些新客人，的確肯盡義務，我們還可以說她們很樂於盡這義務，她們的擁抱和接吻便是明證。她們這樣地表示着對於政府所委任的使命了解得十分清楚。

走到一條小路時，那個大康泰里底突然在一盞街燈下面止了步，小心地凝視着他那夥伴。

「喂，你爲什麼這樣一聲不響！我還道是你的舌頭上攔着一塊牛肉呢。自從

我們走下總統府的階道之後，你一直不曾開過口。」

他那夥伴微笑着說：

『但是你也一樣呢，你何嘗開過口。我想我們實在沒有話可說。』

大康泰里底用他的手杖敲着街燈的柱子，彷徨四顧地低聲說：

『聽着，科斯塔！……你不覺得我們是牽涉在一樁危險的事情裏面麼？』

小的一個聳聳肩膀說：

『爲什麼？』

『我同真正的大人物談論，這還是第一次呢，我的心不免有點跳動。』

小的一個噓了一聲說：

『你又發勁了，阿達那斯，你難道就這樣畏縮了麼？但是請你想想看，我們明天要去牢籠的那隻獸雁，比今天同我們談話的這些人還大得多呢。當這批肚子吃得飽飽的畜生自相吞噬自相殘害的時候，假如輕輕地放過了他們，那可說是

我們的該死的罪辜。要是他們來對我們自己的兄弟們來玩這種把戲呢，那我就唾他們的臉。但是現在，我們却可以把這批紅面孔的長頸鹿套在我們的袋子裏，他們曾經把錢丟在水裏給我們……當他們初到的時候……鬼迷住我了，這件事是應該揪在地上打屁股的！不過，現在的這件事可以把我們的一切罪惡贖清了。」

『你能相信麼？』

『我不是相信，我是斷定。只有一件，我還要想一個計策，務必把我們同大總統講定的那個百分比改過，我們要多得一點。這到了明天，我自自有辦法。現在且去大吃一頓罷。我要把你那正人君子們纔有的廉恥心浸在葡萄酒裏面，不管你向來不喜歡這個。你那裏知道這酒是有小孩子的面頰那麼的溫柔，但又像火一般的使你陶醉！他能把你的年紀減少二十年，老頭子，你實在應該喝葡萄酒，也好返老還童啊。』

他們又走過一條馬路，這纔到了電炬輝煌的登雲飯店的門口，就溜進去了。

* * * * *

海風已經帶着朝氣，海軍大將的船艙中却還射出乳白色的燈光到甲板上。兩個黑影並排走到上船口。衛兵認出一個是歐品登勳爵，另外一個身材較低，裹在一件大外套裏面的，衛兵却不認識。他於是裝着漠不關心的神氣，却努力要探看出這人是誰。後來，那兩個人停了步，於是衛兵分明地聽出歐品登勳爵說：

『再會罷，殿下！下次還肯光降麼？至於我，是極願意我們的關係發展下去的。請勿忘記，我是時時刻刻爲殿下盡忠的。我們王上聽了我的無線電的報告，命我對殿下表示他的絕對的合作的誠意。』

聽歐品登勳爵說話的那個人抬起頭來，於是，借着岸邊的路燈光，守船的衛兵看到了一個天真爛漫的臉孔，肌理很細嫩。

『我很感謝你，將軍！』一個口齒不清的聲音說：『你是很好的，在我的痛苦的流放生活中，你的這種理解，使我覺得加倍可貴。我不知道當如何謝你

纔好……』

將軍放低了聲音答覆着，那個衛兵竟忘記了所以然，不覺走近兩個講話的人的身邊去。

『殿下，我不要感謝，也不要報答。只要你在將來恢復了分所應得的地位的時候，記得我的交情，那我就十分榮幸了。』

『啊！將軍，像我這樣一個不幸的騎兵中尉，被凌辱，被放逐，已經沒有祖國的，對你能有什麼貢獻呢？……』

『勇敢些，殿下！萬事只待機會到，時勢自能造英雄。你不記得，一世之雄的拿破崙，當初也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中尉麼。』

『哦！你使我再生了！』那個被歐品登勳爵稱爲殿下的未知的人感動地說。

他又握了歐品登勳爵的手道：

『再會了……』

裏緊了外套，他跨下大船邊的梯級。

將軍回轉船室裏去了，衛兵却把目光跟住一隻六枝櫓的小船，很久很久，直到聽不見一點櫓聲纔罷。

* * * * *

上了岸之後，那未知的人賞了一個金圓給水手們，很快地走去了。

走了幾步，他忽而停住，欣然呼了一口氣。在海灣後面，殘月的尖角已經插入黑簇簇的山上面的天邊，這宛如一個手指，彷彿在惡意地威嚇，又彷彿在好意地警告。

這未知的人把他的闊邊的帽子和外套拉得更緊些。他的襯衫上的扣子，已經在晨曦之下發亮了。他對着月亮又望了一下。

「怎樣一個充滿了神秘的夜晚啊。好像在樹上成熟了的菓子似的。但是這月亮！……這個月亮的尖頭像煞仙人的小手指，他頑皮地對人說。「喂……喂……」

……我馬上就要帶你到神祕的荒唐的世界去了！……」

『我拜謝你，可愛的，我跟你動身到神怪故事中的世界裏去罷！……』

他對着月亮輕微地行了一個禮，就跑去離開碼頭，一邊說着：

『到登雲飯店去。』

說時，像小孩子一般的高興，摸摸藏在袋裏的一個銅盒子——那裏面滿塞着鈔票。

九 登雲飯店

登雲飯店的門口，平常只有三種人可以接近，一種是政府要人，一種是賭客，還有一種是妖冶的女人。

根據那些支配着伊特勒共和國的博大的民主精神的原則，這三類的消費者，

得以在登雲飯店的中古風味的穹形的天花板下，縱意交談。

在大廳中央的櫃台後面，矗立着一件怪樣的東西，好像是用氣球和椅褥疊成的堆，頂上放着一個大南瓜。

對於這個大南瓜，我們必須敬重，因為這就是登雲飯店的老闆，那個安東尼·巴斯忒老兒的尊頭。這老兒，是共和國的暗中的迭克推多。他的錢袋對了那些政府要人大大地張着口。他的勢力極大，我們可以說，伊國的政治，就是巴斯忒的政治。在他面前，各政黨就會聯合一致。大廳的支票和匯票，常從他的粗而短的手指中間經過，送給各派各黨的議員。因此，在國會提出一個有利於巴斯忒的法律草案，就沒有人敢舉手反對。

我們仔細看一看那個大南瓜，就會發現兩條細縫，縫中嵌着像煞黑橄欖的眼珠。矇矇矓矓的沒有神彩；但是這雙眼珠却看清一切，它能夠鑽通人家所穿的衣服的布層，鑽通錢袋的皮層，看穿人們的肌肉和骨頭。每個到登雲飯店來的要人

和共和國
議員的腦
子裏的頂
微細的思
想，都逃
不脫這雙
眼珠的檢
查。

這雙
螺絲釘樣
的眼珠，
觀察着人



在大廳中央的櫃台後面，矗立着一件怪樣的東西好像
是用氣球和椅褥疊成的堆，頂上放着一個大南瓜。

們的動搖的鼻子，觀察着靠攏在女人的粉頰上的男人的大下巴，觀察夜間的神祕的姻緣，估計在每個女人身上可收的稅率，如同計算每個國民的稅率一般。它們還能夠豫先看出那幾對人在酒精的刺激之下，到了早晨，一定要不聲不響地走進溫柔的小房間裏去。

這雙眼珠也知道望着那些放蕩的袒胸露乳的人們，欣賞她們的淫褻的肉體。有的說，它們還能夠看出緊身背心下面的劇烈的心的跳動。男人們手裏雖然捏着刀叉，却如同在摸着意中人的柔軟的身體，那副樣子，也都逃不出這雙眼珠。

這天晚上，在飯店中，竟來了這麼多的顧客，連老巴斯忒也覺得出於意外了。原來這幾天城中到處張貼了大字廣告，宣布跳舞大明星登台獻藝的消息，並且說明這是一個八月的天空『突如其來的明星』。因此，所有人們一走進飯店之後，立即把好奇的目光注定在舞台的幕上——那個預告中的尤物正在幕後預備着呢。

然而。那個在山背後翹着小手指的惡作劇的仙人，却用她的芳香的手掌，給共和國的摩登男女們，帶來了出乎意外的異事。在大廳中間，突然發生一陣吃驚的騷音。所有的眼光都移轉到舞台邊上一個富麗的花樓，這花樓在帝政時代，是作為皇上的御座的，至今還保存着御座的名稱。

這時候，一個男子，出現在『御座』的前排。但這本是無足驚異的，因為，無論那一個共和國的人民，只要他的錢袋飽滿，本來可以坐在亞索爾國王所坐過的座位上，參加德謨克拉西的娛樂而表示他的豪闊，而且，每天晚上可以如此。

然而，使老巴斯忒的賓客們大吃其驚的是，原來今晚的那個男子非他，却是麥克辛王子……他在鋪着的天鵝絨鑲金的欄干上靠着，左右陪着兩個常在登雲飯店的女客。他向大廳望了一眼之後，就以一種旁若無人的瀟灑的態度，坐在圈椅裏。

每一個伊國人，甚至尚未入學連自己的褲子都不會扣的小孩子，也知道麥克

辛王子是一個銅板都沒有的，他連弄到買一盒香煙的錢都不很容易。往常，他雖然每晚出現在登雲飯店裏，可是人們毫不爲意。安東尼·巴斯忒從前曾經在亞索爾國王（這個青年王子的親族）的消夏行宮裏做過御廚，和別的前朝的舊臣一樣，對於故主還留着一點忠忱，所以有時施給麥克辛王子一頓飯吃。

這個亞索爾王朝的最末的王子，因此常能自由地走進酒店。在餐室的一個角落，設着他的食桌，這食桌上，釘着一方銀片，這是王子從他們的一個香煙盒子上拆下來的，上面刻着縮寫的姓氏的圖案字和一頂王冠，這是他的過去的光榮的紀念品。

誰也想不到，這個可憐的王子，竟會坐到御座上來的。這本來和重建亞索爾王朝同樣是一個不能實現的夢想。因此，今晚上麥克辛王子這樣神氣地出現，就不免引起一片驚異之聲了。一雙雙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牢牢釘住他。安東尼·巴斯忒也在橫台後面皺着眉頭莫明其所以然。他萬萬預料不到這回事，讓這個王子

出風頭也許是於他有害的。多麼討厭啊，假使有一個共和國的關人把那個位子去佔住，把洋洋自得的亡國的王子趕走，表示比他更闊，那就好。

老巴斯忒從他自己的座位上擺動着身子，正要去求那王子離開那個位子以結束這場喜劇時，忽然發生了一件事情，竟把全場的局面都變過了。

一個患肺病的小女孩，平常靠花給登雲飯店的客人，得錢過日的，現在經過花樓的前面，遠遠地高捧着她的籃子。這時，那王子在萬目睽睽之下，做了一個手勢，叫那女孩子走近，俯身揀了幾朵薔薇，送給他左右的女伴們，然後從皮夾裏拿出十張一千佛郎的鈔票，塞在女孩的衣袋裏，提高了些聲音說：

『拿去，小孩子！把這錢交給你的媽媽，她生着病。這些錢夠你們許多時候用了。我知道，貧苦是很可怕的。』

女孩快樂得發昏了，把籃子都丟掉，花朵紛紛落在地上，兩手緊握着口袋，跑到大廳而去。於是王子重新坐下，漠然地微笑着。照這微笑看來，他好像是慣

於施捨，而且不願人家注意他這種小事的人。

但在這樣一種鬧綽的舉動之下，音樂完全停止了；酒杯和刀叉還留在人們的手裏，但是拿着它們的人，好像一霎時都僵化了；全場肅靜，沒有一點聲音。我們可以說，當這幾分鐘中間，這位亞索爾的最後的王子在觀衆中所造成的效果，恐怕比起大家所熱烈地期待着的那位明星的魔力來，也沒有遜色罷。

一隻椅子翻倒的大聲，把這靜默打破，民主黨中反對派的一個『領袖』，頭髮捲曲，鬚鬚直翹，身體魁梧的一個老人，在他的桌邊直立起來，搖着頭，毅然決然向着花樓走過去。

王子一看到這個樣子，心想躲到後排去，但是他右邊的一個小婦人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於是麥克辛仍然坐着，很不安地望着他的敵人。

那『領袖』走到王子的前面，伸着手，——他的手宛如史前時代戰爭中所用的石斧一般——然後，用一種深沈的聲調說：

「我的天賦的義務，乃是憎恨殿下，但是，無論何人，親眼看到你的這種偉大的善舉之後，就必須對你表示友誼了。」

麥克辛王子臉色蒼白地微笑了一下，隨即請那「領袖」上去和他同坐，一同喝酒，慶賀他們的新結的友誼。

接着有許多人起來跟這位「要人」作同樣的表示，不到一會兒，王子的座上的情形，竟使人想起共和國誕生時首次閣議的情形，因為，共和國的各黨的代表，現在都集合在上面乾杯了。

勃蘭台將軍剛剛來到，他並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也馬上趕到王子的座上，湊大家的熱鬧。當他自己的管絃樂隊奏出一首歌曲（這首歌曲裏面所講的是國王的事情）的首節時，所有的賓客都發狂似的應和起來。

這時在一張餐桌旁，有一個顧客對另一個說：

「你沒有注意到罷，阿達那斯！在今晚我們所吸的空氣裏面有一種香料和末

藥的氣味……這種末藥，是教王用以塗在戴王冠的人們的頭上的……嗯，嗯！事情要起變化了，你相信我的嗅覺罷。」

叫做阿達那斯的人，回頭望着王子的座上，眯了眼，觀察得很久。

『你以爲此刻坐在御座的那一頭兩隻腳的病羊，起了戴王冠的野心麼？』

『爲什麼不是呢？』

『不過……』

『你不是要說，他只是一塊嵌雞蛋的麵包，不會安排種種計策麼？請你不要說罷，自然有別人替他在活動的……你只要看他對那賣花女郎花了那麼多的錢，就可知道他是在用計了。你看到他給麗妲的錢是多少？』

『一萬！』阿達那斯說：『我提到這個數目的時候，彷彿覺得那後面的四個[0]一個個縮小到沒有樣子。』

『對的，正是這個數目。但是，你可曾看到，這個跛子，他在今天以前，不

是連一個銅板都沒有的麼？」

的確沒有的……但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表明着他找到一個銀行家了。而且據我看來，這不一定是馬路上的銀行，也有漂在水面上的銀行的呢……這就是說船上的銀行。……而且……」

「怎樣？外國的銀行麼？」

「對了，我的老哥，我對你預約，如果他做了國王，你和我就是閣員。我對於骯髒的海水和搗亂的事情已經覺得厭了，我要做成一個正人君子了，現在不是一個時機麼，我要變過樣子重新做個人了。」

「好的，那麼，我們去會會那個有聲的傀儡罷。」

科斯塔把香煙屁股丟棄在煙灰缸裏，接着揮散了在他面前騰繞的青色的煙

圈：

「不，這還太早。而且我的一種新的尊嚴，不許我同那些平民的代表同桌而

食。我們且等一個更好的時機到來。」

他站起來，向着門口走去，後面跟着他的夥計。在門檻上，他和三個璦國海軍將校擦肩而過。先頭的兩個倒沒有什麼，那第三個很引人注意，因為他長得真正美麗。因此，所有的女人的眼光都飛快地釘在他的面上，有人說，當那些眼光轉移之頃，彷彿有一種聲音，像是一個小手榴彈的爆發。

奧斯蓬男爵偕着他的陰鬱的沒有光彩的兩個同伴，坐在正對着花樓的食桌旁邊；在花樓上，大家正不亦樂乎地自由談笑着。

奧斯蓬並不注意那些出神的目的的掃射。也不注意花樓上的歡笑，他正為另一個問題而煩惱着，就是他找尋緝瑪，找了三天，還是毫無結果。男爵的心裏，並非真正感到痛苦，其實他的心思正着落在那位大總統的女公子的妖冶的眼睛和豐柔的背部上面呢，不過緝瑪的逃走老是迫着他想到悲劇方面去，這事破壞了他的熱情，傷害了他的自尊。

如醉如癡地，他喝了一杯酒，然而沒有嚐出這是冰凍的 Kummel 酒。他的眼光集中在桌布的圖案上，對於他周圍的一切，他都不聞不見。直到舞台上出現了一個穿着剛婆第人 (Combodgienne) 的衣服的舞女，在尖銳的笛聲下出神入化地跳舞起來的時候，他也毫不覺得。終於，他的一個同伴用力捏着他的手臂，告訴他道：

『弗萊第！她竟在舞台上呢！』

這位將軍這纔回轉頭，不快地望着台上。突然，他渾身震動，接着却氣也不出地有好幾秒鐘。

『妙極了，』他的同伴繼續說：『她竟來到這裡！……弗萊第，她是多麼有趣的一個女子啊，你這個小傢伙，竟讓她逃走。』

男爵驚異了一會，就站了起來，對舞台上伸着兩隻手臂。台上的音樂隊和台下的觀眾都為之一亂。安東尼·巴斯忒氣得面孔通紅，對這無禮的顧客責問道：

「你做什麼，先生，你爲什麼擾亂場面？」

「我要同姑娘說話，」弗萊第答道，一面指着臺上，接着，只兩跳，跳過了欄干。

那個舞女停住了，她的兩手交叉地按住她的氣得突出的肚皮。

「紺瑪，我找到了你，覺得很幸福。我勸你走下這舞台。」弗萊第跳過欄干的時候這樣說。

紺瑪站直了，她的態度變得更無情更兇惡，把充滿了殘酷的眼光看定他說：

「不許你走近！不要爬到這裏來！……我不願接近地看你。弗萊第，你是一個變節漢，一個無情的女性追逐者！你喜歡我，不過當我是一隻只有一個背部的無力的貓。我再對你說一遍：你不要爬到舞台上來，……否則，我要在大庭廣衆之前宣佈你的勤務兵是何等樣人……」

她的話來不及說完，因爲男爵已經懂得她要說出什麼而絕望地發狂了。但是

他要奪回紺瑪，在女人們的掌聲和笑聲中，他跳上舞台。紺瑪連忙後退，輕捷地一跳，跳過了橫在舞台和花樓間的空間，這時御座上面就有人伸出手臂把他接去，像煞迎接一隻空中的飛鳥。

老巴斯忒覺得事情已經糟糕了，他努力想走出他的櫃台外來，但是他的肚子却絕對不願管閒事。他氣急敗壞地，充血地叫道：

『諸位，諸位，我要去叫警察了。』

但是誰也不理他。

奧斯蓬男爵離了舞台，鎮靜地走近花樓，問道：

『誰是主人，誰是佔着這個座位的主人？』

王子的臉上戴了單片眼鏡，向他俯着身：

『我是這裏的主人呢！可敬的先生，』他輕蔑地說：『你要什麼？』

『你拐誘了我的女朋友！』男爵伸着拳頭喊道。

『我要請你注意，可敬的先生，在我們的國家裏，一個男子不能佔有一個女人，女人有自由選擇之權的。而且你的態度太不行，你太蠻橫了。』

男爵馬上在王子的鼻頭上重重的打了一拳，隨即跳上花樓的欄干。但是他也吃虧了：那個民主黨中反對派的『領袖』，站了起來，把他的腰部抱住，擲了出去。男爵從半空中跌落到大廳中間的一張桌上，把杯盤壓碎，叮叮噹噹地作響。

瑞國的軍官都跑來援助，在花樓旁邊，這纔開始了真正的隊伍戰了。

在紛擾中，人們忽然聽到那『要人』用低音(Bass)唱起歌來。他手裏攬着花樓上的一根裝飾的木柱，揮動自如，好像舞劍，口裏唱的是國歌。他那條木柱飛舞有光，每一下打在敵人的臉上，都留下一條血痕。——距這天晚上許多時候以後，據目擊當時的情形的人說，伊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從來不曾發揮到如此熱烈過。

勃蘭台將軍被一個人拖出花樓，他的靴上的刺馬距鈎住了窗簾的繩子，他就

脚朝上頭朝下的掛了起來，他拚命想把身子站直，但是做不到，只能力竭聲嘶地喊道：

『注意！……分作兩行！』

這時紺瑪拿一方小手帕，塞住了王子的被打得流血發腫的鼻子。她叫他出去；眼睛向着大廳的四面張望着。

『快一點，快一點，人家快要放火了。我們從這頭門裏逃出去罷。你去叫一輛車子來，我們一同到我家裏去，我不願意落在那個下流的孩子的手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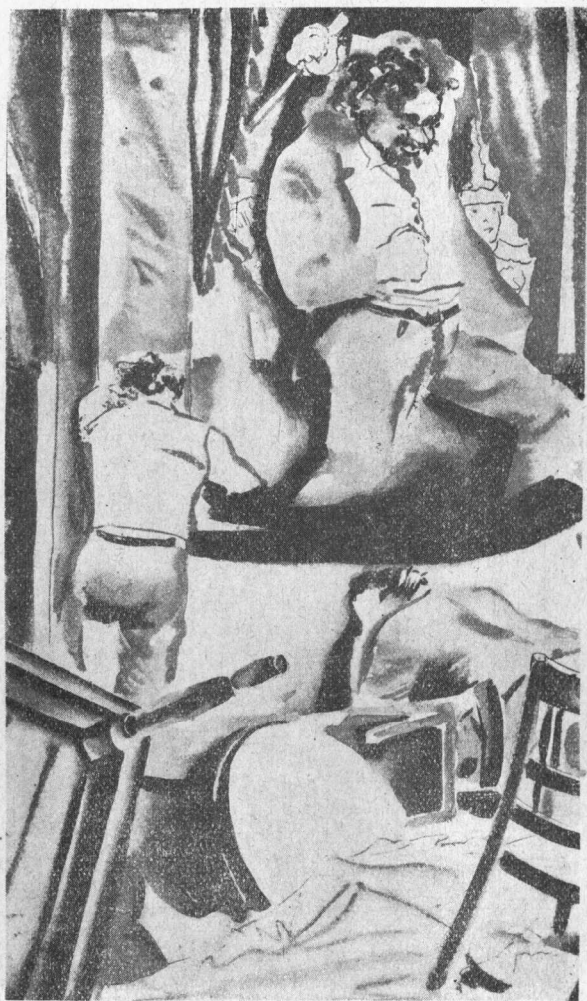
『但是，他們會在樓梯上打我呢！』王子發着抖說。

『快點，現在還不到束手待斃的時候呢……我們帶上面罩罷。』

紺瑪牽了王子的手，把他拖出花樓，經過走廊和沒有人走的扶梯，跑到已經浴在朝暎的紅光裏的廣場。在一隻黯澹的街燈下面，找到一輛馬車，紺瑪開了車門，推着王子進去，自己也跟着跳上。



根裝飾的木柱，揮動自如。



那要人手裏攪着花樓上的一

那頭食飽了的小馬，頗覺自在，不待吩咐，就拖着車飛速走動。

愛司蕾小姐看看她的頹然躺在車中的同伴，他捧着鼻子，似乎怕得要命。

『你是誰呀？』她問。

『我是王子麥克辛呢，』他憤憤地說。

紺瑪張大了眼，發出一陣大笑。

『不騙人麼？這真是太驚人了！我也可以說是王族出身的呢。我常有同那些高貴的殿下們交游的機會。往往在我還來不及捨棄頭一個時，我早已被另一個所佔有了。』

她住了口，靠近王子，含着一個狡滑的微笑：

『況且，你是救護我的恩人，你可以擁抱我。』

然而王子並不動手。

『怎麼？』紺瑪強請道：『你不願意麼？這不像個漂亮的男子了……』

「我是怕把你弄髒啊……你看這些血。」王子難以爲情地說，手帕依然掩着鼻子。

「這倒不要緊，來罷！這是武士的血啊。」

王子於是拿開了手帕，愛斯蕾小姐隨即感到兩片的嘴唇，柔軟得像嬰兒的嘴唇一般，小心地觸着她自己的口。

馬車停住了。車夫在車門口微笑。王子扶着紺瑪下車，把她送到門口之後，他對她鞠躬。

「你願意到我家中去洗個臉喝杯咖啡麼？」

王子的慘白的眼皮因詫異而跳動着，終於，他明白地表示道：

「不，我謝謝你。但是我不能，這不大好，你讓我回去罷。」

「你不願意麼？」愛斯蕾小姐滿臉通紅地說。

「我……我……你……，不……不……」

他突然轉過身，跑着逃走了。

紺瑪聳着肩跑上四層樓，她在三天之前，在這裏租了一個幽雅的房间。她脫下剛婆第人的服裝，套上一件輕柔的長背心，站到陽台上。她對了初昇的太陽眯眼，欠伸着躺在籐椅裏。

她想到王子的莫明其妙的逃走，覺得好笑。她彈彈指頭，沈思着，已經嬌慵地快要入睡了。

『真是想不懂……一個王族出身的男人竟會拒絕一個女人！這事太可怪了。這是一個笨伯，也許是不識趣的君子……也許是一個笨伯……』

一〇 從石油井所發生的事實

賣檸檬水的小販的響亮尖銳的叫聲在馬路上飄蕩着。他在剛剛洒過水的人行

道上走；踏着每一個小水潭時，他的裸着的腳上就濺滿了水。他的背上突出着發光的銅壺，銅壺周圍吊着幾個鈴子，還嵌着幾面五顏六色的小鏡子。

『檸檬水啊，甜的檸檬水啊……！』

馬路上，汽車的馬車的……各種車子的輪子轉動着發出聲音，散步的人們被籠在清新的晨光中。

拖着水果和蔬菜的車子的小驢，把它們的蹄得得地敲着路面，愉快地叫着。柔軟的海上，艦隊排列成半月形，一艘艘的好像鐵鑄的神像，被海灣的金黃色的兩臂環抱着。

歐品登勳爵對於這些自然界的悅樂，不聞不見。他只在他的房間裏面，從這一角，循着對角線來回地走。他的步子，像是一隻老虎在籠中所走的步子。

他的對面，一位客人正在談着，那位客人的話，使這個瑙國海軍的代表幾乎發狂。歐品登勳爵的充血的面頰，顏色和甜菜汁一般，他的眼中射着兇光。

『這真是聞所未聞的，這簡直無以名之。唉！他們竟用這樣毒辣的手段對付我。』他把眼光釘住他的兩位客人，粗暴地說出他的結論：『但是，誰能夠對我擔保，你們，你們是不騙我的呢？最好不要愚弄我！既然他們先前所說的都是謊話，誰都不講信用和法律，那麼，現在誰能擔保你們的誠實呢？』

翻譯員不慌不忙地把那兩個外國人的話對將軍複述了一次。

『請聽我說，親愛的先生。你看我的樣子像一個無賴漢麼，你看我也和政府裏面的演喜劇的江湖朋友一樣麼？我是不能夠說謊的，我們的商務公司的信用可以担保。況且你去問問碼頭上的脚夫也好，他們會告訴你，連政府的大人物也莫不信任，康泰里底父子是從無反悔的。爸爸，你說對不對？』

大康泰里底點點頭，口裏承認着。

『但是這到底是不可思議的，這到底是……』

『你是不是要說這到底不正當？對的，你的話不錯。每一個人應該有一種職

業，而不正當就是那些江湖朋友的職業，他們跟着勢力團團轉，好像木馬跟着木椿轉一樣。』

也許歐品登勳爵是被這幾句話所打動了。因為，他隨即用一種可怕的聲調，問他的客人，那些握有特權的要人，是否都可當作江湖朋友看。

小康泰里底異樣地冷笑着，滿臉輕蔑地答道：

『都是這樣的，沒有例外，他們還比不上一隻蝦腳呢。』

雖然藏着滿腹的陰謀，那答語却極其爽直。歐品登勳爵本已露出要送客的意思，使得那個客人侷促不安起來了，但他忽然想到：這個穿着灰色衣服目光尖銳含着譏刺的人，是代表着石油的呢。

石油的滑膩的波浪，苛烈的氣味，它的沸騰，它的爆音，——這一切構成一種動人的交響樂，使得狄克十九世的這位大使的耳朵和神經都愉快極了。那島國石油公司的五色的股票又像最好的梵啞鈴的弦線發着最弱音(Pianissimo)時候那

樣的顫動起來。

這種幻想上的視覺和聽覺使歐品登動爵十分興奮，他就高興地換轉話頭。

『好的，我信任你們，』他平心靜氣地說：『不過你們總要知道，我不是完全可欺騙的人。我承認如你們所說，伊國的政府只是一羣演喜劇的江湖朋友，他們是被一陣社會的颶風吹到伊特勒共和國岸旁而造成地位的要人。我承認他們是老奸巨滑，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不是刮着白港的地皮的。但是，他們將在歷史之前自白他們的虛偽，他們的戲弄上國天子及其使臣的惡意。他們將在歷史和我們的軍法之前自白這一切。

『我覺得差堪自慰的是，至少有一次，我能夠看到努力奮鬥着的共和國的民衆，尤其是勞動大眾，他們曾經非常坦白非常親切地歡迎我，這一回真使我感動。』

康泰里底父子兩人大家覺得很有趣，互相望了一下，大康泰里底隨即兩眼發

光地問歐品登勳爵，問他在什麼地方同伊國民衆和勞動階級相會。

『怎樣，什麼地方麼？那是在你們的石油開採場裏，兩位先生，我在那裏看到工人，他們正在慶祝……喂，你們怎樣了？』

這是難怪將軍覺得不可解的，因為這位狄克十九世的賭伴，看到目前的這種情景，的確還是生平第一次呢。

大康泰里底將身覆在小康泰里底的肩背上，小康泰里底將頭靠在大康泰里底的膝上，兩個人發瘋似的笑着，不可遏制的。

於是歐品登勳爵站了起來，威嚴地說：

『先生們，你們的態度太使我難堪了，這種態度，就是在最下等的社會裏，也是不適宜的。假使你們的同胞，在外國人家裏都作出這樣的醜態來，那麼，我老實告訴你，我倒歡喜那班被你們叫做騙子和投機家的態度呢。』

這一番嚴肅的話和這話所帶的聲調，使康泰里底父子回復到現實的感覺：

「請你原諒我們的失檢的態度，閣下，但是，我們是坦白而不會掩飾的人，我們對於可笑的事情就要笑，但絕對沒有侮辱閣下的意思。」

歐品登勳爵重新把他的高大的身子站了起來。他的制服上的金扣子和勳章灼灼有光，如同早晨太陽初昇時的樣子。

「誰也不能侮辱我，」他威風凜凜地說：「你們的政府快要得到教訓，知道侮辱瑤地利的大人物是要受罰的。我沒有把肉麻當有趣的脾氣。兩位先生，我勸你們對於我們剛才所談的問題勿再開口，我要把這個問題再考慮一番。」

「那麼你是想獨吞麼？」小康泰里底逼着問他。

雖然被這樣不客氣的話所唐突，但是歐品登勳爵還是忍耐着，答道：

「等我做出來的時候，你們就會看到的。至於目前，先生們，我要把這個問題的中心，事情的真相考慮一番，對於你們的提議也待研究一下。」

「有什麼可以研究呢？這是簡單明白的。你的錢換我們的貨色，錢要現付，

這就完了。我們的條件完全寫明在我們的信裏。』

大康泰里底深深地歎了一口氣，焦躁地望着天花板。

『我曾經同我財政的顧問仔細商談過，昨天晚上我又從無綫電話裏報告公司當局；他們的答覆剛纔到達，說你們的條件是可以接受的。』

『我們老實說罷，你若需要石油，你是買主，那麼你該付錢。假使你不要石油，你明白的說就是，因為每個國家，都有一種狡黠的陰謀家，他們等着機會，想獨享特權呢。我們是知道的。』

翻譯員把這樣硬直的一番答覆圓通地譯出之後，吃力得氣都喘不過來了。歐品登動爵覺得很詫異，不禁和氣地笑了出來。

『我很高興，看到貴國的青年工業家竟也能運用美國人的手段，敏捷地處理事務。既然這樣，那麼你們的條件是：全部開採區域，連機械和存油在內，一共六百萬。對不對？』

『正是。』

『你們要現付二百萬，其餘每年一期，分四期付清是不是？』

『對的。』

『就照這樣，我們兩相情願了，我們去簽合同罷。』接着歐品登動爵對翻譯員說：你跟我到辦公室來，合同須譯成兩種文字。

『至於你們兩位，請暫等幾分鐘。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第一批款子，你們歡喜島國公司的股票呢，還是喜歡我們的國民銀行的支票呢？』

大康泰里底看了小康泰里底一眼，那一個正撮着嘴巴似乎要噓出來，兩個人都不作聲，默然拿了帽子走向門口。

歐品登將軍屹立着不動。

『喂，見鬼，你們走到那里去？你們沒有懂得我的話麼？我請你們暫等幾分鐘，又問你們喜歡那一種交款的方式。』

小康泰里底轉身向着歐品登勳爵，把他的右手的食指敲着左手的手掌，這手掌像船一樣的回着。

『我們要的是錢，至於你的股票，那是你留着可以糊船艙的板壁的。』

『你們既然不要股票，那麼你們要你們本國的銀行的支票。』

『對不起，閣下。我國銀行的支票，是一文不值，只配丟到糞缸裏去的。我們所要的錢是真正的錢，用了它可以買東西的錢……』

『但是我不能把金貨付給你們，這是辦不到的。』

小康泰里底呵呵大笑道：

『我們不是強盜，我們並不要金貨，我們只要拿到鈔票，就滿足了，但是要印着你們的國王的側影的鈔票，不要我國政府的無用的鈔票。』

歐品登勳爵想了一想：

『這一點我恐怕不能使你們滿意。我們遠征隊的全部月餉，恐怕也只有這個

數目。倘若你們願意等候一個禮拜，那麼我可以派一艘水雷艇到公司的營業部去裝運鈔票。」

兩位康泰里重新向門口走去。

歐品登勳爵這回是勃然大怒地回身進門道：

『我不懂你們爲什麼如此執拗，先生們！一個禮拜之後付錢和今天付錢，有什麼不同，對你們有什麼妨害呢？』

『照着這種意見，人們還能辦什麼事呢？閣下，讓我告訴你，你是不懂辦事的事。一件事業的最要緊的原則，是敏捷。你如果今天不付錢，那麼就有別人會在明天付錢給我們。我們正被許多買主的要求所包圍着，我們之所以把優先權給你，不過因爲特別敬愛你，並且表示敵國人士的大公無私。』

大康泰里底這樣說着，感動地歎了一口氣，歐品登勳爵也表示被感動了。他的對這年青的共和國所懷的好感，正被說着了。在這時候，像天平的指針的低下

去一般，將軍心裏，覺得他是應該接受對方的條件的了。

『我被你們的同情我的話所說服了。只是不巧得很。我的兵士和軍官都正在捧着肚子等候銀錢到來，因為他們已經沒有錢買生活必需品了。』

『這也是空話！』康泰里底叫道：『只要我國的貴族太太們同你們的兵士要好，那麼她們的丈夫決不會拒絕借款接濟你的軍隊的。』

歐品登勳爵會意地笑了一笑，就跟着翻譯員出去。

大康泰里底趕快跑到門邊，把耳朵貼在鑰匙孔上。

『滾你的蛋！』他低聲說：『喂！喂！科斯塔，你相信，我們能夠捉着這條大魚麼？天哪，我到底不敢相信，我的膝頭在發抖，快要彎下去了。你說，你說，至少他是不是去叫警察的！』

科斯塔晒笑着，坐在圈椅裏：

『你以為他是去叫警察的麼？呵，老頭子，你真和他一樣的愚蠢。他是去找

錢的，事情很簡單。他已經決意了。他的腦膜已經中了石油的毒了，假使可以的話，他也會把石油吞到肚子裏去呢，和猶太人吞錢一樣。他將把錢捧給我們，如同一個旅館老板把烤雞捧給一個闊氣的客人。」

『我們還是快點出去罷，像這種大人物的生活我已經受夠了。』

科斯塔從他的笑着的眼縫中把眼光釘住阿達那斯。

『你只是覺得你的一身服裝不舒服罷了，你那硬領這麼高。還有，你的假鬚也太麻煩了。不過你要知道，我也是不耐煩地等着，且等時候一到，我們走到陰暗的小路上，就可以把這身假扮的服裝脫下。老實對你說，這三天來我們這樣假扮着到處走，確實弄得頭昏腦脹了。但是這還值得。不過，那百分之八十應該歸我們纔算公道，不當歸於那班收買我們的討厭東西。可是，我們用不到做什麼，一種創意和一種理想比實地去幹還更有價值呢。我倒很想知道那班「阿木林」將怎樣逃脫我的計畫。』

『最好是把錢早一點拿到手罷。我是要走到離開此地三里路的地方，纔會放心呢。』大康泰里底懊惱地說。

『再等一回兒。在臨走之前，我還要對他吹一套法螺哩！……噓……他已經來了。』

歐品登勳爵果然進來了，手裏拿着謄清了的合同，隨即放在桌上。

『請看一看明白，然後請簽字，兩位先生，』說着，遞過鋼筆去。

科斯塔裝模作樣地看了一遍，於是康泰里底父子動手簽字，大康泰里底的手畫出一種糊裏糊塗的象形文，結果却凝成了一大塊的墨水迹。

財務官拿進一隻旅行用的袋子，裏面裝滿了鈔票，在當事人前面又數了一次，然後交代清楚了。

當這場生意結束的時候，大家得飲酒言歡。歐品登將軍一示意，勤務兵就把銀盾的酒瓶中的清冽的克利柯的香檳酒倒入杯中。

歐品登勳爵舉起杯子：

『兩位先生，容我爲我們的事業的良好的結果而乾杯，同時恭祝貴國的復興和更新！』

『我乾這一杯，』小康泰里底答覆道：『我乾這一杯，乃是希望我們的祖國將來能夠得到一種適宜的政體。閣下，可敬的保護者，』他用一種悲壯的聲調接着說：『現在我可以對你開誠布公地說了，因爲你對於我們這個在外人統治之下呻吟着的國家，是很同情的。我們的民衆，被他們驅逐到荒瘠的山谷裏，一無所有，貧困不堪，對於那個由無賴漢、滑頭碼子和律師所組織的政府，非常痛恨。倘有援助民衆打倒那個畸形的政府的人，那是會被永遠祝福的！總而言之，我們的民衆是歡迎君主政體的。……』

歐品登將軍手裏捏着酒杯，聽着；眉頭略皺，嘴唇半開，他的臉上露出一種很大的興味。

『不過，有誰可以坐這個王位呢？在貴國，可有覬覦神器的人麼？』他裝做隨隨便便的樣子問，但是心裏充滿了不安。

『一個候補者！』康泰里底喊道『對了，閣下，這個人是有的，他被民衆所愛戴，被政府所虐待，而且……』

『那麼他是誰呢！』歐品登勳爵截住他的話問。

康泰里底俯了首，虔敬地說道：

『那是麥克辛王子。』

恍如夏天的夜裏閃出一道電光，一個十分欣慰的微笑，從歐品登勳爵的肌肉中射了出來，使他的面部變得很鬆爽了。伊國民衆的希望竟和他的最祕密的計劃不謀而合，這真是意想不到的。於是他把酒杯放在桌上：

『兩位先生，此刻，我不得不同你們分離了，這是很遺憾的，但是我要把我們這第一次會面的情形永遠記着。再會罷，你們可以對那班派你們到我這裏來的

人說明；他們呻吟於壓迫之下的時間不至於久延了。他們可以準備奔向他們的國王的旗幟下面去了！」

接着，歐品登勳爵用力和告辭而出的康泰里底父子握手。他們背着鈔票，覺得很重，幸而在門口，有一輛雙輪馬車等着他們。

* * * * *

在一條被樹蔭所遮的馬路上，乘客之一叫馬車停止：

「你可以直接回去了，彼得利，我們不再需要你了。但是，當我們還沒有把計劃通知你的時候，你切不可到城裏來。現在，你把這個東西拿去，你可以造一所新房子，再買許多禮物給你的老婆和小孩子。」

那馬夫吃了一驚，隨即接了鈔票，在馬上打了一鞭，飛速地去了。

於是，這兩個朋友抄着就近的一條小徑，離開馬路，爬到一座山上。山路很曲折，各自背着東西的兩個人，都一聲不響。後來是阿達那斯打破了沉默問道：

「鬼附在你身上，科斯塔，你從什麼地方找來這許多動人的話呢？當你胡言亂道地說到王子的時候，我真莫明其妙了，我明明知道你的話從頭至尾是撒謊啊。現在你可不可以對我說明，你對那個「阿木林」玩的是什麼把戲，你要把他作弄到怎樣？」

小的一個止了步，坐在一株樹幹上，惱怒地扯下他的假鬍子，把它丟在草上，口裏把所有的罵人的話都說了出來。

「你看，」他說：「我做過賊骨頭，做過流氓，做過浴室的茶房，演過傀儡戲，我做過春宮畫的模特兒，我唱過蓮花落，有一時期，我也漫遊世界，做過圖書館員、馬夫、妓院的烏龜、詩人、店員、弄手，但是我從來不會做過大臣。」

「唔，唔，是的。」大的一個說。

接着，他們又沈默了。

「當那個瑙地利的王八蛋發覺他化了兩百萬元只買到一個氣泡的時候，他那

副尷尬的面孔纔難得看到的哩！可惜我們不能去看看這一場好看的情景，只好讓阿脫金獨個兒欣賞了。喔，阿脫金正等着我們呢，現在我們應該趕快去了。眼睜睜看着我們用額上的汗換來的錢完全送給他，這實在叫我心痛，但是我只消一句話。」

一一 氣壓表低下去了

正是那迷人的辰光，天空撤去了夜的黑袍，朝霞開始裸露出雙肩，我們且來看看『禁闥』的情形罷——這是阿脫金總統的寢室。

雖說天色已明，阿脫金總統可是尚未就寢，這是有那從凌亂的被褥間飄出來的紙煙的煙霧可以證明的。他和蘇菲都沈浸在煙霧裏面。蘇菲坐在牀沿，穿着一件纖屑畢露的透明的襯衣，她的裸露的兩足伸出牀前所鋪的熊皮毯上。

大總統左手拿着雪茄煙，右手在他的寵姬的肥胖柔軟的背上從容地撫摩。

突然，一下敲門的聲音嚇得蘇菲跳了起來。

『老天菩薩………不要讓她進來罷。一定是阿脫金太太來了！』

『我不相信，』大總統說着，套上他的拖鞋。

『什麼聲音？誰在敲門？』他帶着怒氣問，一面儼然地披上



蘇菲坐在牀沿，穿着一件纖屑畢露的透明的襯衣。

寢衣，把門扭開了。

原來是他的聽差，興奮地，用着大聲，斷斷續續地回答道：

『大總統，那位大人，歐品登將軍，來找你。』

大總統轉身向着蘇菲，臉上露出又吃驚又擔憂的神色。

『歐品登將軍！在早晨四點鐘！你說他是爲了什麼呢？我的小寶貝？你看做一個國家元首，是多麼不自由啊，老是要爲一切人的事情而受麻煩。但是，我不願意老是如此。腓力普，你去對將軍說，我睡得正濃，請他等一會兒再來。』

『大總統，』聽差聲音顫抖地說：『我……說不來……將軍命我說……不……我不敢說……』

『那麼你快說，老傢伙！』大總統喊道。

『他命我這樣說！』把我的話一字不易的傳達給大總統：倘若過了五分鐘他還不起來見我的話，那麼我就要派兵把他從床上倒拖出來。』

『多麼厚臉！多麼野蠻！你快下命令把他趕出去罷。』蘇菲這樣喊着。

『我的小姑娘，這些事你是一點不懂的。』大總統微笑着說，然而他的嘴唇顫抖，牙齒互擊着：『我很知道我那朋友的脾氣和他的愛開玩笑的態度，他的確粗鹵了一點，但是對於一個三次投身戰場救護祖國的人，我們能夠叫他斯斯文文麼？腓力普，對大人去說，我馬上來了。』

大總統急急忙忙梳洗起來，好像一個模範的兵士聽到警報那樣。剛剛滿五分鐘的時候，他趕緊出去，同時神經質地把橙黃色的大綬套在頭上。

歐品登動爵好好的躺在大圈椅裏，雖然看見大總統到來，可是他連頭也不抬一抬。直到看見阿脫金先生伸手給他的時候，他把那隻手推開，口裏嚷出一番出其不意的話來。

『真是見鬼！你爲什麼拖延得這麼久？你以爲天生我這個人到世上來，是專門爲了等候你的麼？先生！』

『對不起，閣下，』大總統擺出莊嚴的態度打斷他的話：『你要知道你對着說話的人是一個代表那……』

『住口，我是對着代表別的無賴漢們的一個無賴漢說話。』

阿脫金先生一聲不響地，跌倒在最近的一隻圈椅上。額上冷汗涔涔，嘴唇發白。

歐品登勳爵忽然發出一陣譏刺的大笑。

『你似乎覺得不稱心罷？你感到苦痛罷？這是合該如此，你運用你的騙人的陰謀，理合得此報應。』

『你的意思我一點也不懂呢，閣下！』大總統喃喃地說。

『啊，真的！你不懂麼？……那麼，你應該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實招出來，你休想再用花言巧語欺騙我了，你們共和國的上等階級——那些類乎北方的優秀民族的人們，到底是怎樣的，或者，你帶幾個自稱為真正的島民的人給我看看。你

應該知道你所做的是什麼事！你要知道，你若欺騙我，就無異於戲弄那位你們的國家賴以存在的陛下呢！」

大總統拭着額上的汗，長歎了一聲，他的心鎮定下來。事情還沒有弄僵呢，既然不是爲了石油井的問題，那麼得罪的不過是些小地方罷了，阿脫金先生於是決定轉取攻勢：

『這個，閣下，你根據了一些無稽之談和讒言，居然對我作出這種態度，這實在是對於一個獨立國家的嚴重的失禮和最不堪的侮辱……』

『對於一個獨立國家！』歐品登勳爵截住他的話：『我能夠收買你的這國家，連身子都不用動一動，我能夠買了它又轉賣給人家，好像一座跑冰場或一所馬房。它可以歸我所有，和你們的石油井歸我所有同樣的容易，雖然你自己也是覬覦着的。』

阿脫金總統的眼中忽然發出高興的火花來，他知道報復的時機到了，他鎮靜

地，不露聲色地問：

「閣下，你所說的話的意思，我到底懂不來。你說你已經得到石油井的所有權了。你是向誰購買來的啊？」

「雖然，你老是不肯告訴我，可是我自己找着了石油井的業主了，昨天，我已和「康泰里底父子」簽了合同，而且我已付了第一批款子，從此以後，無論誰的異議都無效了。」

大總統這纔知道，立在他前面的這位自以爲了不起的金剛，其實不過是泥土塑成的腿支持着的，同時他知道這是開始最後的打擊的時候了。

於是他舉起手臂，十分鄭重地說：『這真是不知從何說起了，在白港，不，在伊特勒共和國內，從來不曾有過什麼「康泰里底父子」的商業機關，現在也沒有，石油的生產權，不經國會的批准，是不能讓與個人所有的，因爲這是共和國的產業，而共和國是不願將這出賣的。』

在這一番話之後，我們聽見一隻黃蜂在玻璃窗上撞着作響，但是突然，像一顆胡桃被鐵錘敲得碎裂似的，歐品登勳爵的喊聲打破了這靜默。

『怎麼？』這喊聲響如巨雷，只在將軍征討達拿克爾時，曾以這樣的喊聲，使那赤道國的一萬五千兵士戰慄過，『你說什麼？』

然而阿脫金總統仍然聲色不變，他現在知道自己是佔着上風了，他又知道歐品登將軍縱然怒喊也無濟於事了。

『我是說，』他鎮靜地說道：『你不能得到石油井，閣下，那是沒有賣掉的，因為，那是不能出賣的。』

歐品登勳爵朝着大總統移近一步，突出嘴唇露着牙齒，那口腔宛如一個被密集的炮彈所炸成的洞。

『你弄錯了開玩笑的時間了，總統先生。現在應該把這滑稽劇結束了，我對你說，我是用了這隻手，簽定合同而且把現金付給石油井的業主的。』

大總統微微地笑了一笑。歐品登動了錢，這錢且曾經過他的手，現在還放在他的辦公室的抽屜裏，這件事，有誰比他知道得更清楚呢？唉！歐品登動了錢，還要極口承認付了現錢，這真是悖時了！

阿脫金先生用了平時撫摩蘇菲的背部的姿勢，撫着他的大綬，發出一聲表示惋惜的長歎。

『我覺得可惜極了，像你這樣貴國王上的一個全權特使和私人密友，負着重任到敵國來，却那樣喜歡瞞着敵國政府行事。假如你直接同我交涉，那就不至鬧出這種不幸的錯誤來了。據我想來，不，我敢斷定，閣下是着了手段高妙的翻戲黨的道兒了。……』

『你說什麼？』歐品登動了錢，勃然喊道：『翻戲黨！……』

『對了，總之是沒有信用的人罷了。現在我敢對你擔保我們可以用種種方法即刻緝獲那些匪徒，加以嚴懲。共和政府并願處以死刑。』

然而，歐品登勳爵並不重視共和國方面所同意的這種効勞，他突然拿起他的軍帽手套：

『聽着，你且聽着，』他說：『我不相信你們這個可惡的國家裏面有一個人不是壞蛋。倘若要懲辦那些壞蛋，那麼應該從你自己開始，總統先生！死刑不死刑，不關我的事，我只要我的現錢能夠追還。我把這責任交給你……』

『這是做不到的，閣下！那些流氓即使能夠捉到，但是那錢也許……』

『錢會落到你的關員們的手裏去？這一點我倒是相信的。但是就因為這樣，我纔氣昏呢！明天十點鐘，你得照着下列的哀的美敦書，給我一個切實的答覆：「貴共和國應承認那張出賣石油井的合同，而將你所證明的不知姓名者的犯罪責任由貴共和國負之，否則，由你們的國庫，將我所付給康泰里底父子的錢，全部償還。」』

阿脫金先生臉色發青了，事情竟陷入另一種糾紛，在他眼中，這個兩腿用泥

土塑成的金剛，竟又強硬起來了，同時，歐品登勳爵出其不意地站了起來。大總統於是把手按在他胸前，說道：

『但是，這必須經過國會的議決，可是我們的國會，閣下啊，現在正當休會期間呢。召集起來，至少要兩個禮拜之久……』

『爲尊重憲政精神起見——瑞國的憲法是世上最好的，——我也不來當民衆面前破壞你們的憲法，我給你五天的期限。在五天之內，你們這個懶蟲的國會一準要開會，到期我親自來討回信。』

大總統却還要將這樣一個小問題問歐品登勳爵：

『要是國會拒絕了你的要求呢，閣下？』

歐品登尖了喉嚨，一字一字地，目光釘住了大總統，答道。

『那麼，我就得採取最有効的辦法。再會！』

阿脫金先生不由自主地跟着客人走去，但在還沒有走到門口的時候，歐品登

勳爵停住了：

『啊！』他說，『還有一件要緊的事。你通知你們的那名將，勃蘭台男爵，你說我要參觀他的軍隊在前線的情形。明白了這邊的事情之後，我又知道那方面的情形，我要知道他用了我國皇上的錢，怎樣地在建設你們的國防，你們的防禦工程建築到如何程度了。今天是星期三，等到星期六，勃蘭台將軍跟我一同去視察前線，下星期一，我來問你要答覆，我已經知道那答覆一定是很合理的。』說畢，歐品登勳爵大聲地帶上門。

大總統跑到辦公室桌前，倒了一杯水，吞下兩粒安神丸，就拿起電話的聽筒，報了一個號碼！

「你是，勃蘭台麼？……是麼？……他到我這裏來過……了，……他，不錯的……他！……他要還錢，否則就要我們承認合同……是的……他非常氣惱，但是還顧着體面，我竭力把他穩住了……你要當心，現在！他發下命令，說在星

期六，他要到前線檢閱你的軍隊，國防建設和防禦工程……怎麼？……你怎樣了……你爲什麼不答話？……你不爽快了麼？……你可以照我的樣，吃點 Valeriane（即安神劑）。』

一二 舞台藝術

這篇小說，開頭便從瑙地利國的軍事外交遠征隊談起，可是後來只約略說了伊國的北境，正被戰爭的風雲所襲擊着，在那里，亞索爾聯邦的軍隊，僭奪着權利，動搖世界的基礎，并且掃蕩着民主政體和自由。此外對於戰爭本身，却一個



你可以照我的樣，吃點 Valeriane。

字也不提他，這是使讀者頗覺奇怪的罷。

然而，我們之所以迴避那種人類發狂時的可怕的場面，乃是故意的，對於那種叫做「戰爭」的嚇人的慘狀，我們實在不高興去看它，這裏面有兩層道理。第一，是因為我們對於戰爭覺得恐怖，第二，我們不願意在這本小說的紙張上塗上血迹，這本小說是專門爲了表現伊特勒共和國的正直的百姓的生活的悅樂而寫的，他們，在聰明而人道的政府之下欣欣向榮，應該是十分快樂的啊。

不過，隆隆的炮聲，在這篇小說的結構上，到底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種東西，猶之最好的管弦樂隊裏，也少不了那種大鼓的聲音。

白港的居民之中，靠近那所用花崗石和大理石造成的總司令部的華麗建築的，現在是大爲不安了，因為他們看到，這三天來，那位伊國海陸軍總司令的公署的窗裏面，輝煌的電燈光每夜總是亮到天明。

那罩在總司令辦公室的電燈上的暗紅色的燈罩，儘夠引起全體人民的驚異和

不安了，在他們看來，這燈光無異於彗星的出現，是災禍將至的預兆；原來自從共和國誕生至今，從沒有一個人曾經看見總司令辦過公的，日夜都一樣。

但這回，却讓大家望見了燈光，至少，在那辦公室裏，勃蘭台男爵是同他的參謀長談着話了。自從星期三早晨歐品登勳爵提出了哀的美敦書後，他一逕躲在那掛着綢幔的厚厚的牆壁裏面，不越雷池一步。

歐品登勳爵表示了要檢閱共和國國防建設的意思後，使陸軍部頓時陷於一種無計可施的窘境裏，原來在共和國，實際上是並沒有前線，也沒有國防建設的。

原來亞索爾亂黨，正在亞洲前線，對着東方帝國的久經訓練的勁旅作殊死戰，對於伊特勒這一塊小地方，雖然近在咫尺，却無暇兼顧，他們只在濱海的介乎伊國和帝國之間的一帶小山上，佈了一些哨兵線。

況且，從最近五個月以來，邊境上槍聲靜寂，雙方哨兵互通着安謐的消息，交換着商品。

至於那批從瑞國政府借來，作建築三道水門汀防禦工程之用的款子，却早已落到了國防部的要人們的腰包，而且馬上又落到安東尼·巴斯忒的錢袋中去了，巴斯忒用這些錢，把他的夜酒店「登雲飯店」布置得更富麗，營業大為發展。

負着共和國國防之責的兩位軍事領袖，祕密商談，至六個鐘頭之久，從這時起，勃蘭台將軍的辦公室裏的電燈光，便亮着不熄了。

從第一晚起，有六十艘十分沈重的運輸船把貨物運到碼頭上；六百多個從事於美術的市民，被警察或從床上拉起，或在路上捉住，送到不知什麼地方去。最後，有六千工人，也被流放到同一未知的地方去。

到了第二天，首都每家商店裏存積着的紙張、厚紙、墨水、顏料、麻布、統統出清了：被徵發光了。店員們對着吃驚的顧客報告着。『貨物都給國防部最高委員會下令徵發去了。』

於是在首都就發生了一種恐慌，有錢的大家把那些在瑞國艦隊登陸的那晚失

竊後贖下的貴重物品，從箱子裏拿了出來。那個平日只有水手和瑙國兵士走路的碼頭，如今變成一個熱鬧的拍賣場了。

待到官方的告示一出現，這纔把恐慌平靜下來，告示上說：本星期六，瑙國遠征隊司令擬借共和國軍事長官巡閱前線，以便決策追擊那批已經潰散的敵人。

但是，這個告示到底發表得太遲了。白港城中上流階級的最後的一批處女，因為擔心自己的性命，又知道唯有變做母性的一法，足以救出她們，所以紛紛委身於瑙國的水手，以便在撤兵的時候，她們可以趕先在船上佔得位置。至於那些年老或外表醜陋的女人，那只好絕望地出賣所有的首飾，準備換得甲板角落的一塊小地方。

到了星期六，這一天，當那把歐品登勳爵載往前線的列車出發的時候，無數的人衆，希望着共和國不要發生什麼危險，希望着他們的這位貴賓是到前線去而不是到相反的方向去，大家麤集到車站上，要看個明白。火車一開動，羣衆就發

出熱烈的歡呼，拋擲如雨的花朵，慶祝這個伊特勒國的保護者。

在次日的紅色的晨光中，列車到了一個靠近火線的最後的車站，就停止了，有一輛汽車等候着，預備他們繼續前進，因為據首都打來的一個祕密的急電說，往前面數里的鐵路，已經被一團工兵炸毀了。歐品登勳爵看了前面的毀壞的土地，鐵軌向天豎着的火車路，就感到剛纔發生過大戰。

汽車在路上狂奔。兩旁排列着被棄的貨車，破碎的大炮零件，發光的鋼片；泥土的黑影，到處佈滿着，地上還有鍋樣的大窟洞……

汽車發瘋似地狂奔，經過一個草木茂盛的山谷，後來，它突然馳到一個山岡。站在這岡上，眼界豁然，可以望見十里內的景象。

岡上，一批軍部的官員先已在着。其中的一個，趕快跑過來打開汽車的車門，攙扶歐品登勳爵下車。勳爵聽着師長的報告，把眼光注定在北方。眼前的情景，使得這個久歷疆場的老戰士的鼻子也發酸了。

在近海那邊的沙堤上，橫亘着三層城壁，每隔數丈，矗立着齒形的瞭望塔，這使人覺得有萬夫莫當之勢。再前面一點，那些錯綜的鐵絲網和障礙物，好像勃拉旁(Brabant)地方出產的花邊的樣子。

一個個的堡壘，踰在太陽光底下，宛如許多猛獸，預備搏擊敵人，這使得歐品登勳爵十分滿意。機關鎗的狂鳴，手榴彈的怒吼。海軍用的大砲的轟炸，混成一片戰爭的交響樂，震耳欲聳。好像撒但自己也參加在裏面施威，在地平線上，升起一片暗紅色的煙霧，是火光的爆發。

歐品登勳爵觀察良久，從他的眼鏡中望出去，動亂的情形繼續不止，他的臉上不禁浮出一個微笑，這微笑，猶如一個頑童從天花板縫中窺見一個女人在洗澡時所發的微笑一樣。他很高興，不，他是又驚又喜了。

『我實在不知道你們的戰爭已經達到這個程度了。這真像凡爾登戰役啊！』
『對不起，閣下，單是這樣，難道就可以叫做戰爭麼？這只是砲兵的小小的』

接觸罷了。這是每天如此的。」勃蘭台男爵以從來未有的謙遜的態度回答着。

歐品登動爵對着廣大的草木無存的沙場又看了一會兒，沙場上時時噴起一陣火光，或烟，或金屬碎片。他的戰士之心（因為，歐品登動爵縱有種種壞處，然而他到底是個真正的勇敢的戰士啊！）忽然強烈地跳着，他很想加入眼前的戰鬥了。

『我們到最近的一個堡壘去罷，我想親自去勞軍。他們打仗打得很好。叫他們做真正的兵士，實在比假充軍官好得多呢！』

這回，勃蘭台男爵和他的軍部人員統統失色了。

『不可以，閣下，我不敢負這個責任。共和國將閣下的生命交託給我，要我在戰場上守護你，我不應該讓你去冒險。』

『冒險？據你想來，難道打仗是跟踢足球一般的沒有危險的麼？你也應該常常去冒險，你，走罷！』

於是，歐品登勳爵毅然決然地離開了那個作壁上觀的小丘，走向那羊腸路口。

勃蘭台男爵無可奈何地跟着他，十分感動地說：

『閣下，我求求你！我們的這個地方，完全在戰壕的正面，敵人的砲彈會把我們當做目標的呢。』

『正應該這樣啊！』歐品登勳爵沈着鎮靜地說。

勃蘭台男爵向天伸着手，退後若干步，招呼他的師長，絕望地低聲說：

『不可以！……無論如何，不能讓他走近堡壘。你知道那是不得了的了。他已經發瘋……但是我，我已經失魂落魄了。趕快打電話通知那個砲彈司令，叫他在我們走的路上發射一幅砲彈幕。趕快，不要遲了一秒鐘。現在要認真來一下。』

師長連忙跑到原來的小丘上，從電話生手中奪下電話機。勃蘭台男爵追上歐品登勳爵，仍在狹隘的小路上一同行走，正走到轉灣要到砲台前面的地方，猛地

發生一陣轟擊。事態變得頗為驚人，前面的小路被砲彈衝毀了。

一陣白色的濃烟掩蔽了一切，勃蘭台男爵仰天倒在地上，口裏急忙喊着共和國保護神華梭諾比和吉利斯多福的尊號。

待到一陣風把那些煙霧趕散後，勃蘭台男爵看見歐品登勳爵立着，背靠在斜坡上，用手巾在拭左手上的血。

勃蘭台男爵害怕得發抖，小心地走過去，摸着勳爵的肩頭說：

「閣……閣……閣下，你……你受……受……傷……了麼……快過來，軍醫們！……救護隊！……」

「用不到那般蠢貨！」歐品登勳爵怒吼着截斷男爵的話：「只是手指上有一點擦傷罷了。但是，你的話是不錯的，那班亂黨射擊得實在不錯。」

似乎是證明他的話，一陣爆炸，又從地上起來，好像水珠的噴射似的。

歐品登勳爵罵了一陣，回頭走到小丘上，在那上面，他用手巾包好了手上的



勃蘭台男爵仰天倒在坡上，歐品登勳爵，靠坐在斜坡上，用手巾拭左手上的血。

傷，對着軍部的人員說：

『我很滿意，諸位，我滿意極了。你們這個國家，雖然從頭至尾是腐化的。人造的，但是，畢竟有一件事還算認真，就是打仗！我在我的友軍中看到如此忠勇的戰士，愉快極了。我感謝諸位，我馬上要把這事報告敵國皇上，我請他將敵國最榮譽的獎章褒獎你們，就是那黑象章。』

師長對着這位共和國的英勇的朋友表示熱烈的謝忱，歐品登勳爵還了禮，就微笑着同勃蘭台男爵登上汽車。

一三 偉大的政治

在給白港的快樂的馬路作點綴品的酒店食堂裏，在騷擾着高興的羊羣似的馬路上，從山脚起直到泛着白色的波浪的淺灘邊，種種異乎尋常的怪事情開始發生

了。

當那些寫着『快樂的岸』或『海賊的天』的招牌名號的門燈，剛剛燃着的時候，那地下酒店的大門就旋動着，有兩個驀生的人走下那家酒店的老舊石階，酒店裏邊散出香烟和火酒的刺鼻的氣味。

這兩個怪客一進來，地下酒店的顧客們的神情稍呈不安之狀。這些顧客大都是失業的私販、退職的水手、偷獵者、小偷，總而言之，是有照片掛在火車站上或姓名留在偵探的名冊中的盜匪一流的人物。這類人物大抵躲藏在此地，因為在這個碼頭上，共和國的警察是不大高興露面的。但是他們看了兩個形跡可疑的人出現，也不會覺得高興，於是用大聲的吆喝，又把玻璃杯在桌上敲着示意，人們甚至聽到衣袋中的刀子碰動的聲音。

那兩個新客的態度，也實在可以說有點神祕。前面的一個，裹在一件黑色的 *Almaviva* 的外套裏，連鼻子都遮住了，頭上的帽子的闊邊，翻了下來，直把眼

睛掩住；那第二個肩膀很闊，拳頭頗大，他的形狀，和吆喝把別各種聲音鎮壓住了，每一個人都用一種近乎恭敬的小心觀察他。

兩個新客在一張空桌旁邊坐下，叫了許多菜和高價的酒，這樣一來，引得邊旁的蠢漢們都妒羨起來了。

漸漸的，每張桌上的談話聲又起來了，人們只聽見訴苦、歎氣、罵人的聲音，對於這個『倒霉的時代』，誰都覺得不平，因為窮人們已不能夠稱心地喝酒吃飯了。

於是那個大力士挺着整個身子，把鐵錘似的拳頭敲着桌子，叫大家靜下來。許多不安的眼光集中在這個巨人的嘴唇上；從他的嘴裏，發出打鼓一般的聲音，說道：

『喂，看這裏，你們這些混蛋！你們在一杯葡萄酒前面噤哩咕嚕，你們想不到明天就沒有東西灌肚子了呢。你們見了鬼了。你們太蠢了，……爲什麼？……』

……因爲你們支持着一個腐敗的政府，這個政府，是絕不想到窮人們的苦處的。現在的政府領袖，你們知道是什麼人麼？他們是只知道抽你們的筋，剝你們的皮，使自己致富的光棍。他們現在儘力把錢搜刮在身邊，預備將來滾蛋的時候帶起走。你們讓他們擺布，將來你們自己只好啃磚頭了。

『本來，照宗室的特權說來，只有一個人，纔配居政府的高位，只有他，用不到人們把名字寫在廢紙上投入票匭內，便能正直地受民衆的愛戴。朋友們，你們要記得！當已故的「流涎皇帝」密開來在朝時，連最下等的乞丐，也能憑每天工作所得的錢，買到一瓶好酒喝。但是現在呢？你們流了一個禮拜的汗血，只能得到一籃一錢不值的山薯，即使換錢，也只夠買半盃酒吃罷了。至於那些愛在夜裏幹生活的人們，現在已找不到人家，因爲每份人家都已經被政府的強盜行爲弄得破產了。』

一陣一致地表示悔恨的吼聲在酒店裏響了起來，但剛才演說的那個人重新敲

「喂，看這裏，你們這些混蛋……」



着桌子，捏緊了拳頭，說：

『親愛的，親愛的朋友們，可敬的同胞，你們跟我完全一致。在你們的被生活的暴風所吹乾了的眼中，我看見流出憂苦的眼淚來了，你們是想起了過去。但是，你們聽着，事情還不會使你們絕望。現在有一個人，他預備替你們管理造酒廠，使你們的喉嚨不會乾燥，他要爲你們盡力到死，像先帝密開來一般，從今天起，你們每個人都可以每天喝兩瓶酒，慶祝他的健康，你們看着。』

這個幕生的人把一大疊的鈔票交給酒店主人，說道：

『老闆！拿酒來！讓這班窮朋友受用！有位愛民如子的人請大家喝一個痛快。』

在興高彩烈的嘈雜聲中，有人喊道：

『那麼這個好人是誰啊？』

『讓我們看看這個愛拉亭罷！』

『請他給我們看看罷！』

於是，那個演說家把那柔弱的同伴推到前面：

『你們看，朋友們！仔細看罷！這位是麥克辛王子，是先帝密開來的姪子。』

外套鬆開，他的肩頭露了出來，帽子也掀起，他的相貌完全被人看見了，這是一個臉部豐滿肌肉生得很好的人。

麥克辛王子怯生生地對着嘈雜的羣衆行了一個禮，訥訥地致辭，感謝那班公平的朋友竟能如此熱烈地歡迎一個不幸的被放逐的王子。他宣言道：他的一生的最大的夢想，是要超過法蘭西國王亨利第四的事業，因為他希望每個窮人不但在每個禮拜日能煮一隻雞吃，並且這隻雞是用頂好的麥台爾島的葡萄酒燒的。

地下酒店中充滿了怒潮似的人聲了。每個人喊着「萬歲！」同時向麥克辛伸着手臂，接着，同一種人聲，用辱罵的辭句，對那不顧勞動者利益的政府發洩。

大家興奮着挨挨擠擠地把王子簇擁到門外；像樹皮一般硬，像麻布一般皺的臉上，這時都光彩煥發，希望不久就可以盡量喝酒了。

照這樣子，用了這種煽動的方法，這王子，在每天晚上，從本來信仰真命天子的伊國百姓中間，獲得了許多的忠心擁戴的臣民。

除此以外，所有的軍隊也願意爲他效力。被褫職的『軍官』們，對於阿脫金總統的政府，是有着不可解的冤仇的，因爲它侮辱了他們。同時，他們對於總統個人，也不能原諒，因爲他唯歐品登勳爵之命是聽，這是奴隸性，這是無恥的諂媚！而且，這批『軍官』們，還希望他們的『少主』能夠恢復他們的世襲特權。

尤其因爲一位『軍官』波格唐·亞特宙和麥克辛王子有私人的友誼，所以王子在軍隊中勢力發展得更快了。波格唐就是那個拳頭很大的巨人，陪着王子到各處夜酒店裏去宣傳的那一位。他跟亞索爾王朝的這位後裔，是同住在一間小屋裏的。波格唐·亞特宙友誼地替王子服務，甚至不辭替王子料理家事。

除此以外，他還有兩種十分難得的才能：他是熱烈的煽動家又是愛力無窮的
用情家。

這樣一來，亞特雷馬上成爲一個特異的人物，而且足以威脅伊特勒國的民主
共和政體了。在這期間，麥克辛王子每晚出去活動時，唯有和波格唐相偕，方能
安全。

這一天晚上，正當王子在各處酒店巡迴宣傳之際，在『巴提沙的護符』這家酒
店裏，遇見兩個客人。這時王子正替他所愛的乞丐們祝福完畢，把空盃放到桌
上，這兩個客人走近王子，對着他恭恭敬敬地脫下帽。

『我們聽完了你的話，覺得你的話像蜜的一般的甜，殿下，我們十分感動，
感動得要哭了。我們現在想特別同你談談。』其中的一個鞠躬着懇摯地說。

『我是虛懷若谷，向來愛聽民衆的意見的。』王子答道。

自從在無恥號上同歐品登勳爵會晤以來，王子的身邊一刻不離地帶着一本小

書，這本書的面子是用紅色的天鵝絨裝飾的，裏面載着許多格言和偉人的言行錄，這是很難得的一種孤本。王子已經從這裏面學習得很多，他對付下等人的時候，一言一動已經能夠做到很從容很大方了。

但是，在對那兩個幕生的人開誠布公地談話之先，王子和波格唐互相望了一下。波格唐的眼光釘住了那兩個人，一面很和氣地把他的一雙拳頭放在桌上，當作警告。

但是那兩個幕生的人微笑了：

『你們儘可把那架肉坦克車收起來，你們的這種猜疑很使我們痛心。老實說，我們是以殿下的忠臣的資格前來謁見的。』

王子做了一個手勢，說道：

『我想，波格唐，你應該同那個女招待喀德去攀談攀談了，她煩悶着，頻頻用怨恨的眼光在望着你呢。我且和這兩位朋友談談。』

波格唐一言不發，隨即打着口哨，搖搖擺擺地走到櫃台那邊去。

王子請兩位客人坐下。

「我很欣慰能夠和忠於國事的兩位先生相見，」他用一種略帶抱歉的態度說：「而且不久……」

「我們知道……而且我們相信你的鴻運，……殿下，我們至誠地慶祝你的大事成功。我們願意鞠躬盡瘁，來匡助殿下。」

「但是，你們是誰呢？」王子頗爲驚異地問道。

「我們是怨恨現政府的人，因爲我們看到這個政府把我們的親愛的祖國弄糟了。那班騙子，那班流氓，那班賣國賊，戴着民主主義的假面具，僭奪了政權。

我是很有實力的一個黨員，至於我這朋友，這個可憐的老頭子，他却由於私人關係，仇恨着現政府。他是阿脫金總統的岳父，然而也是被總統所害的一個犧牲者啊。」

那個年老的非常憂鬱的客人，正要開口說話，却大聲地咳嗽起來了。

『你看，殿下，』那年青的客人趕緊說道：『他一聽到大總統的可惡的名字就受不住。人家一說到阿脫金，他就氣急得咳嗽了。大總統把他所有的東西統統奪光。首先，是他的純潔無瑕的女兒，後來，用了種種欺騙，恐嚇卑劣手段，把這老頭子的財產也吞沒了。到了最後，他又被趕出到馬路上，大總統說是上了當，嫌他的女兒只有一把骨頭和一張皮。你想這種行爲是多麼卑污。共和國的法律並沒有禁止大總統預先去量量他的未婚妻身材的長短，驗驗她的肉的肥瘦啊。單從這件事，你就可以知道大總統是罪無可追的了。他竟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把一個不能自衛的老頭子害得翻身不起。自有人類以來，從沒有這樣的大罪惡過。』

『這實在太可惡了，』王子歎息着說：『但是你對於你的女婿的濫用權力，竟不會抗議麼？』王子用了親切的語調對那受屈的老頭子說。

老頭子合了眼，似乎要哭出來，同時說了幾句含糊糊的話，做了一個頹喪的姿勢。

『他因為顧全大體，總是沈默着，當此共和國多事之秋，他不願添加是非。但是現在，報復的日子已經到了。他情願把全部的忠心和一生的經驗奉獻給殿下。』

『我謝謝你，』王子帶着一種真正的王者的感情說。

『不要謝我們！對你盡忠，這是我們對於全人類的義務。我們是早已追隨着殿下的左右的，我們已經歡喜地預見到殿下的偉大的光榮如旭日初昇，這光榮將使我們的祖國興盛，百姓幸福。』

王子靜默地低了頭，表示同感。

『不過，據我們看來，好像殿下的路是走錯了。你爲什麼要在下賤的百姓前頭露面呢？在這種齷齪的小屋裏，那些人所講的話，對於殿下的王者的威儀，不

是很不相稱的麼？你是，應該像小說中所說的那樣，被一種威光所圍繞着的。你與羣衆之間，應該有一種距離，不可接觸。我們的到來，就是爲了這事。我們認識每一家酒店，每一個顧客，我們可以代殿下向他們煽動。那班窮人相信我們比相信殿下還要容易。我們要使所有的人知道，這個老頭子如何受大總統的侮辱和損害。這樣一來，只消三天，我們就能把整千整萬的熱烈的忠心捧獻給殿下了。」

王子低着頭沈思了好一會。

『你很使我欣慰，』他終於說道：『我尤其同情這種被無理地侮辱的人。我要替你們報仇雪恨，等到有一天，我……』

『不要再說下去，也許隔牆有耳呢。』

王子轉過身去叫波格唐，這位力士正和女招待親熱得緊呢。

『對不起，』王子對着兩個新朋友說：『沒有波格唐，我是什麼都做不來

的。——你對於這事，以爲如何，唐？」

波格唐口裏噓着，聽取王子的解釋。

「這倒很好，」他決定道：「這實在是個好主意。每天晚上，在這些「醒醒的地下酒店中跑來跑去，我也覺得厭了。這兩個人做起事來一定比我們還好；但是不要給他們一個銅板，麥克辛。」

「這不待你的囑咐，將軍，」那個年青的客人和氣地打斷他的話道：「我們早料到這一層，爲表示我們的忠心起見，我們自願負擔一切費用，我們知道，殿下將來一定會償還我們所墊的款項的，等到那一天……」

「……不要再說下去，……」王子抬起頭來會心地微笑着說，同時表示這次的談話可以結束了。

「從今以後，我們唯殿下之命是聽，我們是殿下的忠臣了，你可以每天把訓令交給「護符」酒店的老板，他是我們的忠實同志，會把訓令轉交給我們的。」那

年青的客人把王子送到門口時，又這樣的說。

當店門重新關上時，他回到椅子上，仰着頸子，喝了一杯酒！

『呸！』他吐了一口痰在地上說：『我想，與其打官話，我甯可做那隻要穿過針孔的駱駝，如聖經上所說的。要把官話說好，真是曲折費力啊，而且那個傢伙本來也不過是四脚落地裝做畜生的東西罷了。但是現在我敢斷定，我們雖然化掉了康泰理底公司的財產，可是我快要變成許多公侯們的領袖了！』

『你爲什麼這樣胡言亂道，說我是什麼大總統的丈人。我那時真弄昏了。你這樣的瞎說有什麼好處呢？』

那個年青的人對年長的一個又憐憫又輕蔑地望了一眼，說道：

『我想；阿達那斯，假如只有地獄和魔鬼在這裏，那麼你發出這些愚問來，一定會被拔出舌頭來吊起的了。你要知道，那位殿下是現在我們要開演的馬戲中最好的驢子，假使你不變做一個駕駛者，那麼我便要被它的蹄所踢傷了。我現在

所玩的這套戲法，照老爺們的官話說來，那是「偉大的政治」。關於這些，老頭子，你是一點也不能明白的。你太不懂世務了！」

一四 兩個王后

歐品登動爵盛怒之下，把放在面前的桌上的瓷質佛像推了一下，這個瓷像的頭就搖了幾搖，彷彿露出惶恐的態度，恰像懂得狄克十九世的這位代表正在發怒似的。

「是的！弗萊第君，我不得不承認你的行爲是太過分了，你的任性的舉動，在瑞國海軍中是得不到好評的……陛下……」

「不過……」奧斯蓬男爵試着想分辯。

「住口！你只是個不懂事的孩子罷了，你竟敢打斷你的上司的話麼。你會使

人相信，你的教育，不是在一個貴冑的大學裏受的，乃是從遠西的鄉野中得來的。」

弗萊第低了頭，羞得滿面通紅了。

「你知道，陛下爲什麼要你參加這次遠征隊麼？」這位主將更加嚴厲地責問。

男爵抬起眼睛望着歐品登勳爵，這雙碧綠的眼睛好像太陽照着海水似的，那表情頗有點孩子氣。

「我相信……主要的，他是叫我來玩玩的……」他還帶着懼意，壯起胆子說：「此外，因爲這個地方天氣非常溫和，正好休養我去年冬天所拖延下來的病。」

「據我想來，你這個人是連常識都忘掉了，你是一個無教養的獸子。」歐品登勳爵氣得發抖，打斷了男爵的話。

男爵的嘴唇，發着抖張開着，他不知道怎麼回答纔好。

『實在的，這地方與我的健康最相宜……如同我媽媽的閨房……有人還對我說……』

『怎麼！你說什麼？』歐品登勳爵怒吼着身子往後一仰：『你竟把你的母親的閨房跟我們的遠征隊混爲一談麼？這真只有你說得出了！你好像是說，像我這樣奉皇上之命，負着特別重要的使命，來到伊特勒共和國，其實不過是代表着一班馬戲班麼？你竟是這樣想麼，是不是？』

『對不起……』弗萊第站了起來，這樣說着，但是歐品登勳爵的冰冷的眼光似乎要洞穿弗萊第的臉。

『夠了，』歐品登勳爵舉着手臂決然地說：『這實在夠了。要不是你和陛下有特別的關係，我馬上把你逮捕，科你犯上和辱國之罪。』

歐品登勳爵怒氣愈高，他在男爵眼中愈是偉大起來。男爵覺得，這時站在他前面的，已經不是瑞地利遠征隊的總司令，不是歐品登勳爵，也不是剛勇的英

雄，也不是談笑風生的外交家！隔着寫字檯，矗立着的，乃是瑞地利的不朽的權威。從歐品登勳爵的制服裏面，發出一種使人感到那個海上霸國的全部艦隊的威脅和破壞的力量。弗萊第不禁發起抖來。

歐品登勳爵喘了一陣氣之後，又大發雷霆道：

「我知道，你竟敢把一個小娼婦扮作勤務兵的樣子，帶到帝國的戰艦上來。」

男爵全身戰慄，彷彿覺得天旋地轉了。

「我又知道，你不但對皇家艦隊做出這種下流無恥的舉動，而且，還在一個公共的地方，大失體面，引起伊國社會的憤慨。固然，伊國的這個社會，在我看來，也頗覺易與，可以隨便支配的，但在外交的情勢上，暫時之間，我覺得還應該對他們保持謹嚴的態度，因此，我總是竭力要使共和國輿論滿意我的。現在這件意外的事，我要奏明皇上，候旨定奪，但我先要革掉你的紫色寶石號艦長之

職。不過，此後你還得在我的身邊。——此刻，你可以退去，我不留你了。」

『將軍，我實在罪該萬死，但是……』

『男爵，我對你說過，我不留你了。』

弗萊第嘆了一口氣，站起身來，向後退走，離開了辦公室。

經過會客室的時候，他看見在一隻長沙發上，坐着那個在登雲飯店同他鬧事，而且把他的情婦引到家裏去的人。他握緊了拳頭想跳過去打那情敵，但是他忽然記起歐品登勳爵的臉色，於是不敢向前了；終於，他不顧一切禮貌和威儀，在地毯上吐了一口痰，連忙逃走。

在馬路旁的綠蔭下，他止了步，歎息着說：

『那條老鰐魚把我的事情完全弄壞了。現在我得預備接受父親的訓斥了。我想我那老頭子一定要氣得發昏，像見了火光的雄牛似的。』

男爵以這樣無禮的思想，想着那位帝國的至尊的君主，隨即坐在一隻櫥子

上，要把心鎮定下來。他燃起一支雪茄吸着，但只吸了兩口，他就神經質地把它丟掉，動身又往前走。

在公園中央的一條大路上，出現了總統府的馬車，車上坐着那個滿面春風地微笑着的羅拉。

這個溫柔而愉快的微笑，彷彿飄浮在城外的山峰上的薄雲，頓時使男爵把目前的煩惱和將來的憂慮忘記得乾乾淨淨。他輕捷地跑到馬車前面。



上 馬 車



弗萊第快樂地跳

『你是像朝晨的天空那樣的誘人啊！』他深深地鞠着躬說。

『你這討厭的馬屁大王！可惡的登徒子！』總統小姐這樣的回答。

同時，對他指着她身邊的一個空位置。

『坐上來罷，男爵！你來陪陪我，比我一個人兜風更有趣呢。』

當那個紀念的日子——就是瑙國艦隊登陸，羅拉出現到碼頭上，像希倫出現到脫洛亞城中似的那個日子——的第二天，男爵曾去訪問大總統，得和這位動人的小姐暢談過一刻鐘；然而他所需於羅拉的東西，却尚未到手。

因為這樣，今天得了這位小姐的邀請，他的心上不啻服了清涼劑，異常爽快。我們的免了職的紫色寶石號的艦長，快樂地跳上馬車。

『你告訴我，』羅拉問道，同時，她按着車馬的律動輕柔地款擺着，又用她的裸露的肩頭去熨貼弗萊第的手臂：『你們瑙國的軍官不是將在船上開一個跳舞會麼？我的爸爸今天對我說過。』

『是的，那是一個慶祝共和國婦女們的跳舞會……最美的美人將被選作皇后呢！』男爵答着，眼中冒火地望着他的鄰座的肩頭。

『哦！那是一定很有趣的！那些軍艦，那海，那照夜的燈炬，那水面的反光，多麼富於詩意啊！』羅拉出神地說。

『可是我認識一雙眼睛，它一閃動，能使所有的燈炬無光。』

『這樣美麗的眼睛是誰所有的呢？』這位誘人的小姐故意裝着不解地問。

男爵突然在馬車的褥子上轉過身，熱情地注視着羅拉的面部，說道：

『我覺得那雙眼睛同我十分切近。』

『你真是一個狐狸精！』羅拉喊道，她用手套輕輕地把男爵的手打了一下：『同你在一起是太危險了。上過你的當的女人，一定是算不清了的。』

當這時候，輾着黃砂刺刺作聲的車馬，已經到了璫國總司令的行轅的旁邊了。男爵向歐品登勳爵的辦公室的窗口望了一眼，忽又記起那頓兇惡的訓斥，而

惱怒起來：

『不，但是！……這個厚臉的東西！……他忘記了，他做的事情還不及一個無能的下屬呢。我要給他看看……』

羅拉詫異地皺了眉：

『喂，你怎麼了，男爵？你在病了麼？你爲什麼自言自語？你是恨誰？』

『對不起，』弗萊第恢復了神志，說道：『我剛才不湊巧地記起了歐品登勳爵。』

『歐品登勳爵？……那麼你爲什麼這樣發怒呢？你同他鬧翻了麼？』

『是的，』男爵信口開河地說：『我們爲了一個政治問題起了爭執，那個老頭子十分頑固，他完全不採取我的意見……』

『怎麼？你居然在政治問題上對你那總司令貢獻意見麼。這是太意想不到的了！不必說政治是一件十分討厭的東西。我想，像歐品登勳爵那樣的老政治家和

著名的軍事家，一定是用不到一個少年人去指導他的，像你這樣的人，政治經驗恐怕不會比我多呢。」

奧斯蓬男爵於是傲然抬起了頭：

「當然，那個老東西，在王上和國民眼中是看得很重的，但是，在我這樣帶着瑙地利王族的血統的人面前，他也不過是個尋常百姓罷了。他是應該敬重王室的。」

「你說什麼？王族的血統？」總統小姐將手按着跳得很厲害的心，莫明其妙地問。

「當然！我爲了國家，匿名微行，已經很久了。」

「那麼你是貴國王上的兄弟麼？」

「不是，」弗萊第垂下眼，謙遜地說：「我只是他的……私生的兒子……」

「啊！啊！」羅拉脈脈含情地說：「我常常希望這個。」

『希望做私生子！……』男爵吃驚地說。

『不是，我是希望做國王的子女！我的爸爸，從我小時起，就把政治經濟啦，代議制啦，德謨克拉西啦，種種無味的東西硬塞給我。但在晚上，當我睡不着的時候，我就閱讀許多浪漫的故事和小說。我很想我的血管中有王族的血在流。』

『親愛的，這是很容易辦到的，』男爵握了羅拉的手，愈加接近她，說：『只要你情願，有我在這裏呢。』

總統小姐抬起頭來，遇着了男爵的燃燒似的眼光。她又快樂又感動，滿臉通紅，把頭俯在她伴侶的肩上。

橘黃色的綢製的小陽傘，趁勢遮斷了道傍的人們的目光，兩個臉孔貼近地合了攏來。

* * * * *

男爵走後，歐品登勳爵把克呂崇中將的呈報和警察的關於登雲飯店爭鬧的報告攔在一邊，按鈴叫來他的副官，問道：

『麥克辛王子來了麼？』

『來了，大人。他差不多是跟奧斯蓬艦長同時到的。』

『叫他進來。』

被副官帶進後，王子抬起憂慮的眼光向歐品登勳爵望着。

『我很欣慰，得見殿下的貴體無恙。』歐品登勳爵和氣地說：『你自己覺得好麼？』

『謝謝你，閣下，』麥克辛王子用全身之力持着小心謹慎的態度，慢慢地說。

『請坐，我們今天要討論幾件嚴重的事情呢。但是，首先，我要向你道歉，關於我的軍官們所鬧的那不幸的事件。我看你的鼻子上受了傷呢。』

『這毫不緊，謝謝你的關切。』

歐品登勳爵露出一絲輕蔑的微笑，說道：

『我已經懲辦了那個無賴漢了，我想，你對於我處置這事的態度是會滿意的。——現在，我們來談談那些要緊的事情罷。我告訴你的那個計劃，你已經做到了什麼地步了？』

因為感動得太厲害，麥克辛王子的肩頭不住的抽搐着，他的樣子，很像一個受教員面試的小學生。他把從無恥號上會談的那一天起，直到最近的他的行動，像背誦一課熟讀的書似的述說了一遍。

在歐品登勳爵的臉上，一種爽朗的表情，從多慮的皺紋中發射出來。

『我欣慰極了，殿下，你的活動和你的意志，實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據你的話看來，那麼，羣衆是預備發動的了。——好極！我們準備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再過兩天，那個國會就要開會，要是那班糊塗的王八蛋竟敢冒大不韙，拒絕

我的要求，那麼我將使得他們連後悔都來不及。」

王子像烏龜一般的縮了頭，退坐在椅子上。

「現在，你就去準備。到了後天，你的羣衆都要到議院門前集合，在同時，殿下，你也有到場的必要。」

「爲什麼，閣下？」麥克辛王子全身縮成一團，這樣問道。

「怎麼，你問什麼？這真問得可怪啊！你走進議場，依照拿破崙走進法國會議場的樣子，你把那個國會解散，宣告共和政府的滅亡。」

王子聽了這話，竟至氣都喘不過來了：

「我……我……我……我……我請你……閣下……請你……派一小隊瑙國兵來幫我的忙……」說時，他抬着兩隻哀求的眼睛。

「怎麼？照你說來，你不是對於你的兵士的忠心還沒有把握麼！那麼你起先所說的一切都已準備的話，不是存心搪塞我麼！」歐品登勳爵怒吼起來。

「不……不……不……閣下……我還不會把事實說出來呢……但是，我想……在這樣的情勢下面，實在是你的兵士有用得多，倘得他們出動，秩序纔不致紊亂……」王子的牙齒自相擊撞着，戰戰兢兢地解釋。

「你的話不無理由，」歐品登動爵同意地說：「既然如此，我就派一個中隊當做你個人的衛士，老實說，我以為要收拾收拾你們的這個共和國，只消我的兩個兵士就夠了。」

「這是的確的。」王子稍稍恢復了元氣，表示贊同。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你在廣場中等候號令，那號令是由喇叭傳達的。你一聽到，就帶着兵闖進國會去，你派兵把所有的出口守住，你走到議場，你登上主席台，你就宣告共和政府的滅亡。」

「大總統和所有的閣員都要立刻逮捕。由一個有聲望的人提議叫全體議員承認你的王權的恢復，還要叫他們在離開會場之前宣誓。」

『要是他們竟敢拒絕，那就把國會解散。』

囑咐完畢，在我們的大將軍的臉上，竟閃出一縷孩子氣似的微笑。

『還有，』他舐着嘴唇，好像預備吃什麼東西似的，說道：『還有呢，殿下！——我們現在一切都已準備好了，只是還有一件事。你既然做了國王，那麼王后在那裏呢？據我所知，你是不曾結婚的，對不對？』

被這樣一個出乎意外的問題所難住，麥克辛王子變得不知所云地望着歐品登勳爵。

『這一點你不曾想到麼？』歐品登勳爵追問着，他的臉皮收縮起來，隱隱露着一個狡詭的微笑。

『但是，你的國民和一切南方民族一樣，熱烈而興奮，他們是需要一個王后的。他們固然能夠敬愛他們的國王，但除此以外，他們又需要一極心愛的東西。

這東西非別，就是一個女人，一個皇后。』

『但是……閣下……』

『當然，照此次事件的倉卒的情形看來，你是無暇從外國的王族中間去找未婚妻了。』

歐品登勳爵毫不注意王子的絕望的表情，只是一味發揮着自己的意見：

『但這倒是不必固執的。你的新建的王朝，最好累代都和本國的婦女結婚，照生理學的原則說來，與本國婦女結婚是能使王族的後裔昌盛賢明的。你得趕快去找一個未婚妻了，趕快，趕快，今天晚上就得找到。你愛着什麼人麼？』

『不，……但是……有的……！』王子跳了起來；好像一個游泳家要跳下水去。

他閉了眼睛，於是彷彿覺得紺瑪·愛司蕾女士站在他的面前。

『那麼，你趕緊到她那裏去。這事馬上就得決定。你可以對你的愛人說，同你結婚的少女，是就會交大運的。對你的愛人，用不到保守什麼祕密。今天晚上

我們還得舉行婚禮，但是這要做得暗些，不可招搖。去罷，我的年青的朋友。喂，等一會兒，把我的賀儀拿去。」

說着，歐品登勳爵把一大疊鈔票送給王子。

出了歐品登勳爵的行轅，王子彷彿在雲霧裏面似的，飄飄然的登上馬車，車裏面，波格唐正睡着等他。

麥克辛好不容易把他的同伴弄醒。

「怎麼樣了，麥克辛？你的臉色白得像一隻白老鼠似的，你的眼睛也像白老鼠眼睛那般紅。難道他不給你錢麼……？」

「啊，」王子低聲地說：『不是這個！』

「那麼他變了計了？」波格唐憂慮地追問。

「不是，不是……你看……你聽……唐，我暫時要到一個人家裏去，同時，你趕快去找一個牧師來。」

『一個牧師？』

波格唐險些兒跌下車來。

『一個牧師？』他又問。

『對了，對了，無論誰都好。馬上把他帶到我們住的地方……公寓裏。』

『這做什麼？……誰要死了？……』

『放屁……！我要結婚了？就在今天！歐品登勳爵的命令。要不然一切都完了！』

波格唐圓睜着眼：

『去找一個牧師！』

波格唐聳聳肩對車夫發令。

王子離開了他的護士眼光，機器人似的步行着，走向紺瑪·愛司董所住的房子去。

那個舞女看到她那古怪而老實的救命恩人又來到他處，不禁大為詫異。而他那倉皇慌張的樣子，使她更加吃驚。

『我看到你很高興。但是你怎樣了？……你的臉色這樣蒼白，你發着抖，你病了麼？……』她一面問着，一面把她那掩不住風騷的便服裹緊些。

『不……我身體很好……』王子慢慢的說，又長歎了一聲：『我是向你……』

你不要吃驚罷，密斯愛司蕾……我是來……我是來……』

『對了，你是來了……這很好呀！但是，你鎮靜點罷。有什麼危險嚇壞了你麼？』

『是的……但是……不……我是來……』

王子閉了眼睛，又照常的把頭縮進肩胛裏。

『我是來……來求你做我的……我的妻……』

『怎麼？……』愛斯蕾後退着說：『你瘋了麼？……做你的妻？……你這個

人實在太突兀了？……我一點也看不懂你的態度。」

王子的雙膝跪在舞女的房中的舊地毯上：

「我不知道怎麼說才好了……請你不要拒絕我罷……我求求你！……我的命運完全繫在你身上，……我的王位……」

「你的王位？……」

「是的！……到了後天，一切就可決定了……當我們相逢初次的一天，我對你毫不說起，那是因為我還沒有這個資格……可是，到了現在，……我無須守秘密了……我將變成伊特勒的國王了，就是爲了這事，我得結婚……」

「你將變成伊特勒國王了麼？」愛司蕾十分注意地問，她是已經深於世故了。

「是的！大事已經準備好了……這是歐品登勳爵的主張……而且你，密斯愛司蕾，你將變做皇后：我求求你……」

愛司蕾考慮了一會兒：

『王后！你想你是一個多麼古怪的人啊！忽而拒絕一個女人所奉獻的接吻，忽而又要請她做王后……我實在很覺爲難，我對你一點也懂不來。』

『但我實在是毫無用意的……』

紺瑪不作一聲，看看跪在前面的王子。忽然，她決定了，她撫摩着他的短髮的頭，說道：

『好的……我允許了！……做王后，這倒有趣，這倒開心！』

於是王子捧住她的手，拚命吻着：

『我幸福極了！……幸福極了！……』但是他的眼中還蓄着苦悶和憂慮。

他握住了紺瑪的手：

『我們應該馬上去舉行婚禮了。』

『馬上？……今天？……不，絕對不可以，你真是個糊塗透頂的人。爲什麼

要馬上？爲什麼這樣着急？」

「政變在後天就要發生了。所以你馬上就得成爲我的正式的妻子。……必須這樣。我們走罷……一個牧師在我家等着呢。」

「但是我可不能就照這個裝束去結婚啊！」愛斯蕾嬌噙着說，她叫王子看，原來她差不多等於全裸着身體呢。

「我求求你！……我們趕快走罷……你穿了衣服也是沒有用的，橫豎那邊沒有別的人。」

愛司蕾女士歎了一口氣；

「你這個人雖然古怪異常，却也有些好想頭。我忘記了，結婚的時候，原是用不到穿衣服的，即使穿了起來，橫豎馬上就要脫下的……」

於是，愛司蕾女士就在肩上披了一件薄外套，接住王子的伸過來的手臂，向着她的光榮的前途走去。

一五 民主政治滅亡了，但不容許……

在溫和的伊特勒首都，又到了一日之晨，和每個夏季的朝晨一樣，忙碌的太陽出現在山頭的叢林之上，海上閃爍着萬點魚鱗似的金光，花朵將它們的花冠轉向活潑的陽光。張着黃色的布帆的漁船，夜漁既畢，先後駛回埠頭，有成羣的魚販正在焦灼地等候它們；替瑞地利艦隊運貨的汽艇，各各開動着引擎。一艘艘龐大的軍艦，獵犬似的，懶懶地躺在那藍色褥子似的海水上面。

在上午九點鐘的時候，雖是最敏銳最留神的眼睛，也還看不出馬路上有什麼蹊蹺的情形。待到九點鐘過後，白港城中這纔發生了特別的狀態了。

一隊隊的羣衆匆匆地向着國會所在的平等廣場走去。但這種行動是本無可怪的，人們還道又是擁護共和國和民主政治的示威大會呢；人們早知道伊國民衆對

於社會問題抱着怎樣的態度，這些羣衆不過是來替議員老爺們喝喝彩，或者簡直只是充當傀儡罷了。

所以，在表面上，一點異常之處也沒有，只見許多人三五成羣地走着，服裝很齊整，每人頭頸上纏着顏色鮮明的薄絹。在這羣人中間，顯然有着失業者，違禁品的私販，有着小店鋪的老闆，也有賊骨頭，和別種無一定職業的窮人。這批羣衆，一律帶着分明的德謨克拉西的色彩。在這樣的羣衆之前，那些穿着禮服的少數的富人，就很快的躲起來了。

到了十點鐘，平等廣場上充滿了人衆，那樣子好像船艙中堆滿了西瓜。當每一部馬車到時，羣衆就趕着對了在車裏面的議員老爺，與高彩烈地狂呼，挨挨擠擠，車夫好容易方能開過車子。

這種歡呼也如同往常一般的真摯，出於誠心，毫沒有搗亂和反叛之意。

雖然看了國會議員們在暑假期中舉行起特別會議來，但是民衆並不因此覺得

驚惶。

據報紙上所說，此次會議，乃是爲解決政府與璦國遠征隊總司令之間的爭議而召開的。同時報紙上還充滿了許多關於政府的善政的意見書，如核減捐稅等類。因此，首都的空氣十分平靜。誰都不知道阿脫金總統和他的閣員們已經把他的存款從伊特勒國家銀行移存到外國銀行。這事做得十分祕密，連公債市場都毫不發生影響。

議員們通過了熱烈而同情的歡呼聲，上了石階，一個個走進議院的大鐵門裏面。

爲敘事明白起見，我們應該略加說明。原來，伊特勒共和國的國會，爲了經濟的關係，是設在先前的一所夜總會裏面的。這所夜總會，當革命之後，就被沒收，作爲國家的公產。自從改作議院之後，用處既已大不相同，裏面的設備，本該大加更改的，然而，在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議員們看來，這筆刷新的費用未免

太費，所以決定一切悉仍其舊。

在先前是樂師所坐的音樂台上（這音樂台比教堂裏的要高過數級），現在作爲管轄全場的主席台。主席台的右邊，是閣員席，第一排椅子上，坐着大總統；阿脫金總統的那個發光的寶星，刺得人目眩。那只膽了振鈴的氣力的年老的議長，步履艱難地爬上了主席台的圈椅。在他後面，立着自由之神的雕像。

同時，在主席台對面的改作外賓席的花樓上，歐品登勳爵走了進去。他新剃過鬍子，繡花的制服上掛滿了勳章，晶瑩耀目。他的態度十分莊嚴。

他的臉冷冰冰地，木然地，令人難測，這使得會場上的人稍微感到一些寒意。

會議按着議事日程開始了。主席致了簡短的開會辭之後，就請內政部長代表政府作緊急報告。

內政部長不慌不忙地把一大疊報告的稿紙攤好在前面，咳嗽了一聲，隨即對

着外賓席看了一眼。

他是要看看那位瑙國總司令的表情，但是那個神秘的莫測高深的臉孔，使他倒抽了一口冷氣，一時竟說不出話。於是他用一個手指去挖了挖襯衫上的領口，他覺得這個領口突然縮緊，而他的頭頸上的肉却腫了起來，他難過得好像上吊似的了。

他的平日甚爲響亮的嗓子，現在却低沈得像從一口井裏面發出來的一般，而且時常被一陣神經質的急喘所切斷。

全場的人們肅靜地聽着關於最近的事變的報告，誰也不動一動；只在內政部長非常興奮地翻着面前的原稿，報告到歐品發動雷所提出的哀的美敦書的時候，全場的頭顱，好像在一個口令之下，一齊轉向那個坐着瑙地利遠征隊總司令的外賓席上。

一陣憤怒的騾音，從這一席傳到那一席，從那一排傳到這一排的傳播起

來。

『我們已經，』內政部長繼續報告道：『想盡種種方法，到首都的各處下層社會，壁壁角角都搜尋過，我們的警察和保安隊全部出動，但是到底找不出罪人的綫索。我們也曾設法激發罪人的愛國心，叫他們顧到目前威脅着國家的這個外交糾紛，請他們用任何方法將所騙的款子交還，那麼政府可以赦他們無罪，然而這也無效。因此我們特地召集國會，向諸位報告我們搜索罪人的努力的經過，並請諸位對此關係我國信譽的要案，發表意見。』

最後內政部長結束他的報告道：『我還得附說幾句，對於歐品登將軍的要求，政府同人，是一致地認為不能允許的。我們既未簽過字，那麼當然不能承認什麼關於石油的條約，此外，照我國的財政狀況看來，我們也不能對別人賠償被拐子騙去的銀錢。倘若賠償起來，那麼政府就要發生困難，財政就要破產，勞動大眾就要崩潰，而且將造成普遍的貧窮。』

『因此，政府爲保持威信及愛國起見，向國會提議拒絕這個哀的美敦書。』
巨雷似的掌聲，響應了內政部長的最後的幾句話，議員們紛紛離席，怒吼着，對外賓席揚着拳頭。

從會議開始時起，歐品登勳爵一直不會動過一下。他的兩手重疊着按在劍柄上，下巴又擱在手背上，用尖銳的眼光觀察會場；只在他的脣角，跳躍着一絲鄙夷的微笑。

內政部長揮着手叫議員們鎮靜下來，同時主席也不住的打鈴。等到會場重新變成肅靜的時候，內政部長繼續說：

『但我應該向國會聲明，政府對於此次案件，實在甚感遺憾。爲了向我們的最高保護者及貴賓表示尊重和感謝起見，我們對於目前的事態，必須想一個完滿的解決辦法。因此，我們雖然拒絕了哀的美敦書中的請求，但是仍請瑙國總司令立即消釋這個不幸的誤會，並且與我國共同組織一個同數的委員會，設法補救他

所遭受的損失。』

內政部長報告既畢，離開了演說台，却失手把他的報告的稿子丟散了，在會場中鳥兒似的紛紛飛舞起來。

衰老的主席，不停地打着鈴維持會場的秩序。

『對於內政部長的報告，誰有意見要發表麼？』他在鈴聲中間擠出了喉音說。

好幾個議員奮身而起，走向演說台去。

那最興奮的一個趕在別人之先，跳上梯級，握着拳頭，敲着桌子。

『伊特勒的同胞們，』他狂呼道：『總有一個時候，歷史會得不託空言而用事實表白一切的。』

『總有時候，一切空言會被人看成罪惡的。在目前的偉大的民氣之下，我們應該記得許多模範的英雄，而且應該在事變的高潮中表現我們的精神。』

『對於我國的民衆，光榮比生命更爲可貴。我們要記得古代羅馬人的勇敢，他們當被人侮辱的時候，甯可自刎而死。』

『我向國會提議，我們應該以自殺的方法來解決這一次侮辱了我國的爭議。這樣一來，那個逼得我們走向極端殘酷的外國人，將永遠在良心上記得這歷史上的唯一的罪惡，直到他斷氣時，他還要想到我們這些爲國爭光的血污的屍體，而感到最難堪的痛悔。』

這位民衆的代表的發狂的演說，造成一種悲壯的局面。

在旁聽席上，發出許多歇斯迭里的哭聲，幾個女人，竟在滿場的騷亂和激動中昏暈過去了。

主席也流着眼淚說道：

『親愛的公民們，請你們注意秩序。美痕議員的演說固然表現了偉大的英勇精神，然而他不會直接地解答了問題。現在第一層應該解決的是，我們還是完全

接受政府的提議呢，還是需要附加別的意見呢？」

當復歸於平靜的時候，在演說台上出現了那個民主黨的反對派的「領袖」人們記得，他是在登雲飯店的暴動中，曾經大顯過身手的……。

他的長毛獅子那樣的頭髮，他的充血的眼，都表明着他的粗暴，他在桌上敲着拳頭，把那水瓶震落到旁邊的速記員的頭上。虧得兩個衛兵忙去拾了起來。

這位反對派的領袖却並不知道鬧了亂子，大聲說道：

「不能讓步，不能讓步一寸。我們不能喪失國權，我們也不應出錢。因為那只是一件幾個騙子作弄了另一個騙子的事情。你們看，那另一個騙子現在坐在外賓席裏，他穿着將軍的制服，掩飾他的卑劣。他濫用了我們的同盟國的勢力，想玩弄我們。」

看了看那個大胆的人竟敢當着歐品登勳爵面前說出真話，全場的人高興得跳起來了。

歐品登動爵依舊兀然不動，他好像毫無感覺。

『不能！……不能！……』這位演說家繼續說：『不能允許，甯死決不讓步。』

『我主張簡單直捷地拒絕他的要求，不必討論。同時將他的濫用權力有辱使命的罪狀報告狄克十九世陛下。我又主張立刻與亞索爾政府簽訂和約，對外來的壓迫者豎起反抗之旗。』

『公道自在人心。瑞地利的兵士是不願把他們的槍尖朝向世界上最民主的政府的。』

『民主政治萬歲！』

聽着這樣的演說的時候，歐品登動爵慢慢回頭，對站在他的圈椅後面的副官，輕輕地說了幾句話。

副官就像影子一般的消失了。

主席叫大家舉手贊成拒絕歐品登勳爵的哀的美敦書。

議員們的手像被狂風所捲的樹枝一般，突然向空伸起。

那哀的美敦書是被一致地否決了。

十分興奮的美痕提議將表決的結果布告人民，使伊特勒民衆知道：古羅馬時代的精神，已經再生於我國了。

好像民衆已經聽到了這個提議，在窗外，忽然發出一片喧譁之聲。會場中還是肅靜的。

「把窗和門都打開了。」阿脫金總統命令道。

窗和門都開了，窗外面所有的已不是一種震耳的大聲，而是真正的怒吼了。

議員們側耳聽着。

一種雜亂的聲音夾着語言和叫喊，開始分明地傳入議場。

「慢點！……他們喊着什麼？……」議長不安地問道。

阿脫金總統連忙跑到陽台上，在他前面，發出數百人的喊聲道：

『吾王萬歲！吾王麥克辛一世萬歲！吾王萬歲！』

同時，在議院的走廊中，響起踏在大理石上的整齊的步伐聲和錚錚的兵器聲。

嚇昏了的議員們，鐵青着臉坐在椅子上，動彈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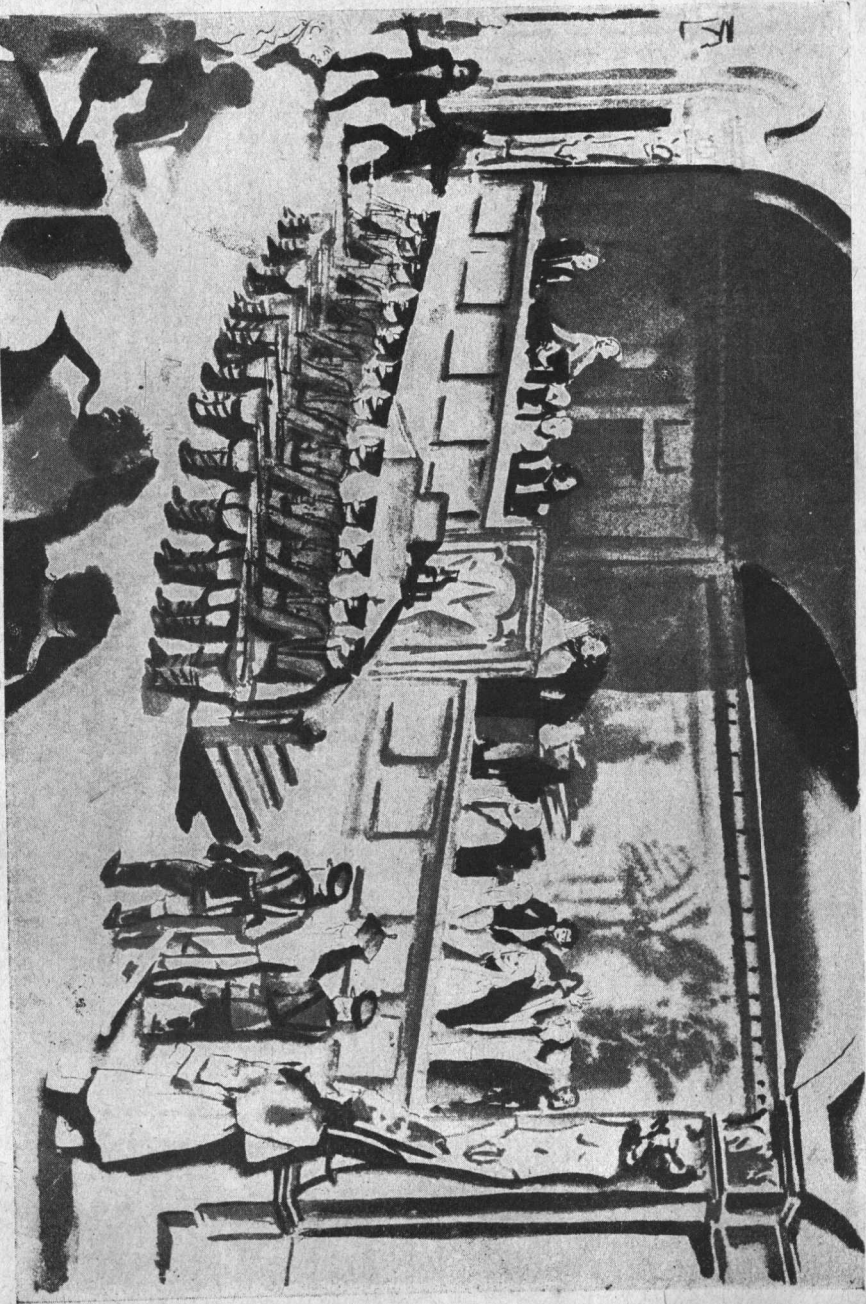
中門在沈重的打擊之下，向兩旁開了，議場裏面，霎時充滿了璫地利的兵士。

他們很快地向主席台前進，形成一道鋼鐵似的牆，把會場圍住。

有一個議員抬頭一看，看見歐品登勳爵已經在外賓席上站着，交叉着手，欣賞着這個場面。

『反了！』這位人民的代表喊道，但是他馬上就閉口，因為胸前吃了一下拳頭。

他蹦蹦地走着，兩個兵士扶住。王子的後面跟着波格唐·亞特雷將軍，他的劍出了鞘。



『你們做什麼？你們要什麼？你們爲什麼用暴力侵入自由之宮？』議長嚇得戰慄不已，這樣動問。

沒有回答。

從外面重新傳進一片喊聲，於是麥克辛王子出現到議場了。他穿着騎士的制服，全身白色，他的臉色也和他的衣料的顏色一樣的白。他蹣跚地走着，兩個兵士扶住他。王子的後面，跟着波格唐·亞特雷將軍，他的劍出了鞘。

在極深的靜默中，王子由他的護士扶着爬上梯級，登上主席台，他把小而圓的眼珠巡視全場。在全場的靜默中，他發出如下的聲音：

『我……我……推……共……我推……翻……共……和……制度。』

議場中仍然是一片靜默，然而更富於悲劇的氣分了，忽然，在王子旁邊，出現了那個反對派的領袖。他竟敢穿過兵士的隊伍。

出乎麥克辛的左右的不意，王子被推出主席台，滾下梯級去了，他的白色的

制服，竟作了掃地之用。

那『領袖』扯開自己的領口，露出了多毛的肚子。

『璫地利的弟兄們，』他喊道：『我不相信你們竟是自由的敵人。把你們的鎗尖朝下。唉！你們不聽我的話；那麼，戳破我的肚子罷，你們只在我的屍身上能夠找到共和國的心。我們社會民主黨員，知道爲自由而死。民主政治不容許……』

但是波格唐跳上來把他的頭髮抓住，轉瞬之間，這位力士把演說者拖下演說台。

波格唐的一個助手，趁這個無人作聲的機會，宣言道：

『我以陛下的臨時內閣總理的資格宣告：由於民衆的意志，國王麥克辛一世實行恢復先朝的王位。我提議全體議員向國王宣誓盡忠，否則當送往軍事法庭審判，加以大逆不道之罪。』

『陛下給你們十分鐘的考慮時間，但各位議員不准離開議場。』

『危害國家的共和政府官吏當受高等法院的審判。』

『十分鐘的考慮時間開始。』

於是這個麥克辛一世的代言人安詳地坐在主席的位置上。

在這十分鐘中間，國會的議場上真像一個戰場。許多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手忙腳亂，鬧做一堆，口裏呶呶地嚷着。光景又像東方的市場。

兵士們竭力把每個議員拖回原來的坐位；那個民主黨反對派的『領袖』連忙把紗布罩在他的受傷的眼睛上，不住地要發言。

『我要代表全體議員發表意見……』他喊道。

『我們反對……喂，不要打斷我的話！』

於是那個新主席就用力搖起鈴來。

『我們不反對政權的移轉和憲法的改變。我們只反對此次政變所用的手段，』

這種手段，我以為欠週到。爲什麼事前不同我接頭，害得我剛纔出來干涉，連我自己都不明白呢？

『大家說：「民主政治不容許一切，」但我以為只應該這樣說：「民主政治不容許人家批評它不行。」』

『我不會忘記，陛下曾經在御座中十分殷勤地招待過我，這是一個禮拜以前的事。他和我共同保護過國家的光榮。想一想這類事情，你們就會超越黨同伐異的觀念。我們很知道，陛下對於社會民主黨的代表以及社會民主主義也是很表同情的。』

『我們相信，在麥克辛一世國王的統治之下，伊特勒的民權還是會日益發展的，我們來慶祝陛下罷：吾王萬歲！』

麥克辛一世舉行盛大的加冕禮之後的頭兩天，首都是異常的熱鬧緊張，然而不會發生事故。

到了第三天，歐品登勳爵的副官來到王宮，向大禮官阿達那斯侯爵要求覲見國王。

侯爵請副官等一會兒，他去找尋那位躲在露台上的首相。

首相懶懶地躺在長籐椅上，同一隻西伯利亞種的多毛的貓在玩；在貓的尾巴上，用絲線縛住印着憲法的公文紙。

『科斯塔，』大禮官叫道。

首相懶懶地躺在長籐椅

上，同一隻貓在玩；

貓尾巴上，用絲綫

縛住印着憲法的

公文紙。



首相把絲線向上一拉，貓就掙扎起來，隨即滾到地下，四脚朝天；這使得首相發出愉快的微笑。

『科斯塔！我在對你說呢；你見了鬼了！』

首相懶懶地回過頭來，含怒地閉着嘴唇。

『聽着，侯爵，』他說：『你的舉動是使人難堪的。我正在研究國際均勢的問題的時候，你來搗亂，我真受不了。而且，照你的爵位和出身，應該有一種威儀，連講話也應該顧到體面。你得努力學習禮貌和風度。』

大禮官朝天舉着手臂，說道：

『不，但是……那麼！……那麼！……我要稟告閣下，那個外國的野心家的副官要求覲見哩。』

『是麼？』

『我應該怎麼辦呢？』

『怎麼辦？……』首相打了一個悠長的呵欠，撫着貓身上的豎起的毛，說道：『最要緊的是不要慌忙，叫他等在待見室裏。』

『科斯塔，』大禮官搖頭說：『科斯塔！我看你大權到手就腐化了，我從來不知道你有如此混蛋，這樣的會擺架子。』

『閉口！』首相奮然地說：『閉口，你這老傢伙，否則我要用這貓尾巴塞住你的喉嚨。』

首相把背後的貓耳朵搔了一會，方纔慢吞吞地走到副官那裏去。

『你要覲見國王麼？』他對恭恭敬敬地行着禮的副官傲慢地招唾了一下，問道。

『是的，愈快愈好。我已經等了一刻鐘了。』副官答道，神氣上顯然很快。

『很不湊巧，國王此刻很忙，不能接見你了。』

說着，首相露出一種抱歉之意。

『歐品登勳爵命我親自會見國王。』

『年青人，』首相儼然擺出攝政的態度說：『你們的總司令的命令是行於你們的軍艦上的。在此地，人們却只知道有我們國王的命令，也只服從國王的命令。現在請你把歐品登勳爵的意思告訴我罷。』

副官滿面通紅地說：

『你既然拒絕我覲見國王，那麼我就把歐品登勳爵的要求告訴你，不過，我總當你不准我將這要求傳達給你們的國王……』

『他要求什麼？』首相低着頭又問。

『歐品登勳爵要求會見國王，並且要快一點。』

『請你去告訴歐品登勳爵說：國王於十二點鐘等着瑙地利艦隊的總司令，在王宮裏。』

『但是，歐品登勳爵是要國王過去呢。』

首相對副官陰鬱地看了一眼說：

『國王是不到任何人家裏去的，只有別人來見國王。而且我們關於這個問題的談話已經太多了。』

於是副官咬着嘴唇，鞠躬告退了。

首相也就走到國王的內室中去，讓那大禮官茫然立着。

但是他馬上就回到露台，又把貓捉住，從新玩弄起來。

到了十二點鐘，他的遊戲被歐品登勳爵到來的報告所打斷了，勳爵在王宮的甬道上跨着大步，把他的皮靴的拍車敲得很響，其勢洶洶然。

他對剛纔進來的同他一樣驕傲的首相，用獅子看別的野獸的屍骸一般的眼光看了一眼。

『國王在那裏？』

『你要跟陛下會談麼？』

歐品登勳爵的眼光釘住首相的面孔，觀察着。

『是的，我要會見國王。』

『陛下在偏殿中等着你。你願意跟我進去麼？』

偏殿的威尼斯風的窗門，正對着碧綠的海灣，殿中央，國王麥克辛一世穿着白色制服，就是國會開會的那一天他所穿的一套，坐着。一見歐品登勳爵，他就立了起來，走上兩步。他的臉色還是浮腫的，但是兩腿比較的有勁了，立得很穩。首相已經把目前所應取的態度教導過他。

『閣下駕臨，不勝欣慰，』他說着，將他的御手握住歐品登勳爵的手，要使人心服地微笑着。

將軍止了步，交叉着兩手，說道：

『那是怎樣一種把戲？』

他的聲音因爲忍不住怒氣而發抖：

『爲什麼你拒絕和我的副官面談，他是我所派的人呢？』

國王戰慄起來，但是一看到站在盛怒的瑙國代表後面的首相的鎮定的眼光，他就慢慢地懇切地答道：

『請閣下原諒，那是因爲我正在和陸軍大臣開會。』

『什麼？』歐品登勳爵問道：『你竟忙碌起來了麼？……你！……喂！喂！你竟認真起來了麼，你當自己是個真正的君主了麼！你忘記了麼，剛剛在一個禮拜以前，你還是個齷二？你的國王，不是我製造出來的麼？』

麥克辛抬起頭來，他的浮腫的臉紅到耳根，他的捏緊的手指痙攣着！

『閣下，你現在是對着伊特勒的國王在說話呢。爲尊重貴國國王狄克十九世起見，你也不應該忘記這事。』

『怎麼！』歐品登勳爵喊了起來，倒退了幾步，驚異得張開了口直視着：

『你竟敢把你這不把戲同我的國王相提並論麼？』

『我不准人們在我面前對着我的國王如此失態。』首相取着攻勢說。

歐品登勳爵輕蔑地轉向這個突如其來的攻擊者。他的臉因為發怒而轉紅了。

『你的國王？看羊的牧童罷了。而且你，你也自以為是一個真正的首相麼？更加不像了。你還是替我滾出去罷。』

歐品登勳爵走上一大步舉起他的手杖。

首相把手杖攔住，隨即非常靈巧地奪下，好像一個人從墨水瓶中拔出鋼筆。同時，歐品登勳爵聽見一個女性的挪揄的笑聲。

『有趣喲！瑙地利的外交家竟用了手杖來幫助辭令。我是十分看重閣下的，我不相信你除了這種辯論的方法就沒有別的了。』

歐品登勳爵突然回過頭去。

那種女性的聲音登時平了他的怒氣，並且他用了最誘惑的微笑望着那個進來

的人，這個微笑，是會使他在本國得到最富於魅力的騎士之稱的。

『王后陛下！』首相叫道。

『對不起，王……』歐品登勳爵向着王后走下一步，說道。

但是他突然蹣跚着一隻腳不能踏下，用痛苦的眼光望着站在前面的王后。

紺瑪從鼻子裏發出冷笑來道：

『你爲什麼蹣跚着一隻腳，閣下？這使我相信你是很喜歡模仿白鷺的。我在故國的時候，聽見人們紛紛稱讚你的許多好處，想不到你竟是這樣滑稽。現在，我向你問好哇！』

歐品登勳爵又回頭看看首相，神氣活像一隻進退無路的狼。

『這個女人是誰？』他問道：『告訴我罷！』

『她是伊特勒的王后哩。』首相鎮靜地說。

歐品登勳爵連忙跑到國王跟前，攬住國王的肩膀。

「你……你娶了……這個女子麼！」他唾沫四濺地喊道。

「但是……這是你自己……叫我……」麥克辛嚇得把頭埋在手裏，好像怕被打耳光的小孩似的，斷斷續續地說。

「我叫你怎麼？」

「但是……你自己對我說……說我應該結婚。」

歐品登勳爵把這個不幸的王子一推，推倒在圈椅上面。

歐品登勳爵連忙跑到國王跟前攙住國王的肩膀



於是他開始神經質地大笑，態度無禮到極點：

『哈！哈！哈！這真叫做無巧不成話。你聽着，你這尊貴的國王。我雖然不能在短時期中替你找一個王族出身的未婚妻，你倒真的找着一個意想不到的。好哇！像你這樣的王位，配一個下等酒店中的賣淫婦，的確很夠很夠了。』

科斯塔向着歐品登勳爵走上一歩。

『哼！你說什麼，先生……』他威脅地說。

紺瑪咬着嘴唇，抬了頭，將身橫在首相和歐品登勳爵中間。她對着將軍，慢慢地，清朗地說：

『我不知道我配不配這個王位，可是你，據我看來，倒真像一個做馬夫的角色。我替我的祖國抱愧……我真不能相信，在我的祖國居最高的地位的人，乃是一班會侮辱婦女的流氓哩！』

歐品登勳爵在她的逼人的眼光之前低了頭。他把靴上的拍車敲響着走到門

口。但是到了門檻上，他又回過頭來望着室中的三個木立不動的人說：

『我去了！但是你們不要怕，你們還可以把我談論談論呢！』

一七 一個國王未必就是一個男子

歐品登勳爵在無恥號上不動聲色地等待着。這戰艦上十六吋徑大砲的影子，使他放心，覺得可以毫無顧忌地執行他的志願。

他的副官又被差遣，把附着歐品登勳爵的私信的一角重要公文，送到王宮，要親手交給國王。

在這角公文中，證明着歐品登勳爵到底不愧有大海軍國的最出色的政治家之稱。

這角公文，只有末了的一段，是有關係的，我們應得記住。

那是簡短有力的幾句話，說是，倘若不照上文所說，在三日內承認歐品登勳爵以烏國公司名義管領石油井，則歐品登勳爵迫不得已，惟有派遣全部遠征隊登陸實行佔據。如有阻撓者，即以大砲和戰艦對付。

將公文交付副官之後，歐品登勳爵立在軍艦的欄杆旁邊，這就是不久以前他立着把錢丟給水裏的游泳者以為遊戲的地方。

他對着湯湯地流着的水忿然吐了一口唾液，回到船艙中去。

這一次，副官仍然不蒙國王接見，他那公文只得交給禮部官。當他一定要把歐品登勳爵的文件親手交給國王時：人們答覆他說，國王正和一班王宮的木匠忙着開會呢。

禮部官把公文送呈首相，首相竟不把國王放在心中，逕自去到王后的住處。他同王后長談了一會之後，就差一個宮女去把國王請到王后的地方來。

紺瑪是坐着，她用兩個手指撮住歐品登勳爵的私信，神氣上十分厭惡，好像

所撮的是一隻癩蝦蟆或蝙蝠。

在她的眼中爆着一星星危險的火焰。

麥克辛一世進來了，照常的把頭縮進兩隻肩胛裏。嘴裏哼着一闕流行的小曲。

『你叫我來有什麼事啦？』他無精打彩地囁嚅地說，一面吻着紺瑪的手：『要是再同我談政治上的事情，那是我已經討厭極了。看上帝面上，丟開你的政治罷。我正在同細木匠設計，要把我的辦公室改造得別緻一點，而你就來擾亂我的計劃，這太討厭了。』

紺瑪留心看他，因為不耐煩，氣得滿臉通紅，嘴唇發抖。

『陛下，』她嚴重地說：『我很知道一個辦公室裏面的用具是一種要緊的東西，但是你既然做了國王，有時也得知道一點別的事情，你不單是一家之主啊。看看這封信罷！』

麥克辛吃驚地接了信，把頭縮得更進一點，好像要躲開近處打過來的拳頭，一面憂慮地讀着歐品登勳爵的信。

「你以為怎樣？」紺瑪把腳跟敲着地板，問道。

麥克辛閉了嘴唇，皺起眉頭。

「我，」他開始說，他的發音含含糊糊，好像在嚼着橡皮糖：「我覺得這……寫得不壞。」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寫得不壞？」紺瑪詫異地問。

「我說歐品登勳爵寫得很有外交家的風度。你看他字體多麼漂亮！我希望也能夠寫得這樣好。」

「那麼內容呢？你對於這信的內容意見如何？」

麥克辛又閉了嘴唇：

「啊！內容麼！又是什麼政治！親愛的，我已經對你說過，我對於政治是已

經漠不關心的了。』

緝瑪投以輕蔑的一瞥。

『你要注意，這倒與政治無關，乃是一個關於體面的問題。對於這個哀的美敦書中的要求，你以為怎樣才好？』

『陛下，你說應該如何答覆歐品登將軍？』科斯塔說，在這以前，他一直立在桌子後面不動。

麥克辛一世兩手顫抖地搓着，有好一會不作聲。

『如何答覆？你只要寫信去說，我絕對同意好了，讓他把石油井拿去，我一點也用不着它！我很想討得歐品登勳爵的歡心。我雖然反對他，但他實在是一個有趣的紳士！』

『好！』緝瑪突然地立起來說：『你對一個當面把你的妻子當娼婦看的人，一個口袋裏藏着刀來到此地和強盜一樣的人，居然加以紳士的美名麼！……他壓

迫一個國家而且豫備殺雞一般的宰割這個國家呢！

『你竟想接受歐品登勳爵的亡國條件麼。如果你這樣實行，陛下，我就要對你深惡痛嫉，不但是我，伊特勒全體民衆都將看不起你。』

她忿然退後，態度莊嚴而偉大。

麥克辛一世茫然站着，無意識地把歐品登勳爵的信用手指摺着。他的紅腫的臉滑稽地向前突出。嘴巴大開，露出十分驚慌之狀。

『但是，怎麼好拒絕他呢？歐品登勳爵不是說過要轟城麼。這我可不願！我會得被殺死的，即使不被殺死，也太無味，太可怕了。我要做國王！因此，最好不要拒絕他。我爲什麼要爲了石油井而犧牲快樂和地位呢？爲什麼定要使歐品登勳爵滿意呢？』

『陛下，』科斯塔說：『你不懂得實際的情形。那些石油井乃是伊特勒的主要的財富的泉源。如果你把它放棄了，那麼你又將變做先前的孺子，而且你想』

「在飯店裏討到麵包皮也不可能了。」

『你應該拒絕！你不能屈服……』紺瑪興奮地說。

『天哪，拒絕了他，那是很討厭，很糾紛的！我們既沒有武器，又沒有軍隊，怎麼可以反抗歐品登勳爵的意志，跟他打仗呢。要是他的艦隊開起火來，那末我們只好逃到山谷去，也許要永遠離開首都了。我絕對不願離開王宮，我的辦公室是多麼有趣呀……而且，要是沒有登雲飯店和戲院，我將到什麼地方去過夜呢？你們是不是要把我所心愛的事物一件件剝奪光呢，我的朋友們？』

『去！去！……走出去……你同你的細木匠討論去罷，』紺瑪氣呼呼地說：

『我知道同你討論這種沒有趣味的的事情是全然無用的。你頂喜歡的，就是聽小酒店裏的爵士音樂，看登雲飯店的黑種女人的裸體跳舞，也愛喝陳酒和酒精，也愛一個忠實的朋友把大疊的鈔票塞進你的皮夾裏。我很後悔，不該來打擾你。你的話實在十二萬分的不錯。我們是阿木林，哼，何必爲了與你的體面有關的事情空

着急呢。』

麥克辛一世安心地微笑着說：

『對了，謝天謝地，你明白我了！我在講起頭的時候早已說過像這種無關緊要的事情，多談是無益的。現在，這事讓你們去解決罷，不必問我了。』

他拿起紺瑪的手吻着。

首相看到紺瑪在他的接吻之下幾乎發起抖來，又看到麥克辛對她偷偷地看了一眼走到門口去。

紺瑪望着那個僵僵地出去の後影隨即把兩手捧住臉孔。

『親愛的！』首相走近了她說道：『難怪你要苦痛，這的確無理可喻。對於這個混蛋你是永遠弄不清楚的。』

紺瑪放下手，對他看了一會，忽然大笑了。

『你說得對極，我的朋友，現在我已經不介意了。但在最初，我的確是很覺

痛心的。你想想，我是大略懂得一點文法的，據說，在無論那一種語言裏「國王」一字，總是屬於陽性的，但是我現在漸漸的明白，一個國王未必就是一個男子。這個發現使我覺得莫名其妙。」

她微笑着，走近玻璃門。這時門

外狂風正在怒吼。所有的門窗雖然都關着，但砂土還是紛紛鑽進來，在遠處，煙霧迷濛中，照常的許多軍隊的影子在搖盪着。

『我們到薔薇廳去罷，』紺瑪提議，『那里也許好些。在這裏，簡直不能呼吸了。』

她在肩頭披上一件綢外套，首相殷勤地伸過手臂，她也就伸過手去挽着。



經過走廊的時候，他們在國王麥克辛的辦公室前停了一會。

經過走廊的時候，他們在國王麥克辛的辦公室的門前停了一會。

『國王的墳墓，』科斯塔指點着辦公室低聲說。

紺瑪舉起手臂表示同意說道：

『祝他瞑目罷！』

一八 西蒙的辭職

首相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去，他的辦公室是在王宮的下面一層。

他剛在桌邊坐下，就聽見有人敲門。

『進來，』他不快地說，又把鋼筆放下。

『啊！是禮部官閣下麼。有何見教？』

阿達那斯默然進來，坐在一隻圈椅上：

『聽着，科斯塔，我來認真地同你說幾句話。』

『老頭子，我此刻沒有心思作認真的談話。你可不可以改一個時間。』

阿達那斯眯了眼。

『不！我很抱歉，但是你應該聽我的話。』

『那麼說罷，但是請快一點！』

『你看……我不要再穿官服了。因為我覺得難過，好像鑽在螺螄殼裏似的……。』

『你說的是什麼夢話，我的可憐的老頭子？』科斯塔不安地說。

『我不懂得，你為什麼要鑽在這個圈套中，這於你有什麼用處？我總覺得你是一個猜不透的謎，不過，對於過去的一切，你是自己負責的，我却不知道所為何來。你想出這個禮部官的位置。你記得麼，你自己曾經說過，說官話的人是會把下巴脫掉的。對呀！我現在非但下巴，連頭都脫落了。這裏的一切使我厭惡

了。我原是一個自由自在的窮漁夫。但是現在，我既不能高聲說話，又不能隨便呼嘯。我被迫着踱方步，打躬作揖，跟穿着掛滿徽章的人物散步，把痰吐在手帕裏，還有種種同樣愚蠢的事情。」

「那麼你要怎樣呢，蠢貨？」

「讓我脫下假面具罷。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要和從前一樣的在碼頭上散心，在水中捉「蘇丹」（魚），迎朝陽出來，送夕陽下去，把痰吐在海裏。總而言之，我要做一個自由自在的人，不願做禮部官了。即使你不肯放我，我也是要走的。我並不是個政治家……」

科斯塔在桌子上很重的敲了一拳頭。

「我想不到，你的神經竟同一個女戲子的一樣。我替你慚愧，你這老傢伙。我剛纔責備一個女人，因為她不知道忍耐，但是此刻我覺得是我錯了，比起你這樣的破布似的傢伙來，她倒是鐵一般的堅強呢。」

阿達那斯長歎了一聲：

『你把我當作無論什麼都好，我是一定要逃走了。我沒有力量。我不能忍受這一切。我不願做禮部官，情願做一塊破布，而且，假使誰願意，還可以把這塊破布扯碎！』

『據你說來，你一定要離我而去了？』

『我已經把行李整理好了。』

『好的，這……西蒙，西蒙！在鷄啼以前，你還要到我這裏來否認三次的。』首相譏諷地說。

阿達那斯的臉一直紅到耳根：

『你說我是一個反覆不定的人麼？』

科斯塔大笑道：

『喂，西蒙，你還是不要冒火罷。用劍的人畢竟要死在劍下的。我不來勉強

留你了。我知道，這是你的本能使你離開我的，我要說你是乘機脫逃。」

「你說什麼，」阿達那斯問道：「乘……機……？」

「是的，我看得很明白，你是因為不能實行我所委任的使命，又不能報効朝廷，所以逃走的，你不是說不來官話麼。我不用索鍊來吊你。你去你的罷。」

「謝謝你，科斯塔，你到底是我的好朋友。」這位辭職了的禮部官說，他眼中流着淚，開始解開他的制服的領口。

「你做什麼？」科斯塔不安地說。

「我要脫下這套衣服。」

「你完全變成一隻野狗了！」首相忿然說道。

「不，科斯塔，你的混賬閑話不要再多說了，」這個老傢伙堅決地說：「現在一切都完了！」

科斯塔開了口立着，忽然大笑出來。

這個新的西蒙很快地脫下制服和鑲着金邊的呢褲子，只剩下襯衫和短褲。他把那堆表示身分的衣服丟在屋角，走近他的朋友道：

『再會了，科斯塔，有一天你對於現在的地位也覺得沒趣時，你可以到海邊來找我。我當預備好吃的東西招待你，因為我同你感情很好，只是我不能再在此地生活下去了。』

『愚蠢的賤種！』首相叫道：『你這副樣子，怎樣想走出王宮；站崗的兵士會把你捉住，而且送到瘋人院去，給你套上一件囚衣的。』

阿達那斯狡詭地微笑着說：

『你老是把我當作阿木林。其實我在三天以前，早已在柵門裏弄好一個出口，比別的地方更容易通過。你放心，誰也捉不住我的。再會！』

於是他走了，他脫脫了禮部官的制服，猶如一尾蛇脫脫了皮。他走着，連頭也不回。

一九 把水嗅一下罷

無恥號上的無線電台的收音員，到了朝晨，在他辦公的位置上睡去了。

他的垂着褐色的捲髮的頭，攔在漆過的桌子上，桌上還留着昨天他吃中飯時留下來的橘皮，在電燈光之下，他的頭髮的顏色，和混在頭髮裏面的塵埃的顏色是一樣的。他平時戴在頭上的一個金屬的帽子，這時滑落在一邊，只有一隻受話機還掛在他的耳朵上。

他在昨夜聽了各種音樂和各種語言的報告，過了半夜他雖是竭力掙扎着想收聽那些從世界的未知的深處傳來的清楚的吼聲，但是終於做不到。於是他對着閃發光的海呪詛了一聲，打了一個呵欠，就掛下下巴，到甜蜜的睡鄉去了。

在這一天晚上，一點有趣的事情的預兆也沒有。在船艙外面，只有些柔和的

波浪聲。每隔半小時，那電台的振子發出『上帝保佑吾王！』的莊嚴的歌聲。

將近上午三點鐘的時候，一種非常的大聲在這個睡漢的耳邊響了起來。

他罵了一聲，連忙直起身來，原樣地做他的工作，好像並沒有遇到過睡魔似的。

他的手指自然而然地做出習慣的動作。起初不知是從何處來的聲音逐漸變得分明起來。長音波和短音波交替地組織成語音。這個無線電收音員聽清了一個表示「留心聽着」的符號，隨即捺了一下電紐，回答道：

『哈囉！此地是無恥號。我聽着！』

他拿起他的記錄簿和鉛筆。

在一陣新的爆鳴之下，他的手飛速地動着，記錄他所聽到的話。但是記錄到第六行的時候，他吃了一驚，鉛筆從手指裏滑下來了。他把身子仰躺在椅子上，眯着眼睛，恐慌地細看自己所寫的文句，然後重新捺了一捺電紐，要求解釋。

在無恥號的飄着海軍旗的無線電台電杆上面，那根天線放送着電波，這電波飛躍着，構成如下的憂急的辭句：

『哈囉！請再說一遍……我聽不懂……再說一遍！……再說一遍！……』
但是對方的音波簡單地回答道：

『你所應該知道的你都知道了。你從頭至尾再聽一遍罷。』

於是這收音員聳着肩不想再反問，自顧提筆記錄。但是跟着他的記錄簿上的文字和符號的逐漸加多，他的眉頭也吃驚地逐漸高聳了起來。等到那最後的一句話的波音停止之後，這個收音員把頭上的金屬帽子摘下，好像他剛剛救火回來。他從椅子上跳起，把他剛才所記錄下來的話看個明白，拿了稿紙亂舞起來喊道：

『怎麼，我想，自從有無線電台以來，從不曾收到這樣的無線電過。那班人豈不是發瘋了麼？』

他按了一按鈴。

勤務兵站在他的前面，毫無聲息，彷彿是一個影子。

『馬上將溫勃雷中尉叫醒，請他趕緊到這裏來。』

於是收音員重新坐下，把那電信釐清。

溫勃雷中尉，也就是無恥號的無線電台主任，過了好久纔到。他進來的時候，兩隻眼睛被強烈的朝陽的光所刺昏了，他把繃着玫瑰花的寢衣裹得緊緊的。

『有什麼事了，狄克？出了什麼地震似的大事，你把我從床上拖起來呢？』
他一半兒笑一半兒惱地說。

『對不起，中尉，不過倘若地震那樣的無關緊要的事情，我就不來攪擾你的清夢了。』

『怎麼？那麼，起了戰爭麼？』

『不是，我的中尉。』

『公債市場的恐慌麼？』

『不是。』

『那麼什麼事呢，見鬼！你不要拖延，快點說罷。』

『你自己去看，中尉。』收音員把那張稿紙遞給中尉。

溫勃雷中尉把那幾行鉛筆寫的字看了一遍，過了一會兒，就露着擔心的樣子注視着他的屬員。

『你在收錄這個電信以前喝了酒罷，』他冷冷地說：『你要知道，當艦隊正在準備戰爭的時候，你的這種行爲是要受罰的呢。』

『我的中尉，我從來不喝酒，我是反對飲酒大同盟的會員呢。』狄克不慌不忙地說。

『你對着我的面孔吹一口氣……奇怪……的確一點酒氣也沒有。那麼，這個電信是從什麼地方發來的？』

『從對岸。我起初以爲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了，後來我發出記號叫那邊複述

一次，後來他們一個字一個字的又說了一遍，還是同樣的意思。我想，我的中尉……』

『你用不到胡思亂想，狄克，』溫勃雷中尉突然阻止道。『你此後應該把這個電信的內容完全忘記。你連草稿都給我。』

他把兩張紙頭都塞進口袋裏，接着說：

『假使你讓一個活人知道這個電信的內容，你就得坐幾個月的牢監。』
這樣關照過之後，溫勃雷中尉就離開了電台。

狄克茫然地望着中尉的後影，糊裏糊塗地的立了一會，待到定了心之後，他對巴黎鐵塔發了一個電信。得了那邊的回電，他就嘲笑地向着大空說道：

『你們都給我死去罷，該死的癩蝦蟆們！』

溫勃雷中尉一分鐘也不耽擱，連忙走到甲板，叫醒了歐品登勳爵的副官。

兩位武官把那不祥的電信重新研究了一次之後，副官遲疑不決地說：

『我不知道……我相信……要是把這勞什子給他看到，那結果是很可怕的』

『你說得好笑，』溫勃雷中尉說：『即使我們不把這一封拿給他看，他馬上會接到第二封的，被他知道了我們擅自隱匿不報，那會免我們的職呢！你拿進去，我在這裏等着。』

副官歎了一口氣，一步一步挨延着走向歐品登的官艙。他把門敲了三次而且一次重似一次，直到聽見歐品登的帶着怒意和睡意的聲音爲止。

『你們瘋了嗎，這個時候就來吵醒我？』

『大人，有一個意外嚴重的無線電。』副官咳嗽着說。

『你不可以等到明天早晨麼？』那位大將軍終於穿了睡衣在他的副官前面出現。

『這……這是……太重要了，大人。』

副官失去了鎮靜，慌忙地走進船艙。

『喂！讀給我聽！』歐品登勳爵點了一支雪茄，命令道。

『我？』副官問道，嚇得倒退了幾步。

『還有誰呢？此刻只有我們兩個人呢，我以為。』

『我不敢……大人……我的舌頭……』，副官囁嚅地說。

『怎麼啦？把這東西拿給我！』歐品登勳爵氣得紅着臉喊道，把副官手中的電信奪過來：『這是什麼東西，竟使得你的舌頭都轉動不來了。』

他走近桌子，把那張紙頭攤在電燈旁邊，把眼光注在上面。

副官這時連氣都不敢透，和死人一樣，直待聽到開大礮似的一下可怕的響聲之後，他纔抬起眼來，原來是歐品登勳爵的拳頭敲在桌上。

接着他看到一個氣得痙攣的十分難認的臉孔。歐品登勳爵的拳頭在桌上重重的敲了第二下之後，又神經質地落在電信上。

說到這裏，我們不想再把讀者悶在鼓裏了。

爲歐品登勳爵設想，他是的確要把這個祕密保守到底的，即使犧牲他的前程遠大的半世生命，亦所不惜。你想，當人們知道一件可以發笑的事情的時候，他們那裏會有所顧忌而不任意談笑呢。不過，在伊特勒這個地方，凡遇一件事情發生，總是馬上鬧得滿城風雨無人不知的，因此，我們在這裏把那個不祥的電信的原文公布出來，並不怎樣對歐品登勳爵不起。

無線電台的收音員的那支鉛筆，的確把外交關係史上的一種無雙的辭令，替將來的人們不折不扣地記錄了下來。

『謹致書於

無恥號上海外來的賣藥郎中，賭場騎士，歐品登勳爵閣下！

我們通知你這騙子大王，那豐富的石油在向你致敬。我們向你勸告，你還是趕快把想置身於石油的樂園的妄想收斂了罷；因爲，爲了歡迎你這樣的貴賓，我

們正在預備一場盛大的煙火，在這場煙火之中，我們不惜用盡所有的石油；而油量之多或將危害貴體呢。

伊特勒政府的代表

首相

科斯塔公爵謹啓

在好一段時候中，那副官只聽見一陣分辨不清的吼聲，嚇得抖個不已。但是，漸漸的，這陣怒吼變成這樣的辭句：

『是誰接到這個……這……這個……？』

『是那個無線電台的收音員，大人。』副官老老實實地說。

『把他捆起來！把那個畜生捆起來！』歐品登勳爵喊得非常用力，使得副官連忙滾到門邊，好像被北風所捲的一片落葉。

『等一下！』當副官走出門檻的時候，歐品登勳爵又喊道：『等一下！……』

我對你說……叫他們掛起戰旗來。馬上命軍隊登陸！進攻！再叫克呂崇中將來！

副官出去了，他像一陣風似的，飛過那憂慮地等着探問消息的溫勃雷中尉前面，然而副官不作聲，跳了兩跳，就到了中將的官艙。等到中尉追上了他的時候，許多脚步聲和吶喊聲已經起來，喇叭的尖銳的號令聲也已開始，鬧翻了睡着的港灣。

『呵！呵！……發作了！』中尉說着，就跳到自己的艙裏去穿軍服。

待到克呂崇中將走進歐品登動爵的官艙的時候，這位狄克十九世陛下的全權特使已經鎮定下來了，他能夠用了從容的微笑迎接那位老於航海的中將了。

『中將，我這樣早就把你吵醒，請你不要詫異。實在是因爲事態異常地嚴重了。我剛纔接到從伊特勒政府發來的無線電，語氣反動極已。』

『我可以看看麼？』中將說，一面扣着制服鈕扣。

歐品登勳爵的臉紅了起來，露出爲難的神氣。

『這封電信是關於我個人的，而且是我認爲我們王上的代表而發來的。我不能向你公開，但是我決定和那批大膽妄爲毫無誠意的東西絕交了。我忍耐到不能再忍了。在我回轉瑙國以前，我想我必須保持我的身分。』

『我等候你的命令，閣下。』

『我已經命喇叭發號了。你願意率領全體砲隊和後援隊登陸麼。就在今天我們就得佔據海岸。至於那個膽敢侮辱瑙地利王國的政府，我們要使他們受軍法裁判。』

『遵命。閣下。』

克呂崇中將就要出去了。

『等一忽兒，我跟你一同去。』

歐品登勳爵就從牆下摘下一把鑲着金屬的勳章的劍，掛在胸前。

走到甲板上，他向四周一望。

瑙地利艦隊上的燈光一霎時都熄滅了。一艘艘碩大而黑色的軍艦在朦朧的曉色中，使人不大看得清楚。

在瑙地利艦隊的總司令的脚下，無恥號的砲塔鈍重地轉動着。

周遭非常之靜，在遠處，白港的燈火猶如彩色的蝴蝶一般，還在跳舞。那個睡着了的城市想不到有人預備打破它的清夢。那些燈光映在水裏，就變成一條不動的長帶。

可怪的是，在整個海面上，海水非常的平靜，如同一方中國的銅鏡，那上面沒有一線皺紋，也沒有一點隆起之處。

忽然，歐品登動甯彷彿看到一團石油的煙霧，發出一陣使人窒息的惡臭，在空中浮着。但他以為這是他的神經過於興奮所致的幻象。

他伸着拳頭威嚇着對岸。

『登陸的事已經完全準備好了。閣下。我可以發第二個號令了麼？』克呂崇中將走過來請示。

『好的……最好，但是不！……你且等一忽兒，我到底要做得光明正大的。

『從此刻起，我的每一句話都有歷史的價值，我的每個動作，都將受公理的評判的。』

『請你把溫勃雷中尉叫來。』

中尉跑着過來了。

『你趁現在去發一個這樣的無線電給伊國政府：「瑞地利國王的欽差大臣歐品登勳爵通告你們，命你們立刻無抵抗地投降。」倘若過了五分鐘你還沒有接到答覆，那末就命軍隊登陸，同時轟擊伊特勒首都。』

『你自己在無線電台上等七分鐘，然後來報告結果。』

溫勃雷中尉連忙去奉行這個十分重要的命令。

中將專心觀察岸上，測量射擊的方向，但是他忽然轉過頭來，說道：

「這難道是一個錯覺麼，我聞到一股很濃的石油的臭氣，就在這裏。」

歐品登動爵楞了一楞。照這樣看來，他所聞到的那股刺鼻的石油氣，顯然不是一種幻象了。

「我也有些覺得，但我還以為我弄錯了呢。不過這也不值得驚異，因為海岸上本來掘着許多油井，而且海灣上貯藏的石油也不少啊。」

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歐品登動爵開始咬牙切齒起來，而那個無線電收音員狄克飛快地跑來了！

「大人！溫勃雷中尉派我來報告，六分鐘過去了，白港還絕無回音。」
歐品登動爵幾乎把牙齒咬碎。

「啊！這樣……好！……他們是自作孽，不可活！」他狂怒地罵道。

「中將，快發火箭！」

口笛一鳴，接着嗤的一聲，火箭散射到黑暗的天空。好像一大陣緋紅的噴泉，隨即變成星雨而紛紛下降。

「炮艦！」

炮身的輪盤的轉動聲和繩索的摩擦聲充滿了整個港灣。

「轟城麼？」克呂崇中將恭敬地問。

「不……先對着城的北方……轟擊那些山谷。我想這樣一來，他們就會變得

「開炮！」中將下令道。



就範些。」歐品登動爵答道。

但是他發抖了，因為那些炮車在軌道上的轉動的大聲振到他的耳中來。

『開炮！』中將下令道。

甲板被一陣綠色的光所照明了。無恥號全身大大地震動了一下，歐品登動爵幾乎跌倒，好容易纔把腳站穩。

紫色的光，五彩的火花，照破了黑夜。

『開炮！』中將又下令道。

但和這同時，溫勃雷中尉氣急敗壞地跑來道：

『大人……對岸……有了回音……回音……！』

『他們怎樣答覆？』

『他們的話不大聽得懂。他們反覆了三次道：「把水嗅一下罷……把水嗅一下罷……把水嗅一下罷……把水嗅一下罷……」』

『無理之極！這和水有什麼關係！』歐品登勳爵不快地說：『繼續開炮！廢話已經夠了！』

然而克呂崇中將却下令停止開炮：

『等一分鐘，閣下……一分鐘……我覺得……我……』

說着，他連忙跑下到船艙裏去。

忽然，一個吃驚的喊聲從船梯的最下一級裏升了上來。

『怎麼了？』歐品登勳爵靠着欄杆問道。

『不要開炮！不要開炮！閣下！水面上已經積了一寸多厚的石油了。』

『這實在使人莫明其妙了！』歐品登勳爵聳着肩說。

中將又上來，面色慘白地：

『閣下，趕快通知伊特勒政府說，我們已經停止開炮了。只要再放一彈，我們自己就要完結了！』

『這是什麼意思……？』歐品登勳爵大怒道：『你爲什麼這樣害怕？』

『他們把地下的水管開了，把石油灌到海灣裏來。現在水面上已經積了很厚的一層了。他們只要從岸上射幾支火箭過來，就可以把整個海灣猛烈地燃燒起來，我們的軍艦都會着火。在他們受了我們的壓迫準備逃走之前，我們先已自焚而死了，如同在燈光中燒死的飛蛾一般。我們所開的炮，也會得把火引着。頭兩炮竟沒有造成滔天的大禍，這實在是不幸中之大幸，簡直是一個奇蹟了。』

那個無線電的收音員又拿來這樣一個電信：

『立刻停止轟擊。假如再開一炮，這海港就要着火。』

歐品登勳爵頓着腳，把制服上的硬領扯了下來，他的臉色由白而紅，由紅而紫，全身發起抖來。克呂崇中將連忙走到他身邊。

但是，歐品登勳爵忽然壓住了怒氣，說道：

『這一次，且讓他們佔了便宜罷，但是，我對着陛下發誓，最後五分鐘的勝

利纔算是真的勝利呢。』

於是這位璠地利的大將軍觀察着對岸的城市。

在這時候，看到他的態度的軍官，都說他們從來沒有看到過比這位光榮的大人物更莊嚴，更高貴，更嚇人的態度過，怪不得在東西兩半球上，所有璠地利王國的敵人，沒有一個不懼怕歐品登將軍的威名了。他的眼睛裏，所發出來的火光，使人覺得，跟火箭一樣，也能使海灣着火。

最後，他回頭對着副官，平心靜氣地說：

『你立刻到運輸船克魯查號上去，把前總統阿脫金帶到我的官艙裏來。』

二〇 龐貝的末日

政府的通告：

『奉國王諭旨：茲值保護我國獨立之偉大的友人瑙地利國王狄克十九世誕辰，定於明日舉行慶祝大會，凡我臣民，咸當熱烈參加，表示歡忭。明日午後，瑙伊兩國軍隊，集合御校場（即舊民王廣場）受我國國王及我國貴賓瑙地利征遠隊總司令之檢閱。明日晚間，則舉行盛大之夜舞會。

政府茲特預告民衆，屆時對於我國友軍，務須竭誠交歡，曲盡慰勞之意，婦女尤當盡心竭力。

明日各遊戲場，不論日夜，皆當公開，任瑙國軍士游玩，其費用由政府撥償。此布。

首相

『科斯塔公爵。』

百來個小孩子麇集在散滿五顏六色的告示的馬路上，翻着筋斗大聲呼喊。那些長方形的通告，又在聖馬克廣場上，鴿子一般地翩翩飛着。一羣羣的喧譁的

白港居民，被昨晚的炮聲所激動，這天一早就跑到馬路上來，拾起那種散着的紙張來看。

這是什麼意思呢？無論是婦人或少女，商人或貴族，牧師或竊賊，富翁或窮漢，莫不詫異得失手丟脫了通告，覺得莫明其妙。過了一會，每個佈滿了疑雲的臉孔漸漸地開朗起來；一道欣慰的微笑在他們的眼中閃爍着。婦女們馬上跑到店鋪裏，採購參加夜舞會時所必需的化粧品。男子們安心地談論着閱兵式的盛況。

八月的日子，溫和而清明，美麗得，快樂得使人相信：在這樣一個幸福的國家的天空裏，太陽是永遠不會下山的了。

在王宮裏，當正午的時候，首相敲着國王的寢室的門。被昨晚的獨自的夜飲醉得困乏無力的國王，見了首相，雖然非常高興，但說話還是含含糊糊的。

『你有什麼好消息同我來談談，公爵？』他問着，一面眯了眼，抵抗那從闊大的窗間射進來的陽光。

『我向陛下道賀，和平已經完全恢復了。在我們與歐品登動爵之間，已經毫無芥蒂了。到了明天，我們要慶祝瑞地利國王的誕辰。』

『好極了，公爵！這證明我是說得不錯了。歐品登動爵本是一個好人，我不知道爲什麼你和王后總是不信任他，要跟他爲難。』

『我們應該向陛下謝罪，陛下真是當今天子之中最聖明的一個，至於我們，不過是淺見的愚民，所以常有貽誤。』首相曖昧地微笑着說。

麥克辛一世抬起頭來，自負之中帶着朴訥地說：

『當然！我是向來具有一種獨特的才能的……否則，我那裏會變成一個國王呢……歐品登動爵決不會允許一個飯桶做伊特勒的君主呢。』

『這實在不錯！』科斯塔承認這話，一面却儘在微笑。

『那麼明天的慶祝會的節目是怎樣的呢？我希望愈熱鬧愈好。』

『這用不到陛下掛懷。一切都整備好了。慶祝會的開始，是陛下和歐品登動

爵的閱兵。晚上，是通夜舉行蒙面化粧的跳舞大會，到後天黎明時，有一個最後的節目，使人意想不到，如同魔術。我十分祕密地預備這個驚人的節目，我敢對陛下担保，世界上無論何處，人們從沒有看到這樣一個跳舞會的節目過，後來的人也再不能看到。」

「這個驚人的節目是怎樣的呢？」國王非常好奇地問。

科斯塔把手按在胸前說：

「陛下不必先知道這個祕密！這會得把我的計劃敗壞的。你只要相信我就好了，我還敢對你立誓，我要使全國人民大吃一驚。」

「好的，我不再追問了，公爵，我知道你是一個好手段。閱兵典禮使我很高興，我是頂喜歡閱兵的！當我的伯父統治亞索爾時，他每個禮拜要閱一次兵。那真有趣！但是，你以為我明天穿什麼制服好？白色的呢還是綠色的？」

首相叉着兩臂，似乎在深思，過了一會兒，答道：

「陛下，我以為你還是穿白色的好。你登基的那一天，不也是穿白色的麼。而且，白色的制服，最能夠表示你的意志的純潔和正直。」

「對了，我也這樣想，公爵，你實在是個聰明絕頂的人。」

「陛下過獎了。但是，現在我得出去監督慶祝會的佈置了。」科斯塔稍微露着慌忙的神氣說。

「去罷，公爵，我信任你！」

辭了國王出來之後，科斯塔走到公園深處，停住在一個噴水池旁，聳着肩：

「多麼可憐的廢料！……」他喃喃自語了一會，纔又開步走去。

到了自己家裏之後，他就把他的總管叫來，吩咐道：

「你給我馬上去把彼得利叫來。」

「你的車夫麼，大人？」總管問道。

「當然是我的……不是你的，當然！」

『曉得了。』

車夫到來之後，科斯塔就坐在椅子旁邊，寫滿一張紙，封在一個套子裏。

『日安，彼得利，我此刻急於要你辦一件差使。你拿了這封信去交給累爾司老藥劑師。他收到之後，會換給你一個小袋子。你接了袋子回來，就到貯酒窟去。你叫到多瑪，把袋子交給他，說是我的命令，叫他把袋子裏面的藥粉攪入預備送到跳舞場裏去的酒瓶中，每瓶一小匙。那些跳舞場，明天是預備招待璫國兵士的。你懂麼？』

彼得利點了一點頭。

『那麼就去罷！路上不要停留。』

彼得利鞠躬着出去了。但是，當他剛把門開開時，忽然退後一步，恭恭敬敬地對着紺瑪行了一個禮。

那個王后，默然等彼得利走遠之後：

『怎麼樣了？』她和科斯塔握着手問道。

『一切都預備了。你睡得很好麼？』

『很好。』

『王上也休息得很充足，他今天早晨特別高興。』科斯塔譏諷地說。

『你已經同他談話過麼？』

『是的，我同麥克辛談過，』科斯塔答道，他做了一個不耐煩的姿勢：『今天我特別覺得他的腦子糊塗到不可救藥。他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出氣的皮球。』

『昨天晚上他又喝醉了。這是我經過他的辦公室的時候看見的。他實在太討厭了。』

『怪不得你煩惱的！也許你會對他發怒。他這個人實在是不會長進的。你知道他除了酒店和制服以外，別的事情，一點也不能想到。只有這兩件使他感到興

味。此外他還知道吃！這是他唯一的快樂。假使此地沒有酒和制服，不知他將怎樣過日子呢？不過，讓他去醉死罷，這樣他就不會妨害我們！』

『慶祝會的事情已宣佈了麼？』

『已宣佈了，我今天早晨已經發出通告，效果很好。我相信那班賤民一定會熱烈地歡迎他們的。我聽見廣場裏已經充滿了歡呼的聲音。但是我們自己也得留心。』

『是的！這是應該留心的！』

『我另外又做了一步戒備的工作。我命彼得利放了一種藥在替他的軍隊預備着的酒裏面，只消五秒鐘，就可以把他們弄倒。』

『怎麼？你要……你不敢……你爲什麼用這樣卑劣的手段。』

科斯塔帶着譏諷的微笑，望着她的臉說：

『你以爲站在你前面的到底是位公爵，所以不該出此手段麼？』他粗鹵地

說：『你錯了！我從來不曾謀殺過一個人，而且我不愛見血。明天他們只是簡簡單單地睡去，而且一直睡到後天晚上罷了。』

『請你原諒，』緝瑪說：『我不願使你生氣，不過我覺得……』

『一個人不應該單憑一時的印象批評事情，這常常會耽誤大事的。』科斯塔立起身來說：『現在你可以出去了！你不可時常到我的住室來，免得引起旁人的注意。』

*

*

*

*

*

這一天晚上，溫柔的天使在睡着的伊特勒首都上面翱翔。馬路沈浸在黑暗中，在五爪的籐懸木的枝條下面，沒有一個人影來往。首都的人民早已安睡，爲了明天的慶祝會和跳舞會而養精蓄銳。假如有一個好奇的人能夠爬到矗立在海灣中的岩石上去望一望，他就會望見全城裏面只有一家小酒店的窗間，透着朦朧的沒有生氣的燈光，這家酒店，平日的信譽是不大好的。

在這酒店的一隻污穢的，黏溼的，流着廉價的酒液的桌子上，靠着一個戴鴨舌帽的人，這人的對面，坐着一個戴眼鏡的蒼白的青年。那戴鴨舌帽的，你知道是誰？說出來你會吃驚，他就是阿脫金先生。

當聽了歐品登勳爵的吩咐的最初幾點鐘中，這位前大總統是完全茫然失措了。後來他纔恢復了神志，他現在不是要找一個能夠實行他的計劃的人麼？……

若在平時，碼頭上的賤民中間，原有大批的不逞之徒，只消化幾張鈔票，就可以買動他們去幹無論什麼事情。然而，如今這一批人，都操縱在科斯塔的堅強而詭詐的手腕裏，他們正在對他盡忠。試着同這一班人去商量商量，阿脫金先生幾爲所賣，把自己的性命送到敵人之手。而且，這位前大總統，又雅不願把歐品登勳爵給他的活動費送給別人呢。

他向許多人煽動，終歸無效。突然，像電光穿過濃雲一般的，有一個想頭通過他的腦子。他記起舊日發瘋一般戀愛他的女兒羅拉的那位祕書。到了晚上，他

就跑到祕書的住處，約到小酒店中祕密地談話。

『你知道麼，我的親愛的孩子，』阿脫金先生用他那頂懇切的貓叫似的聲音演說道：『你素來是一個好國民，我相信，假使不遇到目前這種可悲的時局，你早已成爲我們祖國的一個最出色的議員了。然而，唉唉！那個暴君的後裔，得了狡詐貪婪的外人之助，竟將我們的整個國家和我們的一切希望，都蹂躪在腳下了……然而，不管怎樣，我們，祖國的子民，是不屈服的，那昏君和外國人對我們壓迫得太利害了。凡忠於共和國的國民，都應該起來反抗了。那個昏君，只消有一隻手給他一鎗就可以了結的，而那隻光榮的手是要你的手來……』

祕書抬起眼睛，望着阿脫金先生，嚇得倒退了。他的放在桌上的一隻手神經質地顫抖起來。他用力把嘴張開，囁嚅地說道：

『怎麼，總統先生？……你要……要我……我去殺……人麼！』

阿脫金先生親切地握住祕書的肩頭：

『我的親愛的格利，你是多麼誠實，你的靈魂是多麼純潔啊！我很想奉你爲模範。不過你說什麼？殺人？唉，你忘記了，在我們民主主義者看來，一個國王並不是一個人。他代表可恨的專制主義，他是上帝的災禍，我們必須結果他。假使我年紀還輕，我的手腕又同你一樣的有力的話，我自己就要去打死他。啊！假使我是也像你這樣年紀的時候，那麼，我一定不肯輕輕放過這個機會，要去幹一件最偉大的動作，在我國歷史上流芳百世的。』

祕書低了頭，感動極了，他音節分明地問道：

『你的確以爲，總統先生，爲了祖國的復興起見，必須這樣幹一下麼？』

『怎麼，你問我怎樣想麼？』阿脫金先生神氣之間充滿了權威地答道：『現在對你說話的，並不是我個人；從我的口裏，你實在是聽着民主黨國難委員會的決議。民主黨決定要從專制君主和外人的壓迫之下解放祖國，恢復昔日的光榮和獨立了。』

『一個廣大的民族，在可詛咒的政權之下，在瑙地利的僭奪者之下，被壓迫得窒息了。那班妻子，那班母親，那班未婚妻，都向着解放者伸手求救。現在委員會會使你有這光榮去做一個解放者。』

當阿脫金先生口若懸河地傾瀉着愛國的演說辭的時候，祕書的近視眼中燃起熱烈的火焰來了。一種狂熱的信仰突然以不可思議的力量吸引了他的心，這種信仰常能使軟弱的不負責任的人一旦變作殘忍的劊子手或非常的英雄。但是祕書的心中還是猶豫着。

『這到底是可怕的……變成一個兇手，即使是爲了祖國，爲了自由……』他喃喃地說着，用他的冰冷的手去拭額上的汗。

阿脫金先生俯身向着他的祕書，心裏想，這時用得着最後一着棋子了：

『親愛的格利！……我對你說，有千萬個妻子，母親，未婚妻，都在盼望着解放呢。那盼望得最熱烈的一個是……』

祕書發了一個抖，把希望的眼光釘住那說客。

『是的，』阿脫金先生痛苦地說：『是我的女兒。這個癡心的孩子，從前雖然無心地作弄你，現在却痛苦地後悔着，不知你對他還保持着忠實高尚的愛情與否。今天她十分不幸，被那瑙國的粗暴的兵士所幽禁了，她希望你去援救她，她等着你，她要把她的痛苦的心交給你。』

祕書戰慄着，窒息着，昏亂地立了起來，擺脫了他那舊主的兩手。

『羅拉！羅拉！她等着……？她在痛苦着……她被虐待着……』他停止了，不能再說下去！一面緊握了那個痛苦地搖着頭的阿脫金先生的手。

『是的……現在，你知道了……你決定罷，格利！自由的祖國的永遠的嘉獎和我的女兒的手，是你將來的報酬。』

祕書放了阿脫金先生的手，走到窗口，好像要對着黑暗的天空宣誓。

在後面，前大總統滿足地微笑着，細看這個青年的彎曲的背部；他的手插入

口袋裏，摸着歐品登勳爵給他的鈔票，在這一次他還不肯拿出一張來。最後，祕書回頭過來，對着阿脫金先生。他的臉愈加蒼白慘厲了，他向前走了一步，說：

『我決定了！』

『這不但是我，整個祖國要感謝你，少年的英雄！』阿脫金先生慷慨地說着，從口袋裏（這隻口袋裏沒有藏着鈔票）拿出一枝手鎗，遞給那個站着不動的青年。

* * * * *

次日早晨，從旗艦出來上了岸之後，歐品登勳爵通過羣衆的熱烈的歡呼向王宮進行。他的汽車冒着紛紛的花雨；到了這位狄克十九世的代表要下車的時候，竟很不容易鑽出那個堆積如山的芬芳的花叢了。首相在門口迎接他，恭敬地陪他到王宮的大殿，麥克辛一世已經率着滿朝文武和一班最美麗的宮女，等候着了。歐品登勳爵連忙上前，親切地緊握着那個走下來迎接的國王的手。

『貴國王上狄克十九世的好意使我十分感激，十分榮幸，今天我們要替他慶祝。我希望我們之間最近所發生的一切誤會，在今天這個慶祝會中，統統付之一笑。我們當同心協力，來努力追求歡樂。不要想到別的事情。』

麥克辛一世把記熟着的這段話背誦了一遍。

『我謝謝陛下，』歐品登勳爵答道：『我領受陛下的無上的好意，我以一個老軍人的資格，立誓當擁護陛下。』

然後，他轉身對着王后，深深地吻着她致敬。

『我曾經對王后有所唐突，但是我想王后定能赦我，不責罰我的狂妄了。』他帶着最動人的微笑說。

紺碼默然望着他，歐品登勳爵第三次去吻那雙針對着他自己的燃燒着的視線的眼睛。

『我很抱歉，不能長久在這裏受你的優待了，陛下，』他又對着新王說，同

時節制着剛纔所發生的苦悶：『因為我得去監督軍隊，預備參加閱兵典禮。等事情完了，我再來侍候陛下，而且要同陛下討論一個於我們兩人都有興味的問題。我不久就來了。』

『他的格外的親切使我感到不安，』紺瑪在首相耳邊低聲說：『我覺得他蓄着一種非常的詭詐。』

『你以為我滿意他麼？不過，我猜不着他的新的陰謀，這使我很為難。我覺得我失了武器了。這情形很不好，也許不易對付。』

『但是時候已到，你總得出去了。國王的車子等候着你哩。』

『科斯塔請國王和王后坐進汽車裏，車篷是揭開了的，他關了車門，自己坐在車夫的座位。汽車開始緩慢地在城中開行，這時候每一條馬路上都五光十色地裝飾着，充滿了快樂的喧譁聲。』

『麥克辛一世對那班向着他歡呼的民衆飄飄然的看了一眼，回頭低聲對紺瑪』

說：

『他們是多麼高尚，多麼愛我啊！』

『你相信麼？……』紺瑪帶着憂鬱的微笑答道。

『我不是相信，我是斷定！你有一個討厭的脾氣，總要跟我抬槓。你總要敗壞我的興致。據你看來，他們是班壞蛋麼？但是請你看一看他們多麼歡迎我，他們跟着我的汽車跑，好像情願躺到車輪下面來的樣子……』

這時節，汽車正開到一條馬路的轉角，羣衆慢慢地分開着，讓汽車通過。然而，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羣衆中間騷擾起來，一個戴着眼鏡，穿着駱駝毛色的外套的青年男子，亂推着衆人，擠了出來，全不管人家的忿怒的叱責。

推開了最前面的一排人，這個青年男子跳到汽車邊沿的踏板上，舉起一隻手臂。手槍短促地接連開了三下，恍如電光石火的連閃幾閃。羣衆狂叫着。紛紛向後奔逃起來。

一個青年男子跳到汽車邊沿的踏腳板上，舉起一隻手臂，手槍急促地接連開了三下，恍如電光石火的連閃幾閃。



科斯塔十分鎮靜地跳出汽車，突然回身，從口袋裏拿出一支勃朗林手槍，對着那人的外套的領口射了一彈，那人就倒在車輪前面。

科斯塔把手槍咬在口中，粗暴地把汽車夫拖出擲在地上，霎時自己開着汽車預備逃走。璫地利的兵士在羣衆中間從各方面衝來，想攔住他。科斯塔對着第一個襲擊汽車的兵士射了一槍，隨即開足馬力，汽車吐着烟，大聲叫着，像一隻史前時代的巨獸，橫衝直撞地在人羣中狂奔，人們排山倒海般地向後面逃竄，汽車在人身上輾着，衝開一條出路，以發瘋似的速度逃走了。

兵士們飛奔着緊緊跟住，努力要打壞車輪，但是汽車很快地把它們撇在後面，一會兒，又消失在他們的視線之外了。

這場恐怖把羣衆嚇慌了，每一個人像見了鬼似的在路上亂奔亂竄，但是到了後來，這場恐怖終於被璫地利軍的槍刺所鎮壓平了，那些槍把羣衆驅到廣場裏去。

當一批批的呻吟着，呼號着，流着血，失散了妻子、兒女、父母、帽子或陽傘的羣衆集合到廣場的空地上的時候，阿脫金總統出現於廣場的大會堂的石階上面了。他穿着閱兵的禮服，胸前又和昔日一般掛着橘黃色的大綬。

他把手一揮，叫羣衆靜下來。

『伊特勒的國民，』他開始演說，抬起眼睛望着天空：『我們的祖國剛纔遭了最大的災禍。我們失去了世界上最溫和最高貴的國王，那個兇手，那個刺客的毒手，把正當年青有爲的國王謀害了。幸而天道不滅，兇手惡貫滿盈，也同樣地受誅了。然而，我們的國家從此失了君主了。我們的先王並無子嗣，而王后是個外國人，照我國的法律，外國人是絕對沒有承繼權的。幸而，我們的偉大的保護者，我們的友人，那個民主主義的同志，璣地利國王，他願意保護伊特勒國。伊特勒大臣會議同意表示接受了，但是現在要徵求人民的同意；對於這樣一種於我國有利的助力，誰能提出理由來反對麼？』

羣衆都不作聲，被對着他們胸前的槍刺的柵欄所囚禁着。

『沒有人反對！我們完全尊重你們的意見，同胞們！』於是，人們就到大會堂中，去對瑙地利國王狄克十九世宣誓：忠心服從。

* * * * *

汽車開足了馬力在路上飛奔，留下了一陣塵砂混合的重霧在後面。路邊的農夫們遠遠的一見這隻怒吼着的野獸，就連忙把他們的小車推到旁邊的小路上。有一個年青的鄉下人，因為來不及避讓，被車輪所軋扁，成了烘在火爐上一個燒餅似的肉團。科斯塔伏在制動機上，盡力捺着加速器。但是，那機器突然出了氣，不規則地間歇地亂跳起來。科斯塔小心地把速率減低了，離開了大路，向田野裏開去，到了一片小牧場上，他就把車停在三株大栗樹下面。好容易把他的麻痺的手從制動機上收回，他直起身子，回頭去看。

像碎布做成的玩偶似的，麥克辛一世縮成一團踰着；在車廂深處，紺瑪頭向

着後面，顛倒地躺着。科斯塔歎了一口氣，跨下車夫的坐位。

『啊！見鬼……她也……也許她也……』

他開了車門，拖起國王的沈重地向下垂着的屍身來。

『你是該死的。』科斯塔說，把國王放在草地上。

麥克辛的朦朧的眼睛對着天空張着。他的白色的制服上，染滿了一塊塊的大血迹。

科斯塔再到車裏，抱起紺瑪。他的手感着一個柔軟的活人的溫度。科斯塔微笑了；至少她是無恙的……只是暈昏過去罷了。他十分小心地把這個女人放到舖在樹下的外套上。他就她身上，用手掌撫摩她，又用力把氣向她的面上吹。她的長眉漸漸地顫動起來，但是身體仍然不動。

『她暈昏得好厲害啊，』科斯塔說：『我不知道該如何救她轉來。』

於是他又回到汽車裏，從小箱裏拿了一個油罐，注入一小瓶汽油，嗅了一會

兒，於是大笑起來，把他的鑲着金邊的制服脫下，丟在草地上。

『汽車夫作這樣的打扮是太可笑了！』他自言自語，捲起袖子，又走到紺瑪身邊。他鼓着勇氣，用一把刀挖開她的牙齒，把汽油灌了進去。

紺瑪深深地呼了一口氣，開始大咳起來，接着睜大了眼睛說：

「啊……怎麼啦？……我怕死了！……我的肚裏發燒得難過！……這是什麼齷齪東西呀？……」

她捧着肚子喊道。

「不要緊的！那是戰爭的洗禮。這是用於汽車的汽油。」科斯塔冷靜地回答。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夢見……」她問道，繼續咳嗽着，嘔吐着。

「不幸這並不是一個夢，而是最嚴重的事實。」

「那麼國王呢？」紺瑪忽然着急地跳起來問。科斯塔伸開了兩臂攔住她。

『我勸你不要在此刻去看他。他實在見不得人，而且我沒有東西可以再救你了。』

紺瑪跨着不很穩實的脚步，在汽車四週走了一圈，一看見那個屍首，她全身發抖，搖搖欲墜了，科斯塔連忙扶住她。

『可憐的育理克！……可憐的傀儡！……』她喃喃地說。科斯塔看見她的臉上流着眼淚。

她默默地，把自己的外套蓋在國王的遺骸上。

『他是死了，』她說：『現在應該想想活人的事了。我們此後將怎麼辦呢？』

……』

『你是個寶貝！』科斯塔熱烈地叫道：『我們應該到最近的村莊去，在那裏弄兩匹馬，去找特累維思和他的部下。汽車已經壞了不堪再用，只好留給國王做葬車了。』

『你走過來。』緗瑪說。

科斯塔猶豫地走近她。

『你不愧是個男子，你！（緗瑪把科斯塔看得很好了）你的一切作爲都不錯。我很感激你！』

接着她豎起脚尖，在科斯塔的嘴唇上，悠長地接了一個吻……他昏昏然地向後退着。

到了黃昏時候，白港復歸於平靖，把晨間的慘劇完全忘懷了。馬路上，電燈密綴的牌樓照耀着如同白晝，歌聲、六弦琴聲、手風琴聲，到處飛揚着，昏昏沈沈的醉人的化裝跳舞，正在起勁。和瑙國軍隊上陸的頭幾天一樣，民衆於瑙國兵士和水手又交往得很親熱。那些兵士和水手，從這一家遊戲場到那一家遊戲場，任意游玩，飲着不化錢的酒。

上流人物都集合在登雲飯店裏，連歐品登勳爵也高興到安東尼·巴斯忒所經

營的店中去玩玩。一種忘憂的，熱烈的，不厭的歡樂，沸騰在首都的各個角落。

婦女們袒胸露乳，竭力貼着那和她們同舞的人的身體，她們記得了政府的命令，務要使那班外賓盡歡，她們溫柔地，妖冶地把那些醉步蹣跚的兵士拖進她們的家門去。

誰知道，她們所預期的今晚的佳期，却被耽誤了。這批萍水相逢的情人，竟等不到第一次的溫存，就死去一般地睡着了。雖是用了火一般的接吻也不能使他們醒來，熱情的女同胞終於束手無策了。

他們把沉重的身體直伸在華麗的床上；接着發出鼾聲，毫無知覺，害得他們的女伴在極度的焦急中，神經質地咬着嘴唇。

到了次日早晨兩點鐘的時候，首都成了許多長眠不醒的睡仙的宮殿。馬路上十分清靜，有的人們心裏只在那裏想：這時候，那些老公公和老婆婆正在回憶他

們的已逝的青春時代了……

二一 加拉的豬獾

那個仙女把魔棒一觸那沈重地垂着的絲質的幕，幕就在一陣輕響之中揭開。在幕後呈現出佈滿着石油的一塊廣大的空間。石油井的數目不可勝計，每口的上面噴射着一大股濃而膩的石油。

仙女的魔棒第二次舉了起來，汽笛驟鳴，機器開始轉動起來了。機輪的聲音和節奏，起初雖然低微而緩慢，但漸漸的提高加快……歐品登勳爵搖了搖頭，然而那隆隆之聲只是不斷地響起來，終於振動到他的



的幕，幕就在一陣輕響之中揭開。

神經了。他睜開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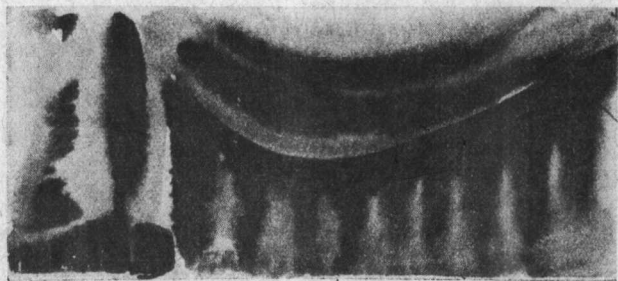
仙女消逝了，石油井也不見了，只有那打在他的門上的短促而重複的聲音，立刻使他回復到現實的境界。他在床上坐起，把脚伸到地上。

『誰在敲門？』歐品登勳爵問道，他的聲音中還帶着很濃的睡意。

『是我，大人！庫克，你昨晚叫我今天一早來喚醒你的。因為你要看日出。』

『哦！很好……我謝謝你，庫克！我就預備起來。』

歐品登勳爵起來，長久地欠伸了一下，做了幾下體操，就披上寢衣，這一夜，他是在故王麥克辛一世



仙女把魔棒一觸那沈重地垂着的絲質

的辦公室中睡的，然而他的意識裏面毫無那個國王的影子。

他到這裏，並不是爲了參加這個被政變所破裂的不幸的國家的內部的糾紛而來的。麥克辛一世死於刺客的槍彈之下，而那槍彈，是伊特勒本國的人所發的，歐品登勳爵不能對於這個刺客的行爲加以罪名，但也不能認爲合法。這位遠征隊的總司令，只是允許了一個要求援助和保護的民族의請願罷了。他接見了那班和受驚的山羊一般的可憐的民衆，他們要仰賴瑞地利國王的確實的保護。

他瞥見桌上有一冊黃面的小書，那本是緝瑪所收藏的，他就拿來隨便翻了一會。

『可憐的孩子，歐品登勳爵放下書，喃喃地自語着，一面又想着此地的種種事情的奇幻……』不過，他到底是有罪的！他一點也不能統治一個國家，他是被他的庸懦所斷送的。』

對着已故的國王致了如上的追悼詞之後，歐品登勳爵走進禮堂，然後，借着

他的副官走到陽台上。

遠遠的，從那被昨夜的歡宴所醉倒，沈沈昏睡的城市的深處，忽然傳來一陣分辨不清的喧噪。這聲音，漸漸地在馬路上傳播，又復擴張到各處廣場上，終於聽得清是人們的驚惶的喊聲。

歐品登勳爵的面上忽然佈了一層愁雲。

『你看，庫克，我在幾分鐘之前對你所說的話多麼準確。現在這自然界的美妙的靜默被那班不幸的人們所破壞了，那班人，只爲了個人的一點點小事情，就要互相吞噬。』

噪聲益加逼近，漸漸變得震耳欲聾地響而重了。

歐品登勳爵氣忿起來：

『庫克，你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了，并且你去對那班喧譁的人說，他們要是不立刻停止吵鬧，我的兵士就要起來維持秩序，用鎗柄打得他們閉口。』

庫克轉身向左，脚步很輕的出去了。

*

*

*

*

*

工人的隊伍向着北部進發。

昨日整整的一天，整整的一夜中，他們攻擊了許多村莊和城市，在中途募集大批的農夫和山民，一直到田畝裏和家屋裏去找尋。

這一隊人飛速地進行，沿途只是爲了用大蒜和鹽和着吃一塊麵包，喝一點水，以及恢復氣力，有幾次極短的休息。

特累維思催他們要在天晚以前趕到前線……

特累維思，這山民隊伍的首領，越過了第一道戰壕，到了亞索爾軍隊的小哨所在地，他被一個哨兵所喝住了。他要求直接和亞索爾軍隊的司令會談。被一個身材高大臉上無鬚的人接進一個小掩蔽所，他就很快地把情勢報告一過。

『謝謝你，同志，』那新剃過鬍子的人說着，和這個黑鬍子的人互相擁抱：

『你來得恰好。我們剛纔接到從東部前線退回的一團騎兵，我們正預備進攻。一切都很好！我們不至於無益地犧牲生命了。』

他發了一個命令，軍號就催軍隊集合。

一點鐘之後，黑壓壓的一團騎兵，向南方進發，他們的鎗刺在黑暗中閃閃有光，他們有的唿哨着，有的呼喊着，有的歌唱着，很是嘈雜。

黑壓壓的一團騎兵，向南方進發，他們的鎗刺在黑暗中閃閃有光。



那一隊步兵繼着騎兵之後，也一級級地跨上火車。月亮照着列車的一邊，看它們一列一列地向着海濱開去。

正當白港的民衆，載歌載舞，慶祝他們的國家和世上最強的大國合併之喜的時候，那兩路軍隊互相遇到而且一致地聯合起來了。在首都附近的一個兵站裏，兩方都休息下來，被火藥和炮烟薰得墨黑的兵士們和被石油薰得墨黑的工人們，彼此交際得十分親密。

太陽一下山，兩路軍隊又開始進發，要在黎明之前趕到首都，將它佔領。

*

*

*

*

*

歐品登動爵在等着副官回來的當兒，豎着耳朵，不快地細聽外面的噪聲，那聲音不像會平靜下去。

『多麼混蛋，那個庫克！他不會快一點。』他想。

正想着，陽台上的門突然砰的一聲被打開，沈重地撞着牆壁，門上的玻璃碎

得片片飛散。在門檻上，出現了臉色慘白的，嘴巴大張的，氣急敗壞的庫克。

『大人……大人……一場可怕的災禍！……』他急急忙忙地跑到歐品登勳爵跟前，大聲喊道。

勳爵吃了一驚，連忙問道：

『你怎麼了？庫克，你發昏了麼？……』

『一場可怕的災禍，大人。他們來了！他們已到城門口了。』

『他們是誰？那班騙子，那班虫豸，那班鼠輩？……』

『不是，那是軍隊！……亞索爾的軍隊！一支很有威名的軍隊！……他們勢

如破竹地殺過來了……』

歐品登勳爵將身靠在陽台的欄干上，嘴唇失色，頭髮直豎：

『亞索爾的軍隊？……那班強盜！……他們想來跟我開玩笑麼？……去把參

謀長叫來！』

參謀長跟了副官進來了。他敲響着馬刺，舉手致敬。

「帝平將軍，這事到底怎樣？那種響動是什麼？是那一路軍隊？……也許是我們自己的吃得太飽了在那里開玩笑罷！」

然而帝平將軍把手舉在軍帽邊沿，答道：

「請大人恕罪，亞索爾軍隊的確已到城門口了。那完全是事實。」

「怎麼是事實？……」歐品登動了動了一聲，他已經失去冷靜了。

「讓我報告您，大人，昨天晚上，我命麥克蘭上校在附郭的要道駐兵防禦。然而在兩個鐘頭以前，這一隊兵已被突如其來的一團騎兵所擊敗，我軍只好放棄防線了。」

「我軍捕獲兩個俘虜，據供他們是屬於亞索爾軍隊的前衛哨兵。我再報告大人，麥克蘭上校，已在昨夜陣亡了。據我剛纔所派遣的間諜報告，那未知的敵軍已經圍困了白港。他們有二萬五千步兵，一團騎兵。」

「歐品登勳爵氣得幾乎窒息了。」

「立刻……馬上……命軍艦開砲轟擊敵人。命軍隊佔領各處要道和橋樑。我要親自去指揮。」

但是帝平將軍並不動身。

「喂！你怎麼了，將軍？你這樣發呆，難道嚇昏了麼？多麼可羞啊！你聽清我剛纔吩咐你的話麼？」歐品登勳爵怒吼着。

帝平將軍滿臉通紅了。

「大人，」他憤然分辨道：「倘在平時，我當然應該服從你的命令。我是什麼鬼也不怕的，但是……」

「什麼……但是……」歐品登勳爵啞聲地怒喊道。

「我不敢說，大人，我們完全毀了……」

「你說，你！否則，讓鬼把你拖去罷……」

『大人，昨天晚上開慶祝會的時候，人們把藥放在酒裏給我們的弟兄喝了。毫無辦法，他們是無論如何不能醒轉的了。現在我們只剩了三千個可以作戰的兵士，但是他們又拒絕出戰！……』

「怎麼，他們拒絕出戰麼？……」歐品登勳爵兩手捧了頭悲歎着說。

『大人，他們宣言道：他們不願去管別的國家的閑事。他們又說，大人，恕我直說罷，他們不願替這個地方的那樣放蕩的民衆防衛。』

『把他們鎗斃！……一個人鎗斃十個……！啊！我去訓斥他們……』

『已經太遲了，大人！你瞧瞧海灣罷。』帝平將軍憂苦地，衰弱地說。
歐品登勳爵連忙向陽台外面看，他嚇得目瞪口呆了。

海灣裏面的黑壓壓的軍艦上，兵士們正在忙碌地蠢動着，像一羣螞蟻。

『他們回去了；運着弟兄們的睡着的身體回去了。他們說，不願意爲了這個寄生蟲似的民族而犧牲皮肉。』

僅僅一秒鐘之間，歐品登勳爵忽然老了二十年。他的臉皮完全打皺了。他的面色始而鐵青，既而變做鉛色了。

『我的汽艇！……』他低微地不透聲地說：『我的汽艇！』

『你的汽艇，大人，還由水手管着。我們還可以去用用看的。』帝平將軍回答道。

『庫克！叫汽艇！我們去罷，』歐品登勳爵喊道：『天哪！請你給我一點力量，我如何受得住這場羞辱啊！』

於是，歐品登勳爵大步地離開了陽台。帝平將軍和副官跟在後面。

* * * * *

在欸乃的櫓聲中，在隆隆的發動機聲中，在喧嚷的人聲中，汽艇搖搖擺擺地正要離開碼頭。

歐品登勳爵坐在船尾，把苦惱的臉埋在兩手中，不要看他那被暗算了兵士

們的慘悲的狀態。

帝平將軍向他鞠躬道：

『大人！政府的一個代表求見。』

歐品登勳爵抬起頭來，眼中發出兇光道：

『政府？什麼政府？他們還要做什麼？』

『臨時政府的代表請示，他們請求准許使用船隻，以便動身出境，避免報復。』

歐品登勳爵站起身來大笑道：

『怎麼？他們也要動身？……到那里去？……到瑞地利麼？……他們以為我們的帝國是收留那班囚徒和騙子的藏垢納污之所麼？……哈！……哈！……哈！』

『那麼，請問該怎樣回覆他們呢，大人？』

『你去回覆說，他們那班無賴漢，最好還是跳在海裏自殺。隨他們去罷！』

汽艇掉轉頭向着波濤衝去，讓那班膽下的人在怒叫，在長歎，在悲號。

歐品登勳爵直立在汽船中，看見沿着碼頭的路上，一大羣人紛紛地提着皮包，收音機，鳥籠和別的許多奇形怪狀的東西，爭先恐後地擁到碼頭，他們怒罵着，狂呼着，跌倒着，不停地向着汽艇奔來，他們是把這看做救星，看作唯一的希望的。

這時節，站在歐品登勳爵旁邊的軍官們，聽他發出一聲嘲弄的大笑。

當聽到了歐品登勳爵的答覆之後，那班政府要人，於毒罵之外，又拾起石子，下雹似的擲到那隻開走了的汽艇上。終於，他們茫茫如喪家之狗，不知如何是好，他們這纔知道大難臨頭，現在一切都完了。

有一艘屬於瑞地利艦隊的運輸船，因為修理的緣故，這時還停在碼頭的一個

角落。

有幾個人的眼光忽然發見了這一個希望。

『運輸船！我們應該占據這一艘運輸船！』有人喊道。於是這一批慌亂的羣衆就狂奔到修船塢去。

然而，運輸船上的人，馬上知道這許多人向船邊衝來，那一定是有危險的，於是，他們最後的一批兵士趕緊上船，拔錨開行。

待到羣衆跑近岸邊時，那隻運輸船和碼頭之間，已隔着一片綠色的油膩的水面了。

然而羣衆跑得非常之快，連落在最後的人都想搶到先頭，擁擠的結果，搶在頭幾排的人就落到水裏去了。據當時目擊這情形的人說，就在這地方，共和國的最著名最負聲望的人物，都葬送了。

那第一個被亂雜雜的羣衆踐踏得如同一個肉餅的，乃是勃蘭台將軍，他直到

斷氣的時候，也不放鬆他的那根元帥棒；阿脫金總統的元配夫人，也是死在此地的。

其餘的羣衆紛紛竄下一隻木筏上，希望由此能夠趕上那艘運輸船。忽然，在密密層層地擠着的頭顱上，突出一種滾圓的頂着一個黃色的桶的東西，這桶在許多人的頭上搖着，好像一個足球在球場上滾。

這原來就是安東尼·巴斯忒，他在十分着急中，努力趕在這班同胞之先。然而，他們沒有機會趕到運輸船了，那木筏軋軋地響着，兩邊搖動，終於大桁折斷，全體解散，一百多人都絲毫不能掙扎地跟着沈到水裏去了。

這時在馬路上，亞索爾的騎兵，槍尖朝着海灣，飛快地衝了過來。

*

*

*

*

*

整頓已畢即行出發的艦隊，離開了不祥的伊特勒海岸。歐品登動爵狼狽不堪地，失神地立在甲板上。

他的副官小心地走近這個失敗了的總司令，問道：

『大人，我們要不要對伊特勒的國旗致敬？』

『歐品登勳爵窒息地，向後退了一步，去看那海岸：伊特勒的國旗正在岩石上觸目地飄揚着。那用鮮綠和紫羅蘭兩色構成的國旗，那表示希望又表示幻想憂鬱的顏色……』

『蠢貨！』歐品登勳爵大怒地吼道。

隨即大步地離開了甲板。

艦隊開足了速度回到大海。一種清潔而透明的海水，噴出浪花，洗刷着船邊的鐵板，連最微小的石油迹都被洗淨了……

*

*

*

*

*

朝霧浮在海上，猶如一幅銀色的沈重的幕。

在碼頭旁邊，一個浪漢掛下兩腿坐着，把肥的透明的小蟲放到釣鈎上去。

……

在他後面，石板上起了沈重的脚步聲，一個人哼着快樂的歌曲走近來了。這釣魚的漢子回頭一看，叫住那個行客：

『喂，喂！科斯塔，好哇！我是知道你總有一天要回來跟我一道過活的。那個什麼政治，你看，實在討厭。你來得好。我正有着一切打魚的傢伙呢。』

科斯塔在脣角露着微笑。

『不是的，你這老海狗，』他說，『這一次你猜錯了，我是來向你告別的。你是個好傢伙，我願意跟你來談談。』

釣魚的漢子睜大了眼。

『那麼，你還要跟那班「野菜」一起過活麼？你還要在政府裏做事麼？科斯塔！你完全是隻野狗！』

科斯塔把盛着蚯蚓的盒子踢了一腳。

「你這個老實頭菩薩。現在的政府，是真真正正的政府了。他們容納我去，而且允許赦免我過去的一切。我總是向着有利的方面跑的。我是他們的人了。他們的前途是無限的。」

阿達那斯聳了一聳鼻子道：

「就是這樣麼？……」

科斯塔的態度有點忸怩：

「不……還有別的……但是你千萬不要笑我……你看……他們裏面……那從前的王后也在着……緃瑪……這是一個寶貝！……世界上像她這樣的女人是不多的，所以當這樣一個女人投到你的懷中來時……那是一定該接受的……即使只有她一個人，我也要跟她去，不論天涯海角。我要她再吻我一次，如同我把她和國王的屍體用汽車救出的那天一樣……」

阿達那斯厭煩地嘲笑道：

『去罷，我不留你了。海是不喜歡蕩子淫棍的！』

『再會，阿達那斯，』科斯塔答道。

沈重的脚步走了開去，一會兒消失在遠處了。

阿達那斯搖搖頭，重新從盒子中拿出一條蟲：

『噓！』他對着蟲子唾了一口，隨即把它安在鈎上：『他真是一個糊塗人。』

他把鈎線垂到水裏，狡詭地眯着眼又自言自語道：

『其實也怪不得他，……要是我的年齡減少二十年……我也會跟科斯塔一樣地做的……那是一定的！……那樣漂亮的一隻寡老！……』

朝霧已經消散。一個年青的太陽從海底湧出，快樂地升到碼頭上，伊特勒國土上，和海上。